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第八卷第八號　中華民國廿三年八月一日出版　中國旅行社印行

雁蕩山人旅行日記

法國之遊

蘇魯羣島的土著婚姻

HUNG YING LIBRARY
上海
鴻英圖書館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Monthly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Vol. 8 No. 8　　AUGUST 1934

上海銀行

旅行支票



便利——穩妥——價廉

各埠上海銀行中國旅行社及代理機關發售兌現

印有章程備索

中華書局 聚珍倣宋版 江南連史紙 精印

散曲叢刊

任中敏編　廿八冊 布套兩函 十四元

—目次—

一 陽春白雪	二冊
二 樂府羣玉	二冊
三 東籬樂府	一冊
四 夢符散曲	一冊
五 小山樂府	二冊
六 酸甜樂府	一冊
七 沜東樂府	二冊
八 王西樓樂府	一冊
九 唾窗絨	一冊
十 海浮山堂詞稿	三冊
十一 花影集	三冊
十二 清人散曲	二冊
十三 作詞十法疏證	一冊
十四 散曲概論	二冊
十五 曲諧	四冊

本刊宗旨：乃于我國文學上詩詞以後，戲曲以前，確定與詩詞體段相類之散曲一體，使我國文學上之各種典籍，益臻完備；並發表許多不經見之元曲，及明清重要之散曲。全書十五種，除元明以來重要選集專集外，兼有論撰三種：一乃疏證元人之散曲學說，一乃散曲全部之整理與批評，一乃曲話體裁之選錄與品藻，極見散曲之風趣。而於原書之體例板本，作者之生平派別，及從來曲本內模糊錯誤之處，多有精密之考訂。全部曲文按譜斷句，每種書前各具提要，極便閱讀。

東郭簫鼓兒詞

蒲留仙著　一冊　二角

淄川蒲留仙先生，文筆之雋爽峭利，久已播譽藝林。是編係先生未刊之稿，取孟子齊人墦間乞食故事，演爲鼓兒詞，以山東人摹擬齊人口吻，維妙維肖，筆有餘研。實在通俗文學上，有相當價值。本局特用聚珍倣宋版精印，以廣流傳。

張季子九錄

二十五冊 又附圖表一套 榮哀錄四冊 二十五元

內容

甲、政聞錄　乙、實業錄　丙、教育錄
丁、自治錄　戊、慈善錄　己、文錄
庚、詩錄　辛、專錄　壬、外錄

張季直先生精於我國的經學，史學，文學，經世之學，尤其是水利鹽榷等，他的著作有許多可以不朽的；至其辦事的精神，清廉的高風，也可以於文字中見其一二。

先生晚年，手定全集，名爲「張季子九錄」，孝若公子以三年時間從事校刊，交本局精印出版。凡關心社會建設及愛讀先生文者，不可不備。

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附年譜年表）

張孝若著述　一冊　精裝三元　並裝二元四角

張季直先生文章功業，照耀中外，以書生而創實業，在野而事建設，近代一人而已。公子孝若爲先生作傳記，以極通暢之文筆，敍至繁複之歷史，提要鈎玄，辭達理舉，凡先生生平最關重要之文件，及晚年優遊之詩詞，均經摘錄入書。全書三十餘萬言，實近時傳記中堪稱紀實傳眞之傑作。胡適先生序，稱爲愛的工作，推爲開兒子作先傳的新紀元，又謂有關近數十年史料，洵非虛譽。凡從事實業，敎育，水利及地方建設事業，或注意近代政治史實及崇拜季直先生者，皆宜人手一編。

鎮江

江蘇省治

距上海北站二百四十二公里

京滬特別快車五點十五分到達

金焦二山名聞東南



金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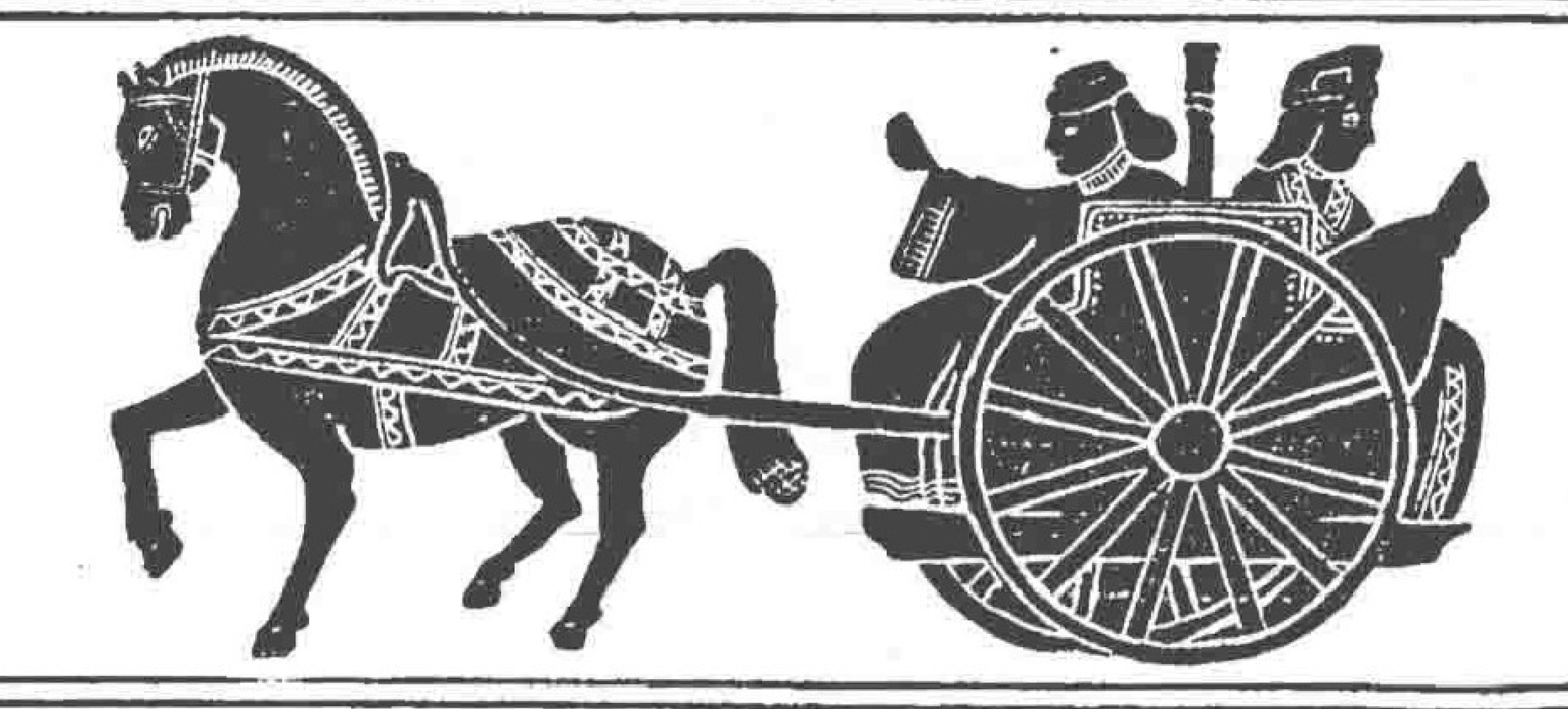


第一泉

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廣告

（廣九）

旅行雜誌



第八卷……第八號

中華民國廿三年八月一日出版

本期目次

光榮之一頁……一
記十屆遠運會……鄧炳銓……三
浙東風景……莊摺之
(一)仙霞竹徑……五
(二)仙霞嶺鷄公山……五
(三)浙東靈源鄉湧雪洞旁羊羣……六
(四)浙東峽口橋……六
雁蕩山人旅行日記(一)……蔣叔南……七
成山紀游……楊振嶽……一七
東南交通周覽會
第一線游覽日記(下)……趙叔雍……二三
漱珠岡遊記……馮植芳……三九
記青島海水浴場……蘇竹影……四五
虞山名勝……閔希賢……四七
法國之游……羅琛……五一
青島(美術銅圖)……侯祥麟……五七
廬山(美術銅圖)……侯祥麟……五八
北戴河(美術銅圖)……侯祥麟……六〇
美國北岸鐵道之設備……鈍訥……六一
蘇魯羣島的土著婚姻……錢振海……六五
從上海到馬賽……歐陽愷麗……七三
遲暮……周瘦鵑……七九
湊巧的時候(上)……過程……八七
祕密谷……張恨水……一〇一
北夢錄……銖庵……一〇七
青島游程……一一一
浙贛鐵路杭玉段行車時刻表……一一三
隴海鐵路行車時刻表……一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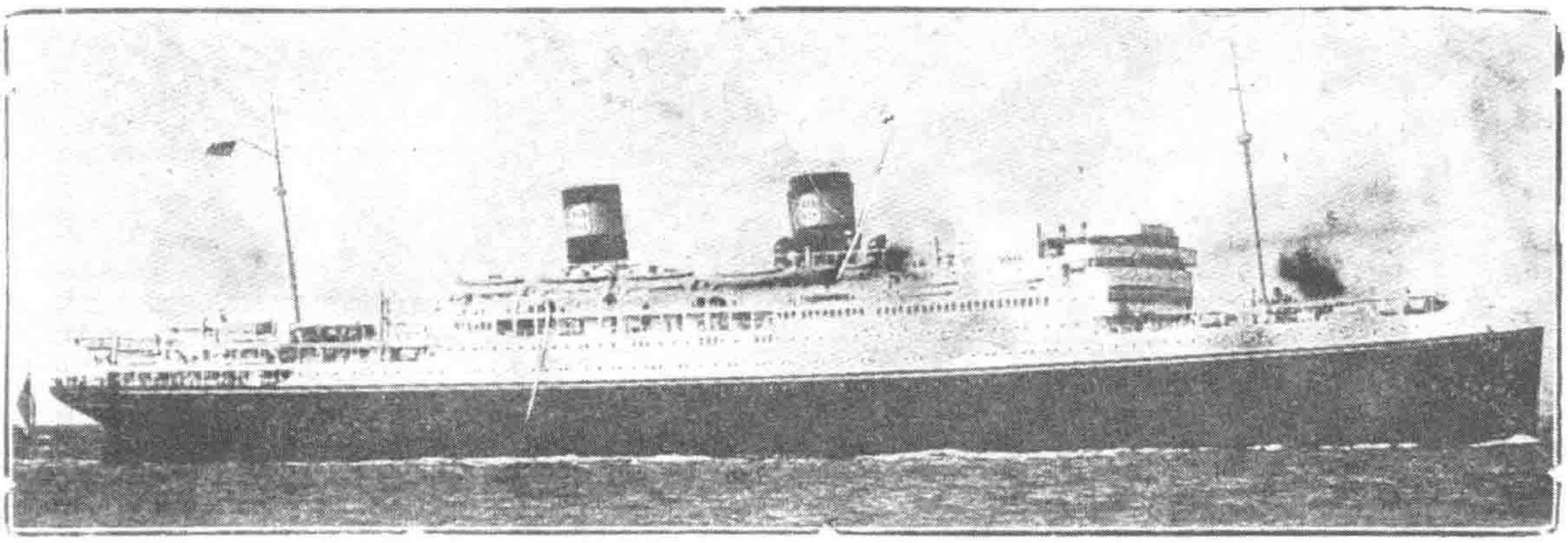
編者之言

趙君豪

雁蕩山人蔣叔南先生前曾爲我們寫過幾篇文章，讀者也許還能記得。此次蔣先生應浙省府之邀，赴浙江游覽，事先來滬，到無錫宜興一帶去觀光，所以先寫了一篇旅行日記。蔣先生游覽宜興兩洞，對水洞的神奇，認爲生平僅見，所以描寫得甚有情趣。

羅琛女士，是華南圭夫人。她是一位波蘭女作家，通嫺歐美各國語言，嫁華君後，久居北平，所以對於中國的文字，也有深切的研究。用法文和中文寫的小說，很傳誦一時；最著的如戀愛與義務和雙練，情節固然很動人，文字尤寫得優美和諧，不像外國女子的手筆。最近羅女士游法國歸來，在上海讀了旅行雜誌，覺得很有趣味，於是乎爲我們寫了一篇「法國之游」便在這一期發表。我們很贊美異國的女子能虛心研習中國的文字，尤其是羅女士有這樣大的成就，確是很難得的。以後希望她多爲我們寫些關於歐洲的事情，我想一般讀者也是很希望的。

現在是避暑的季節，海濱山畔，總免不了有許多羅曼斯的事情發生罷！在這裏，我們介紹一篇避暑的羅曼斯故事，是周瘦鵑先生所譯的「遲暮。」這一篇小說，原是名小說家 LION FEUCHTWANGER 所著的，敍述老詩人勞白魏格培在避暑的時候熱戀沙漠女郎的一段故事。當然囉，小說總是虛搆的事實，然而我們讀了這一篇委委曲曲的故事，總得有些廻腸盪氣罷！



大來輪船公司

大來公司總統號內容華麗設備完美內外各室空氣流通并用電扇調和溫度一律平牀并無高鋪牀上均安設小燈以便旅中讀書消遣頭等艙房并有私用浴室冷熱水兼備游泳池則常儲清潔海水以便游泳船舷甲板異常闊大并無煤煙污塵因大來總統號用油為燃料也再本公司之烹調環球著名所聘均馳名廚師并有弦樂隊在船上日夜奏樂以助旅行興趣上述種種利益倘蒙惠顧在在可得旅行仕女盡興乎來

十四天開行一次

大來航線・經檀香山至舊金山

美郵航線・經維多利亞至西雅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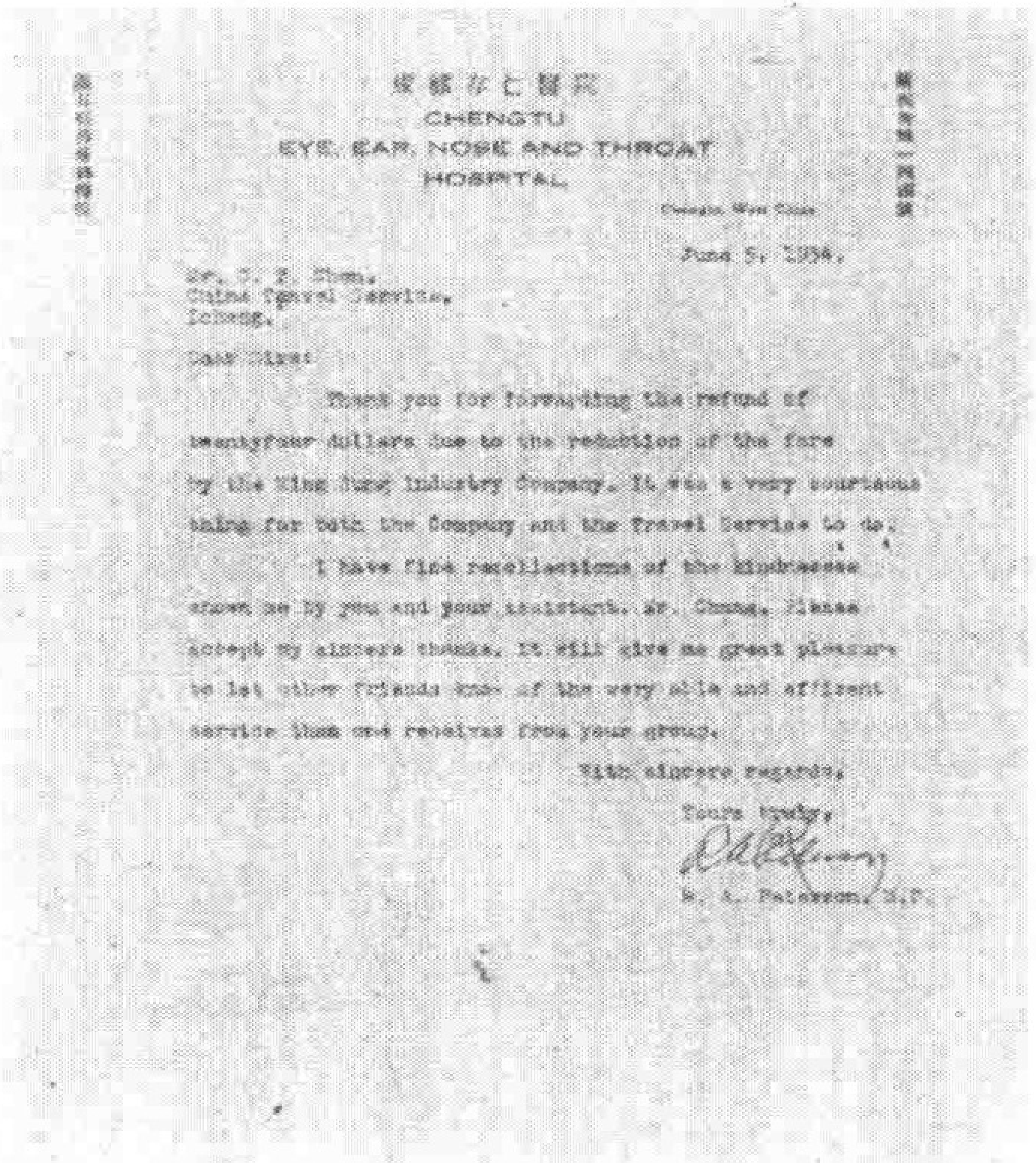
世界航線・經蘇彝士河至地中海各埠及紐約

遠東分公司

上海　香港　橫濱　神戶　小呂宋　新加坡

光榮之一葉

本社宜昌分社，素以服務之精神，為旅客辦理一切事件。川鄂二省中西人士多向宜社購票，既省行李過船之煩，又可免小工留難之苦。上月，成都存仁醫院西人 R. A. Peterson 君向宜社購民生公司出宜至渝民生輪大餐間票一張，票價原為一百二十元。嗣民生公司接重慶總公司電告票價減低為九十六元，宜社乃向該公司交涉，將退還之款匯交 Peterson 君，茲影印其復函如上，并迻譯原文如次：



CHENGTU
EYE, EAR, NOSE AND THROAT
HOSPITAL

June 5, 1934.

Mr. [illegible]
China Travel Service,
Ichang.

Dear Sirs:

Thank you for forwarding the refund of twentyfour dollars due to the reduction of the fare by the Ming Sung Industry Company. It was a very courteous thing for both the Company and the Travel Service to do.

I have fine recollections of the kindnesses shown me by you and your assistant, Mr. Chung. Please accept my sincere thanks. It will give me great pleasure to let other friends know of the very able and efficient service that one receives from your group.

With sincere regards,

Yours truly,

R. A. Peterson, M.D.

宜昌中國旅行社

啓泰先生大鑒：承 賜還民生公司船票減價洋廿四元，甚為感謝！該公司與 貴社之辦事認眞，於斯可見。先生與 貴社張君嘉惠，鄙人至深銘感！貴社此種服務精神，嗣後謹當隨時告之友人也。此頌

大安！

R. A. Peterson 上。



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The China Travel Service
Peiping

此次美國米高梅影片公司來華攝取大地影片，其外景泰半取諸故都北平。該公司演員等一行人到平後，所有火車旅館行李等，均由平社代為料量其事。該公司乃致書道謝，爰亟影印以誌黽勉！

北平中國旅行社 執事先生大鑒：

貴社馬宗良君為敝公司服務之精神，同人異常感謝！馬君工作可恃，能力充足，此尤同人所一致贊譽者也。特此鳴謝，敬頌

大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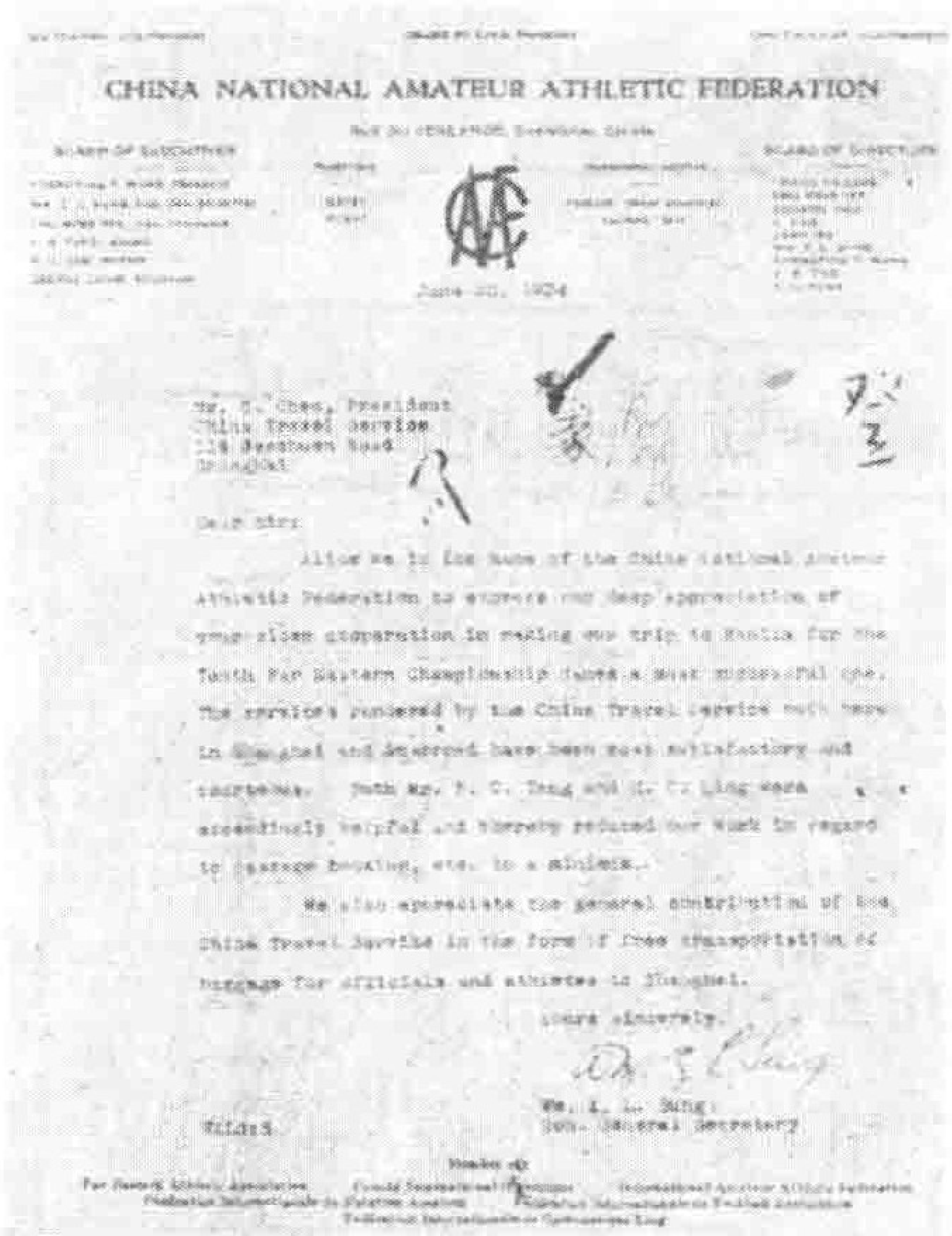
Frauk Mussenger 上。

記十屆遠運會

本社爲體協會服務之經過

鄧炳銓

本年五月十二日至十九日，第十屆遠東運動大會在菲列濱孟尼剌舉行。本國出席代表團，由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會長王正廷博士領導職員及選手九十餘人，於五月三日自滬趁乘美郵公司麥金蘭總統號起程，六日路經香港，復有華南代表八拾餘人，從彼就道。八日清晨，全體到菲，當地華僑到埠歡迎者，人數多至七八千人，情形至爲熱鬧。大會閉幕後，全體代表，於五月廿三日偕乘傑克遜總統號回國。此次全體代表，所需船票及運送行李，均由體育協進會祕書長沈嗣良先生委予辦理，事前因手續繁雜，經多次洽商，始能就緒。本社仰體王沈兩先生贊助之熱誠，自應加意服務，故除代免費運送行李外，社中派余及林君錦輝隨團出發，沿途照料，荷蒙全體職員，均予合作，得免隕越。頃承沈君來函馳謝，照譯刊印如後，非敢自詡，蓋欲用以誌今後益加奮勉之意耳！


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

June 20, 1934

Mr. K. Chen, President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Dear Sirs:

Allow me in the name of the 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 to express our deep appreciation of your close cooperation in making our trip to Manila for the Tenth Far Eastern Championship Games a most successful one. The services rendered by the China Travel Service both here in Shanghai and abroad have been most satisfactory and courteous. Both Mr. P. C. Teng and K. F. Ling were exceedingly helpful and thereby reduced our work in regard to passage booking, etc. to a minimum.

We also appreciate the general contribution of the China Travel Service in the form of free transportation of baggage for officials and athletes in Shanghai.

Yours sincere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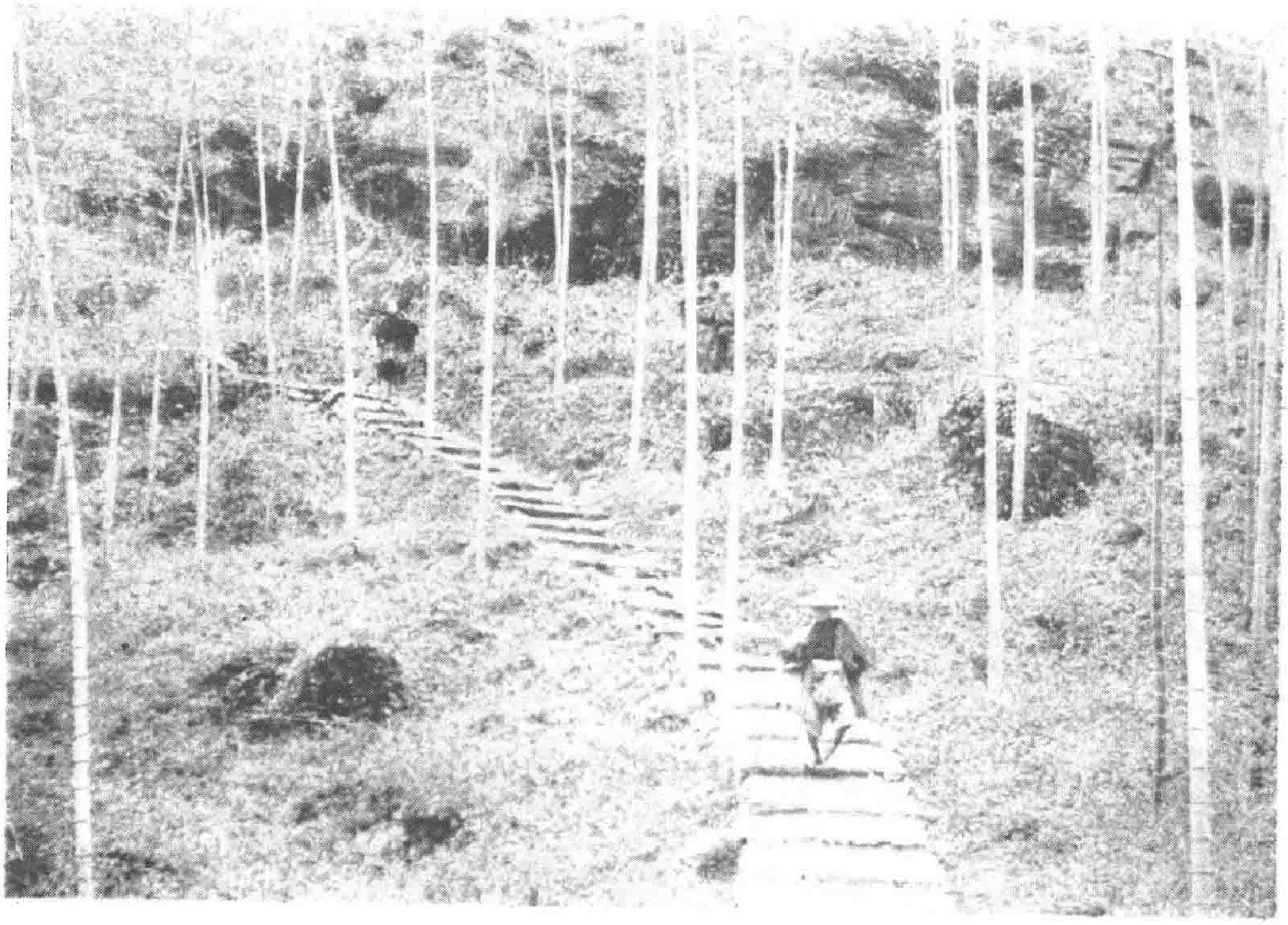
Wm. Z. L. Sung
Hon. General Secretary

茲啓者：此次中華體育協進會全體選手，由滬赴菲島參加第十次遠東運動會，承蒙　貴社熱烈贊助，在行旅上卒獲圓滿結果。而鄧炳銓及林錦輝二先生沿途招待之週到，及辦理一切手續之敏捷，尤屬難能可貴。且此次赴菲各位之行李，復承慨允免費輸運，更使人感銘五中！今鄙人敬代表協會致書　閣下，聊表敬意！此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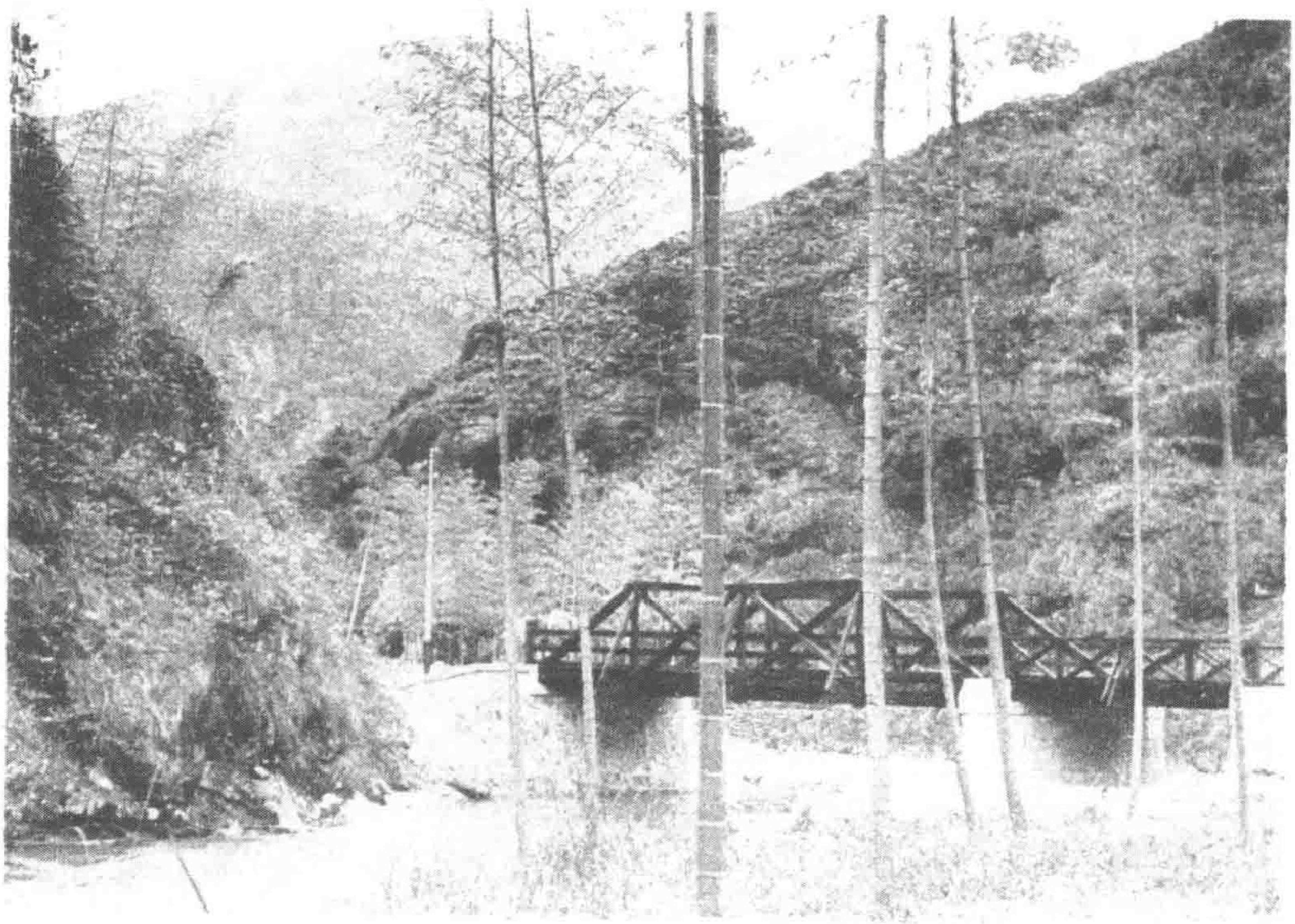
中國旅行社　陳經理先生台照

中華體育協進會祕書長沈嗣良啓

六月二十日



仙霞竹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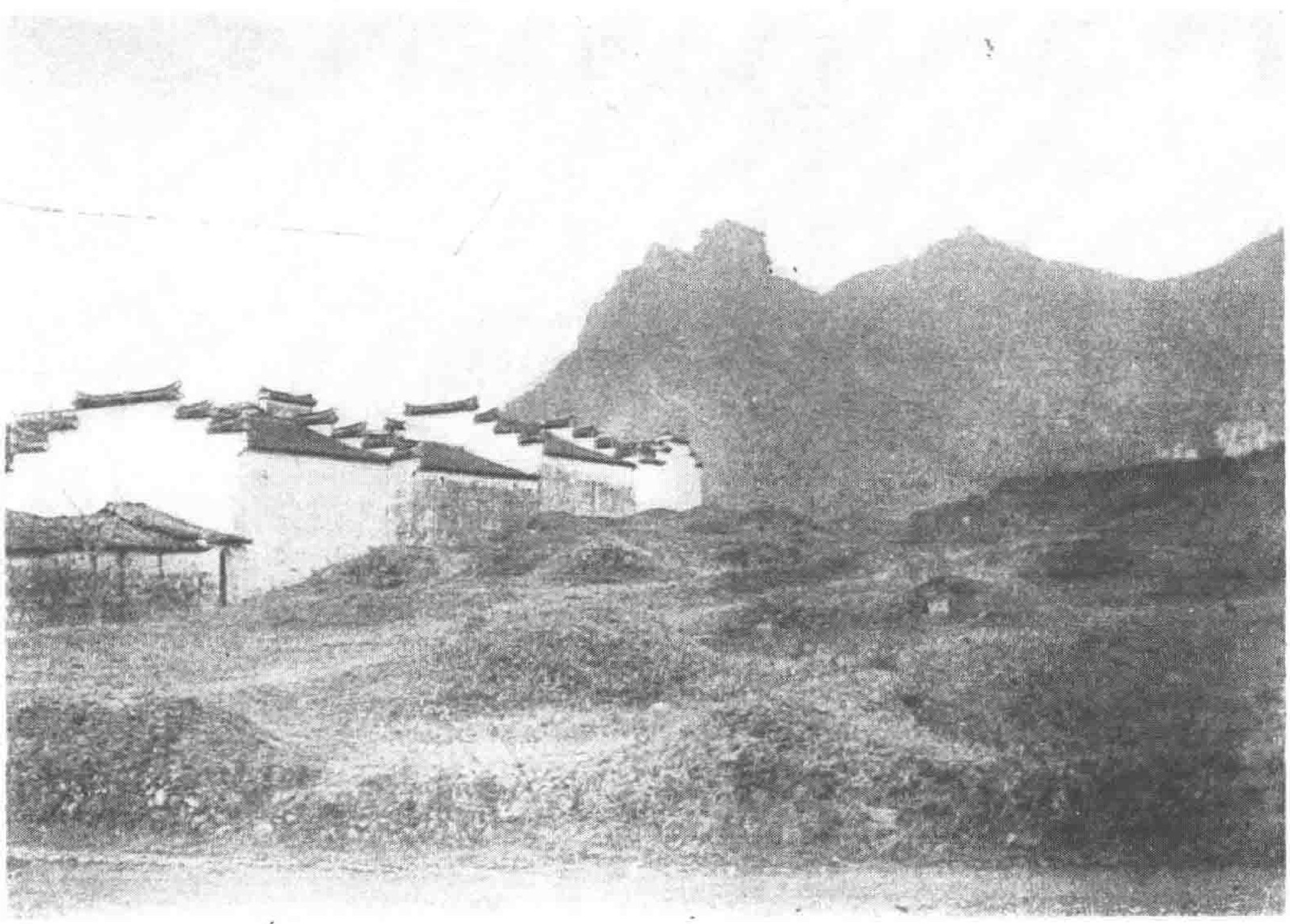


仙霞嶺雞公山

莊揩之作



浙東靈源鄉湧雪洞旁羊羣



浙東峽口橋

莊稽之作

雁蕩山人旅行日記（二）

蔣叔南

余在靈岩寺，偕楊雨農，劉貞晦，遊石佛洞，回，是日行道幾一百四十里，以早間五時四十分出發，晚間八時餘，始回靈岩寺。中間惟在石佛洞前徘徊卅分鐘，散水岩觀瀑布二十分鐘，磃頭村葉仁川家午飯一點半鐘，連湖南潭觀龍湫之時皆在其內，並未停滯片刻，至謝公嶺，半輿夫疲極不能行，幸嶺上路亭由靈岩寺之和尚諦信在亭中捨施燈籠爍燭，以照夜間行路之人，始得奮勇回寺。

接黃溯初自海上來函，囑余應浙省府全省旅行團之聘，幷坿申報館趙叔雍先生函，大致浙江省府為各地風景開發起見，招聘省中外名人二十人赴各地考察，調查舟車宿食，均由省府派人招待，予亦二十人之一，囑為殷殷勸駕，回後請總游記一份，以備省府印行西文，以為宣傳之用。予以昔年徧游各地，近雖無暇遠游，而一切平活，幾日在旅行中過程者然，故請溯初轉為致達省府希望之意，期以十日在滬回齊云。

七日

予自靈岩回大荊，拼擋一切，預備遠行。十時，樂清縣長張叔梅偕建設廳祕書汪君英賓，胡君鏡清，暨復旦大學教授洪深

善權洞口之泛舟



一九—四一三

一九｜四一四

先生旅行社建築師等到舍，備言省府對於開發各地風景之意，囑爲相助，并由洪深先生垂詢雁蕩各地情形，并出示年來所藏關於雁蕩文獻各物，諸人分贈以游記一部，并往小山午餐。席間并餉以酒汗，飯畢特在南廳草地前攝影，并以觀音竹杖分贈諸君。汪祕書急於回滬，午後三時，遂趕行往大溪。

八日

予本擬以今早赴滬，昨夜接海門電，今日爲星期四無船，乃約清管段工程主任陳君一言爲石佛洞散水岩之游。一言家在大荊，亦未到該地游覽也。早起，雇轎三人，以便行路。五時在家起程，九時半到石佛洞，兩日前予游其地，雇兩採石斛者，猱升至石佛洞口，將蘀蔓亂柴，統行拔去，石佛始顯獨立之形。十二時到散水岩，今年久晴水涸，而散水岩瀑布並無減少。據一言觀察，此地爲各處流水所未曾見，以之裝置水電，足供溫台兩郡人民之飲用而不竭，當道盍不急起一商榷之也。在礁頭葉仁川家午餐，并到湖南潭一游。回到大荊，已下午七時。今日行道極倦，頗覺疲乏，八時入睡，并在睡夢中料理一切。

九日

三時起行，曉行春寒頗厲，過隘門，天明七時，至大溪。下小輪，八時二十分行，十一時半抵潞橋鎮，即乘汽車到海門。今日開船甚早，三時即起行，急到電話局，打一電至大荊。今日小輪中遇橋梁公司視察員吳君，奉派來視察大荊各處橋梁之事。據其估計，大荊溪闊水大，造橋之事，大費資本，又以雨季將屆，施工艱難，若省府意欲從速施工，阻力殊多，察看之後，殊無把握也。

十日

予船以三時許到舟山，搭客頗擁擠。六時過城內，晤沈君任夫先生。任夫前年歸自海上，爲地方主持一切，現在開闢舟山北門城濠，引山水入城，以資清潔。舟人藉其力者甚偉，并經理鄞慈鎮長途汽車事，收入頗旺，亦頗樂觀也。陳君杞懷爲著治濠記事錄如下：

定海導源河工記

慈谿陳訓正撰

定海，島縣也。環斥地而城，鹵潮一日再至，民尠甘飲。故制周城有濠，徑城有河，河與濠皆自爲勢，地不相通，又皆不與山溪衛貫，其水絕源爲衆穢之壑。潦無所洩，旱則無所瀦，一城數千家，汲爨滌濯灌溉，胥於此是須，而河常涸，即不涸亦常汙惡勿中用。城居者患之，數數議所革勿果。明隆慶間，有巡海道蔡結者，嘗督屬擬鑿城外新河，引東北諸山上游水，自外濠入內渠，以去任罷役。然自後言水利者，終莫易蔡之議也。民國二年夏，縣大疫，死亡者籍籍，里端咸言飲惡致災，諸薦紳擬醵貲濬城渠，積汙排濁，感而去

之。諉諈沈君椿年相形勢設計，椿年曰：城河故窄坒，兩岸而居者，鱗石皆是，小濬之不足爲渟畜，濬深則岸勿任，度必崩圮，毀民居非利，且城內外地高下無甚差殊，內渠益深，函垢益多，濠出河上，仰流益難，所見爲汙濁者仍不能去，安有利，如必曰民利也，則用蔡道議，誠可矣。衆曰：然，以其議請于縣之耆德朱君佩珍，佩珍首捐金爲一縣倡，縣人應之，資大集。乃屬椿年如蔡議與舉。會椿年被選爲國會議員，當北上，不克終其役，繼椿年程工者，不能盡依所議，僅自開源橋東北闢新河百數十丈，而濠與城渠間則沮滯不通流如故也。二十一年春，縣長盧君雲琛閔君民之苦飲，欲踵行椿年前議，台縣人士會而討論之。耆曰：椿年議是，始決議成立疏濬城內外河道委員會，强椿年出任主席總其事。乃于東北隅城闢水門一，曰導源，傍門有橋，亦以導源名之。導源外內各闢新河十餘丈，外河曰入濠，受開源橋之水，內河循城而南百二十丈，少西又三十餘丈，復南折至縣教育局前，可五十餘丈，有橋曰解慍。自解慍西出又十餘丈，與登瀛橋之水匯而南流，此爲幹河。支河則闢自老菱池，始東行二十餘丈，與幹河通，有橋曰迎紫。西二十餘丈與朱氏廟前故河通，有橋曰延爽。河上廣四丈，下廣二丈，深八尺，兩岸之塘高四尺，護塘有樹，塘下有壖，于是上游諸山之水，始入城渠，而城內外之流皆活，鬱所患積汙濁感者，至是悉去矣。是役也，于廿二年一月開始工作，爲時僅三月，用費都九千餘金，以故倉河壖抵之。無取于民而事集，亦椿年建議也。功既蕆，冀後來者之有復，爰著始末于碑。其共役人員與工程徵地各用費于例當書，則碑後詳焉。

共役者縣府祕書袁守白，建設科員杜光德，縣人何翊西，朱蘭沁。



小須彌山

經費幹河二百二十餘丈，支河五十餘丈，開鑿費共三千數百元。水門一，石橋四，建造費共二千數百元。徵用民地二十畝弱，共價一千餘元，雜項若干元。

談未竟，鄞局送來天一閣募捐啓，此事關係浙江文獻者甚鉅，爲錄如下：海內藏書家最久者今惟范氏天一閣巋然獨存。考閣始於明嘉靖間，在鄞城湖西中營巷范司馬第之左。初建時，鑿一池於其下，司馬搜碑版，得吳道士龍虎山天一池石刻，元揭文安公傒斯所書，大喜，以爲適與鑿池之意相合，因卽移以名閣。書藏閣上，閣通六間爲一，而以書廚間之，其下乃分六間，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義。閣南向，環以磚垣，檐之前後，均設窗門，其梁柱木，松杉雜之。西偏一間，安置樓梯，東偏一間，以近壁防溼，竝不貯書。其中四間，排列書廚，廚凡二十有二，下置英石，以袪潮溼，張時徹，豐坊，黃宗羲，全祖望四家有藏書記。

范欽，字堯卿，一字安卿，號東明，鄞人。嘉靖十一年進士，知隨州，陞工部員外郎，爲忤武定侯郭勛下獄。出知袁州，嚴世蕃欲取宣化公宇，欽不可，乃止。陞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諸郡，累平盜賊，陞兵部右侍郎。性喜藏書，起天一閣，購海內異本，列爲四部，居月湖深處，舍徑窅曲，林木翳然，著有撫南贛奏議，古今諺，天一閣集，撫掌集。

獻書范秀才懋柱

范懋柱，字漢衡，司馬五世孫，諸生。淸乾隆三十九年，進呈天一閣藏書七百種有奇，欽賜圖書集成一萬卷，時論榮之。高宗命杭州織造寅著至閣看其房間制造之法，並書架款式，開明丈尺，燙具準樣，飭工仿造，厥後文淵，文溯，文源，文津，文匯，文宗，文瀾，七閣之建，俱以天一閣爲模範焉。

修建天一閣募捐啓

大江以南，爲歷代藏書淵藪。自明以來，葉文莊，陸元大，吳元恭，都玄敬，龔文采風流照耀三吳，文衡山，王履吉繼之。逮虞山毛氏，崑山徐氏而極其盛，言版刻者宗焉，顧未見有以一代獻自任如吾鄞范東明司馬者。司馬以進士起家，歷巡閩贛，所至有聲。起天一閣於月湖之濱，廣購海內異本，尤致意朱明一代文獻，舉凡志科貢之錄，靡不甄收，與弇州王氏互鈔增益，迄無虛日。宦遊所至，復多搜獲，野竹沈辨之，茶夢菴姚舜咨之藏，載與俱歸，而袁忠徹豐道生遺書，更兼收並畜，不數十年，蔚爲大國。其子少明，光祿繼之，克承先志，浙東藏書家自是咸推天一閣矣。易代而後，梨洲，謝山，一再登閣，俱爲之記，梨洲且以黃氏千頃堂，曹氏倦圃相比擬，其推挹如此。蓋梨洲以躬行實踐，爲治學之本，謝山以徵文存獻，爲當務之急，故於司馬遺書，獨斤斤焉爲之表襮不已。淸乾隆間，

開四庫館，詔求遺書，司馬裔孫懋柱祠浙江巡撫三寶意，出閣書以獻，采入四庫者，凡四百七十三種，一時聲聞特起，得拜圖書集成之賜。厥後文淵，文溯，文源，文津，及文匯，文宗，文瀾七閣之成，取範天一，司馬之嘉惠士林，豈可計量哉？嘉慶中，阮芸臺督學兩浙，登閣觀書，爲刻書目十卷，此爲閣目行世之始。中經喪亂，迄於同光，閣書亡佚過半，無錫薛叔耘觀察收拾餘燼，編刻見存書目六卷。四十年來，人事紛更，薛目著錄者，復多有目無書，然明代方志存者，三百餘帙，鄉會試錄，其數盈千，舊槧名鈔，且未皇僂指。今年盛夏，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趙斐雲先生道出甬江，偕本會同人，登閣觀書，竭旬日力重整書目一過，存者尚有二千五百餘種，其爲阮薛所失收，約十之一焉，世人始知閣中精萃，實非阮薛二目所能盡。今存諸書，數多孤本抗行，無一非先民精魄所寄，雖歷經散佚，而詔示吾人者，尚如是之多，且精微司馬之澤不及此。因念江南藏家，與司馬同時，或後於司馬，如梨洲所舉，率皆散盡萬籤，不留一目，即兩浙聞司馬風起而藏弆者，如祁氏澹生堂，鄭氏二老閣，趙氏小山堂，盧氏抱經樓，徐氏煙嶼樓，姚氏大某山館，皆事過境遷，未有若斯閣歷十數世而長存於大壤間者，此不僅一鄉一邑幸，屬在邦人，與有榮焉。會大風雨，閣東牆圮，本會同人，僉曰閣建於明，脩於清，四百年矣，池臺湫隘，亭館荒涼，非重加脩葺，不克永其存，閣書流出者，亦當次第收歸，或鈔存副本，以實閣藏，擬遷府學尊經閣於閣北，以爲治事閱覽之室，築新閣於其後，以庋徵集圖書，然非巨資，不能集事。乃於十月二十四日，成立重脩天一閣委員會，釐訂方案，以利進行，凡我邦人君子，海內名流，或錢捐毋氏，或書出東壁，庶幾羣玉之府重光，今日宛委之藏，復見後世，司馬英靈，實憑式之。鄞縣文獻委員會委員長馮貞羣，委員忻江明，吳經熊，夏啓瑜，孫振麒，馬衡，馬瀛，馬廉，陳屺懷，陳寶麟，陳訓慈，張之銘，張壽鏞，張琴，張傅保，張原煒，張絅伯，張其昀，葉謙諒，趙家蓀，勵延豫，魏炯等一百三人謹啓。

十一日

晨三時許，船到上海，即往大生棧暫息。天雨。五時，雇車至北四川路東寶興路口大成書店吾姪德常處休息，德經東珍皆在，以今日爲星期也。丁輔之去雪竇未遇。下午沐浴，往昭俞劍華，劍華邀同至黃賓虹處，賓虹自川中歸，余未之遇也。談甚暢，賀天遂亦在座，遂在賓虹處晚餐，賓虹以川中所携大麯酒享客，并以貴成芳苔酒見貽，余驅車回北四川路時，在車中瞌睡，幾將酒瓶墮地紛碎，與賓虹所贈蜀中畫全行遺失。

十二日

晨八時，黃溯初過訪，一別兩年，亦現老態矣。并詳談此次旅行事，

須晤趙叔雍後決定也。午間溯初招飲於同華樓，劉訪園亦在座。

至震旦公司購滅火機一具，寄歸家中。

偕劉放園晤趙叔雍於申報館，將各部辦事處及裝報處觀覽一周。

至二區警署訪李覺庵，并遇胡志岩、董品侯二君，至天蟾觀十三妹劇，夜十二時回寓。

十三日晴

五時起床，今日諸姪以放假期滿，均回校上課。作書寄台州，德川并買諸物寄家。

在寓與謝俠遜君閑談，遜房中尙懸戊辰季秋大成書店開張之時，余爲書一聯曰：大隱居市成算在胸。遜又成言九一八所出難之險，蓋人之生死，實有定數，非可勉强也。

至三馬路大華無線電公司晤曹仲淵君，詢問無線電現下情形。

至愛禮司洋行晤陶昌海君。

同董品侯至黃賓虹寓處，品侯有志於習中國畫，向賓虹指示甚殷。

至渭水坊西泠印社訪丁輔之先生，未遇，輔之與王福厂相偕往雪竇，約三日可回。

八時入睡。

十四日

三時卽起床，寫信致南京石宗素，并以文華雜誌寄家與中兒。六時卅分，至福煦路晤丁輔之君。輔之昨日雪竇歸來，相見甚洽。并晤吳振平君於西泠社，在輔之家午飯，并稿雁蕩一覽稿，輔之以所藏江弢叔畫之大龍湫畫。至李覺庵處，以九一八抗日記見示。

十五日

天晴而寒，早至黃溯初處，携所藏江弢叔畫本，并江弢叔畫贈趙撝叔聯一副，文曰：雁蕩無臥石，龍湫若懸河。又魯人七道士所畫大龍湫圖一頁。

六時，陶昌海，郁子峯，曹翔海，張菊生諸君招飲於大東酒樓，席次談及宜興儲南强先生之修復宜興兩洞之功，決於星期六日赴宜與一行。

十六日天晴

早起赴兆豐花園隔壁兆豐別墅晤屈文六先生，談甚久。午間至李覺庵處，飯於覺庵家。

同董品侯至溫泉浴室洗浴。

六時到西泠印社，晤郭和庭先生，遂至梁園晚餐，皆河南菜做法也。

王君文魁今日送美酒六瓶來。

友聲旅行團總部緘告，赴宜諸事，均已接洽妥當。

十七日

七時四十分，車抵北站，爲宜興之行。友聲旅行團姚元幹君伴予同行，情甚可感也！到無錫已十時四十分，遂往惠泉寺一行。在大華樓午膳，友聲旅行團同人敖敷慶君來晤，飯後乘小汽船游黿頭渚，皆昔年重游之地也。在黿渚橫雲石壁下攝一影，登七十二峯山莊。

山莊之後多蒼松蔭翳，極佔形勝。

前行至霞綺亭，復攝一影。過光緒楊公祠，門扃不得入。此間建築，頗類北平。歸無錫已八時餘，在聚豐園晚餐。今日爲星期六，游客頗盛，座爲之滿。

十八日天晴

五時起床，到四如春早餐，食炸鱔麵，亦無錫之美味食品。予以其油炸入口過硬，無甚滋味也。

六時至江南汽車公司站，敖敷慶亦同爲宜興之游。先買票過梅園，梅園爲榮氏兄弟之產，以梅花盛開爲無錫之冠，昨以時晏未至，入門卽見萬花如海，香透鼻觀，中爲誦豳堂，淸道人書額。中央懸一聯云：七十二峯青未斷，萬八千株芳不孤。又云：一園占盡湖山勝，數點能回天地心。誦豳堂爲惠康養蜂場售物於此。查無錫養蜂家以華繹之爲最著，惠康亦以華爲董事長，畜蜂四百箱，按時採蜜裝瓶出售，予亦購蜂蜜兩瓶而歸。

誦豳堂中吳江袁甸庵陳列書圖於此，上書一額「低首拜梅花」。誦豳堂之前廳，卽園中售蜂之所，其前有額曰香海，題爲康有爲書，而筆致不類。其前進亦一額爲南海書，題香海兩字，坿一跋云：各園園合稱香海，劣字如何冒老夫，爲謝主人濡大筆，且留佳話見眞吾。下跋云：德生先生前以五十金倩人請余書香海兩字，吾來非吾書，甚劣，爲書香海，繫以詩，且留佳話。在香海飲牛乳，并在太湖飯店旁攝一影，過榮氏讀書處，攝梅影，多有紅梅盛開，遠望之，頗似桃花也。

九時卅搭宜興東行車，路沿太湖，風景絕佳，烟波空闊，風帆上下，而遠近樓閣掩映，以比杭州西湖，誠有小巫見大巫之嘆矣。十時過漕橋，此地有車路可通常州，前行十一時卅分抵宜興站，住三星旅館，往謁儲南强先生，卽往聚豐園午餐。飯後至公園以品茗，天氣驟熱，而吾輩尙披裘而來也。姚君以事忙，三點鐘車返無錫，予與儲先生擬於下午到湖洑度夜，以便明日起程游庚桑洞。七時，船在宜興東門開行，十一時到在鎭中飲酒吃飯，并至旅館住宿，已夜十二時矣。

十九日天晴

六時往餐館飯畢，即取道西行。五里到張公洞，原名庚桑洞，洞口曰孟峯山莊，儲先生所築也。先過朝陽道院址，有遺址甚宏崇，彫刻頗爲宋時舊物，僅存其五。予偕儲在其下攝一影。後有甘泉精舍碑記，碑之寬每方三尺，四面皆鐫文，高可八尺。

孟峯山莊之後，一洞深廣，由其東口拾級而下，忽轉而向北。拾級二十六級，一碑嵌於西側。

宋代朝陽道院之遺址

唐貢山之遠望

其上洞壁平坦，頂有四聖像，繪老子，莊子，庚桑子像。洞至此忽而西向，是爲後洞，凡十六級。其上鍾乳倒懸，形狀詭異，其中有小洞卅個，凡升降一千步，最大者爲地道洞，盤腸洞，忽通而欲塞，忽塞而轉通，玲瓏屈曲，恍惚迷離，身入其中，聽造物之播弄耳。其中爲天蓬大場，可容二千人，道人於此設茶飲客。拾級而登，其北更有三亭，翼然如綴貫珠。予與儲先生少坐。儲先生闢此洞，費二十年之心力，俾砂礫之場，化爲有級可步，功偉矣哉！未開闢時，世人視爲畏途，宜人徐伯休迷途入道，尋覓三日始得，氣息奄奄，遂爲詩以告人曰：此洞空溜溜，來者不可游。欲知其中苦，請問徐伯休。

至儲先生開闢，世人猶多猜疑，以爲異數也。

庚桑游畢，時僅十時餘，決取道善權。乃以十一時造飯，幷命人至湖汶雇轎夫，以十二時起行。此間游客大抵由庚桑後，須繞大道行，迴繞五十餘里，由小逕往，路較十里，而輿夫皆不識路，天又悶熱異常。三時過芙蓉寺，寺始建於唐會昌，亦有數之古刹也。小憩，寺前雙環拱兩銀杏，大可四抱，一帶綠蔭參天，風景絕佳，不減於西湖上之雲棲寺前也。

四時五十分，抵善權洞，土人呼之曰仙人洞，洞東向，洞前屋舍縱橫毗連，亦儲先生所建，以待過客者也。沿崖西行，下臨深谷，水聲潺然。數十步曰螺岩福地，曰須口，曰諸佛道場，峙於路旁。再前數十步有石高可丈許，頂綴一佛，是曰小須彌山。

山之後左右爲象王，獅王，略一觀玩，予急於覽水洞之勝。儲先生命人備舟以待，又洞前折至洞下，又有一洞，高約三丈餘，洞內皆結乳鐘，其內頗暗，行十五丈，有大松倚於路左，松蔭紛披，松鱗斑駁。又前約五丈，石狀構結如佛庵，可坐可倚。更前十丈，即須俯進，聞水聲甚厲。更約五丈，側有水流橫出，渡過一溪，有石伏於路側，形如魚，至此下小舟前進，均仗大拕之力。約行十丈，洞口忽窄，僅小舟通過，諸人皆伏於艙中，過峽而後，其石如雲片所綴，狀更奇，而水甚淺，僅三四尺，洞忽開朗，又口寬可三丈圍，再屈曲而至洞口，約共六十丈之水道，水向西流，去洞之西口，有一祝英臺閣。自此由嶺上東返，約里餘，返山莊，中有亭在亭，小憩，回思水洞之奇，不覺爲之叫絕。

儲先生曰：宜興境內洞極多，可以名者約百數，而庚桑善權兩洞盡之矣。向來游客無有一日之內能游兩洞者，先生從此破天荒矣。不過從來游客凡先游善權者，卽稱庚桑之佳，先游庚桑者卽道善權之奇，凡有評論，皆未曾確定焉。予曰：然然否否，庚桑勝矣，以若善權之生於相近，則庚桑將無一顧之價値，善權之奇，無論生於何地，均有其相當之代價。房山水雲洞名馳海內，然虛其名而無水，此洞開於民國十九夏間，人方稱水洞，今尚不能定，其或稱後洞，或稱下洞，或稱水洞，何人可直以房山之雲水名之耶？不過有水而無雲，吾將爲茲山惜也。儲先生曰：先生欲觀雲，不可以急返山，須彌山後，一觀此山之雲之奇也。乃返須口，侍者進茶小憩，點火把前進，今所稱中洞是也。自雲口前進，折而右。有二石下華，名曰海心，其上有三朵蓮花，極形似。自此卽覺暖氣着膚，諸人相視，如在霧中，卽山中之雲氣也。現天久晴似將變化，故早晚之間，雲氣甚濃，洞中人分燃火把，吾輩在內外視，若近若遠，忽卽忽離，此間之石如一帶束腰不可上，卽名天腰，返至洞口，又覺清爽宜人，誠可怪乎哉！侍者備飯待餐，予等同返小築中，予以觀雲水之奇與甚豪，飲酒無量，將竭其瓶，昏然入睡。

二十日

早起，三時作書寄家中，卽天明，儲先生有事，先至祝陵相待，予見一石刻，八分書頗佳，其詩錄如下：

平生山水遇緣奇，選勝窮幽有舊知。偶以廬囚輕舸出，因之減從短衫垂。循松洞宇雲披靡，攀葛捫碑路迤逶。自說懸崖類懸玉，好敎同採玉脂芝。

橫開峭壁洞樓虛，仙李何人特造廬。着屐直排瓊閣入，燃藜欲向粉牆書。暗攀砥柱思靈祕，擬生匡林學煦噓。客有不能從上者，如聞天半話容與。

嘆乾水溢總無權，底洞濤波倒拍天。瀑布掛披奚竇潭，窐地脈絡灌桑田。濯纓人生清風裏，投石聲喧落照前。大息白龍飛去後，久無題筆舊詩篇。

化蝶人歸失畫樓，碧鮮庵外徑通幽。謝鈞記掣風霆杳，蘇建書餘苔蘚秋。不分雙橋巇月待，何當九斗跨雲游。捉將官裏倥傯去，且喜溪山一日流。

乾隆甲寅夏，偕友游善權洞，用棻臺山相思碑韻四首，尉繚了事。（唐仲冕）

按唐爲山東人，官宜興縣，有政聲，爲土客械鬥事入山久住。

儲先生爲欲開雲水洞，初懸五百元，無應後者。有匠索洋一千元應，徵作兩月後，毫不見功，於今日入洞，得指點處，僅約略見其斧鑿之形。一夕大雷雨，公忽有所悟，囑於西面洞口鑿下一丈，洞始通，蓋

水勢自東而西故也。初以鑼聲傳達，均無應響，其開別之由甚奇也。此處爲神龍所窟，故洞內一片潔白光滑無比，至其究竟眞無物足以狀之。狀之以言語，吾人所用之語言，皆平常日用之需，無此怪異也。狀之以文字，吾人所用四千餘字之文字，雖有生花之筆，無此豐富也。狀之以攝影，始之發用無多，所見爲一方面之所見，物質之用，終有窮盡也。既非文字語言，攝影術，均不足以狀其萬一。世人題黃山曰：說也不信，到此方知黃山究竟，以顯現地上之物質。楊龍友記雁蕩山曰：奇不足言幾於怪，怪不定言幾於誕，故不足以當之也。八時，重爲水洞之游，夢蕉等去洞內裝片，予在口內見石鐫有雷音整三字，仍如昨晚入口。在洞約半小時始抵西面洞口，將出洞，在洞內拍照一張，在洞出口，船上又拍一張，又在洞之上方口內又拍一張，時天已下雨，遂至碧鮮庵外又拍一張。碧鮮庵字，不知何人手筆。碑高八尺，其厚亦三尺，背面文紋甚古，多雲烟竹樹村舍遠近之狀。時雨已放大，予喜洞已游，遇此大雨，返其喜而不覺其憂，以天之待我甚厚，若今日尚洞中在游未畢時，則其困苦又將如何耶？十二時至祝陵張君處，儲先生已午飯，久候予不至，故先餐也。買船至蒲墅，十餘里搭陽羨輪船局至宜興，風雨甚大，舟行未數里，即折回，以西氿遇風，時有阻礙，在徐舍住宿于新華旅館，有浴堂可以洗澡，飯後九時即睡。

消夏方法請閱「張恨水名著 似水流年」

全書兩厚册用漢文正楷字排印美麗悅目書中敍述長篇故事趣味深長當由天一公司攝製影片其價值不言可喩當茲盛暑手執壹卷用以消夏至爲相宜原價每部洋二元現本社特發售廉價每部售實洋壹元外埠函購掛號郵費另加洋壹角叁分以酬惠顧諸君之雅意惟存書無多購請從速幸勿失此良機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中國旅行社謹啓
電話一三四五〇號

成山紀遊

楊振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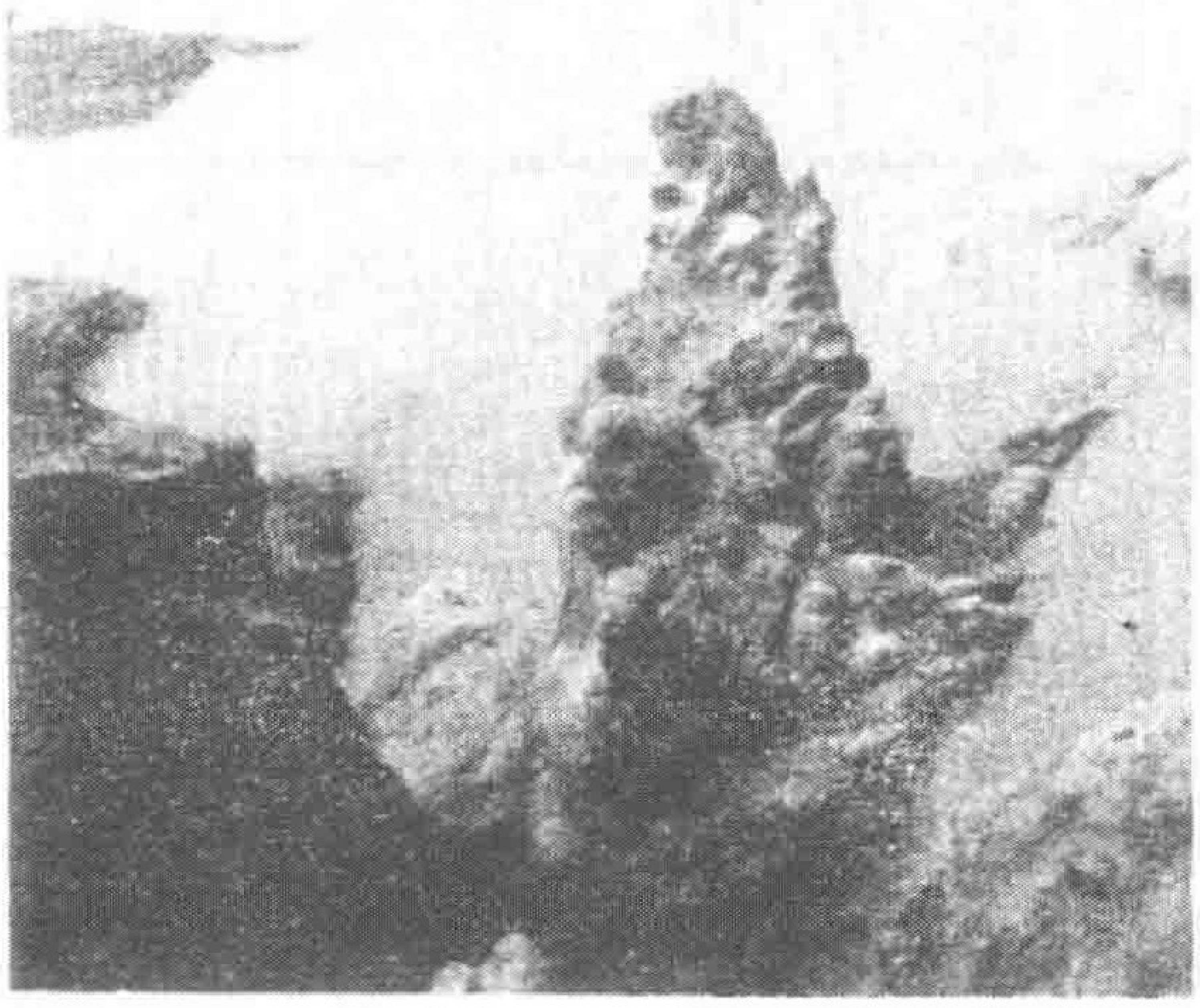
宇宙靈秀所鍾，多於名山大川間軒豁呈露，吾人幸接其地而不及時登攬，實有負造物者之初心。余素以旅行為無上樂事，留威數稔，震於成山勝跡者久矣。

甲戌初夏，因同人谷君善益倡作黑水洋畔之壯遊。於是偕蕭公捷程孫公雨蒼蔣公紹箕王公耀東季公念如等，趁五五紀念及翌日星期之暇，結伴以趨。考成山地方，屬於山東省榮成縣，距威海衞約一百七十里，位在膠東半島之端末，乃黃渤西海分界處也。史稱秦始皇東登勞盛，或曰盛即成山，相傳與李斯曾遊其處，至今遺跡存焉。余等五日晨，與各携行李旅具，集齊之後，遂乘專備汽車六時出發。路經界內之長峯，宋家窪，一路山巒起伏，麥浪連阡，所見村舍人家，多累石為垣，覆藻為屋，綠野綿芊，別饒幽趣。仰觀空際，白雲飄忽，縷縷如銀，晨曦掩映，斜穿成錦，至此中懷愉悅，塵慮全消。約四十里，抵溫泉湯，少停再進，沿途崗嶺漸高，佳木漸廣，淺絳嫩黃，各逞其媚。已而入第八自治區界，峯廻路轉，溪澗潺湲，萬紫千紅，坑谷皆滿，如浴珊瑚之海，如入瑪瑙之園；蓋山中春晚，桃蕊方發，色奪胭脂，其豔無似。至此同人大樂，不知前路之偉觀正多也。八時至九時，歷孟家莊，觀里村，出衞界而入榮成轄境之蒲柳村，盤旋高下，路徑依然。十時抵縣城南門，與人繳驗路簽，余等步履入城，惟見舖商錯落，繁盛亞於衞城，不五分鐘而出東門，登車再進，約距目的地尚在四十里外也。黃沙彌漫，磽确塞途，左右遙瞻，汪洋幾接，狹處相隔，四里而已。在右者乃黃海一角，在左者即渤海灣是。十一時頃，過羅鳳崗，距龍鬚島僅數里，因沙深車重，不易進發，同人乃舍車步行。脫離五小時之顛簸，於此神經頓爽，四矚島嶼，棋布星羅，出沒海水雲霧中，風格別具，對之悠然神遠。善益乃前度劉郎，諸賴嚮導。又進則見巋然山麓者，巨石在焉，詢之善益，乃知此石俗呼為婦人羞，所謂成山勝跡者之一也。石高可彌丈，余以革履重滑，未遽登臨，一罄其詳，後得善益所攝影，始獲睹其崖略，亦世俗強名耳。再數百武達龍鬚島，島分



燈塔

南北二部，聞南島漁市盛於北島，北島則形勢衝要，水深路平，蓋即甲午戰役倭虜佔取威海衞所自登陸之地，撫今追昔，欲語無言。洎至村內，鄉人爭集，作環堵觀，余等幾不得進。村有海關分卡，在關員孫君熱情招待，同人感甚，進茶稍息，整裝再發，汽車留此，僱村童代挑食物用具，一行緩步而進。望中蒼松古木，各逞雄姿，麥壠層疊，田疇相望，間有植菜成圃者，靡不綠滋肥潤，葱蘢一片，乃知海角多山，未必盡屬瘠土，風和日麗中，時聞海鷗飛鳴，聲聲相應，遙見殿宇聳於半山，詢之挑擔村童，即始皇殿所在也。行行重行行，頃刻而達，殿



潮退後露出「秦王橋」之一部份

南向，凡三進，左右有跨院，殿前有戲樓鐘樓各一。在前殿見有蕭捷翁於兩年前代威海衞徐前專員燕謀氏書贈該廟楹聯，藍地金鬆，莊麗之極。殿內所祀，不過天后聖母之類而已，並無嬴氏神位，惟後殿右龕則有海軍宿將鄧世昌，乃甲午先烈也。廟有道士五七輩，住持者迎余等入客室，淨面進茗，略事憩息。亭午，出所攜酒及食物聚餐，余不嗜飲，但取麵包牛肉而狂啖，談笑生風，一室哄然，食無箸，代以指，其樂陶陶，有非局外人所得領會者。各個果腹後，再進淡茶水菓，時已下午一時矣。廟南大海當前，與晴霧高天渾成一色。廟之西院，啓有北窗，見老樹怪石，自相立臥，同人鑒於廟內幽靜軒敞，乃與道士議，晚間在此棲止。初本計畫宿羅鳳崗，故行李盡留汽車上，於是遣村童往肩行李，余等亦於此時出外瞭望。迤邐而東，第見山間細草如茵，平滑圓潤，任擇一地，皆可登峯而造極，非若他山之亂石積塞，艱於步履者。廟後一峯，頂端頗平整，可容二十人。豎一石，可三尺餘，名李斯碑，細審並無字痕，與岱頂之沒字碑相類。同人圍坐其旁，囑余攝一影，舉目東望，平舖海岸，白色煥然者之方形物，內有圓形柱體矗立者，大燈塔在其地，約占四畝，由此觀之，不過方尺。北望有峯，尖削如金字塔，乃攀趣而上，其高度或係此間之極者。登臨一望，四面峯嶺，盡在足下。三面汪洋，疑置身太平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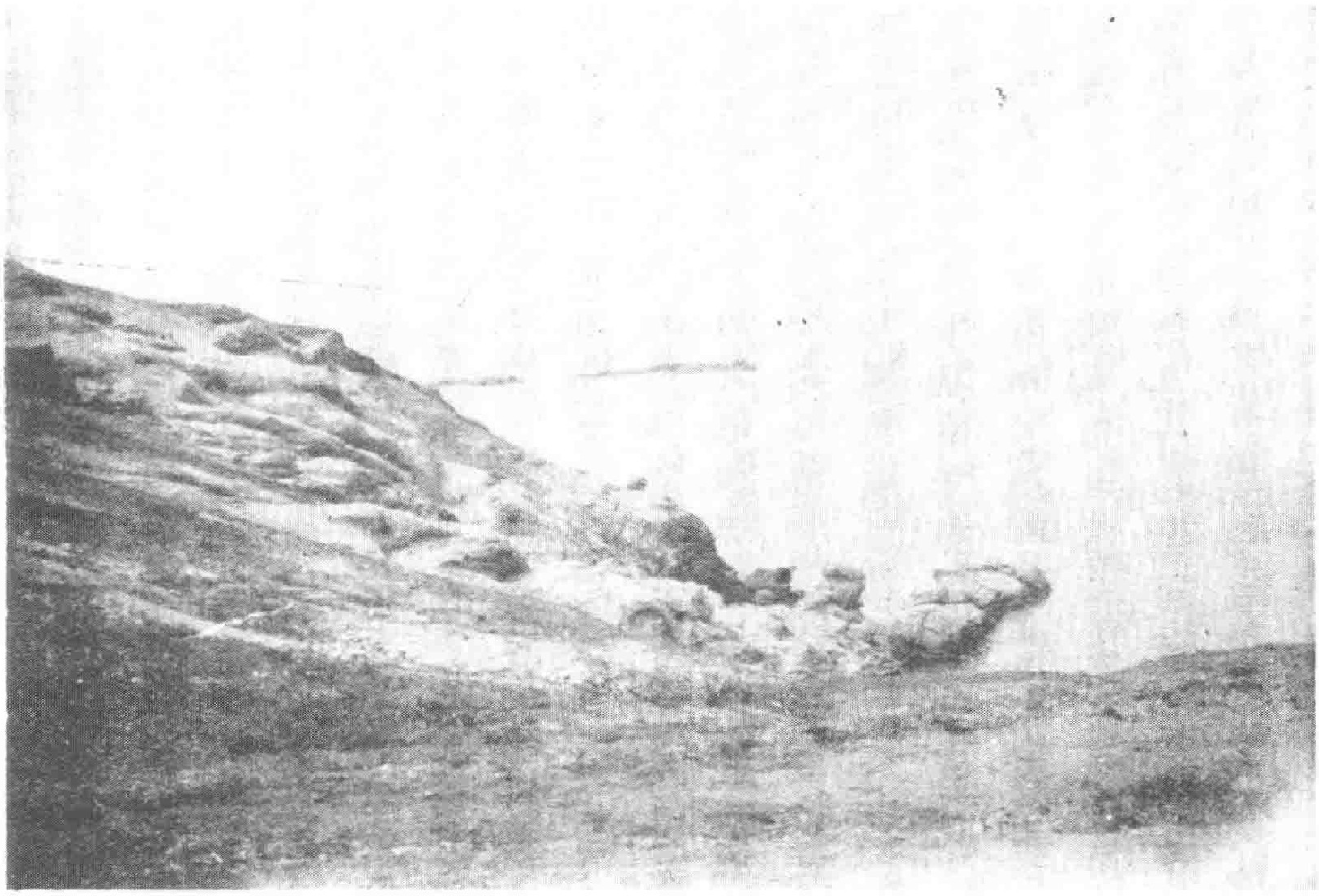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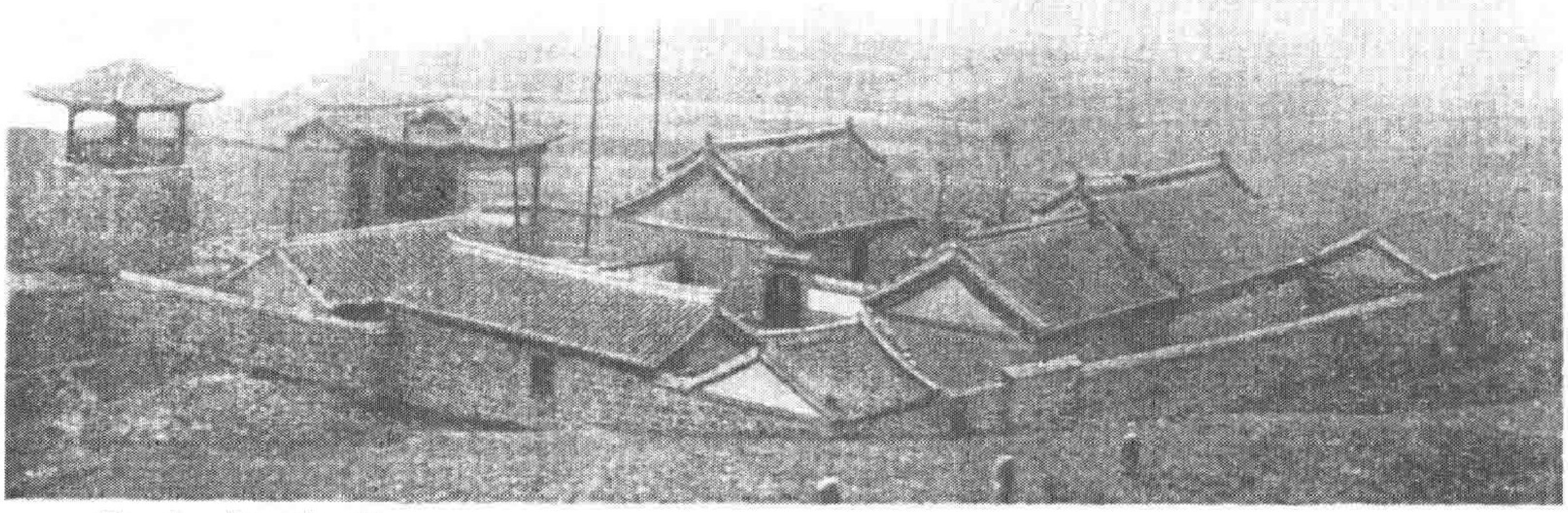
黑水洋畔殘石之美麗

舟中，水天相接，久之不辨，薰風麗日，誠巨觀也。所向之一部分海面，卽所謂黑水洋者，深千餘尺，水流與山角突擊，成大漩渦，航行家視爲畏途，今日則碧浪澄波，平穩如內河，向之理想黑水洋爲洶濤十丈者，益信今日天象之獨佳，余以爲曾睹幽美之西子湖太液池者，更不可不一睹此偉大之巨浸也。逗留久之，再進而東，約里許，抵燈塔，西式建築數十楹，圍以短垣，幷之一柱一階一任何物事，盡粉作潔白。有人招待余等登塔參觀，塔高約八十尺，中有梯螺旋而上，機件構造頗繁複，觀畢在塔前留一影。其他如霧炮霧號等設備俱有，說者謂此塔係世界第二，余未敢必其說，在中國海岸稱第一，或可信之。東面有門，沿小徑直達海岸，此海岸之在中國也，除山海關前之遼東半島，現被倭虜所侵外，實可稱極東之一角。余等前行者，亦可稱極東之一人，斜眺距此甚近之海面內，隱約有物橫亘數里者，曰秦王橋。傳係始皇當日擬築橋東渡扶桑，未畢其工而廢云云。自係神話，弗足信，不過礁岩之形狀巧似者耳。沿岸一帶，峭巖嶄立，拔出海面百數十尺，下臨如浮，不可逼視，善益尤以爲未足，携其攝影機，尋累石之可登者，跳躍而下，季念翁雖體格碩重，亦不示弱，繼踵其後，彼等往來於水面礁石上，矯捷奮邁，一如探險隊之在影片中。約半小時，攝得照片數幀，季念翁始循原路而上，善益則由直立如切之懸崖，緣石而升，惜余身處陸上，設在水面必拍入吾鏡箱，視較

影片中探險家之精神爲如何？余等趨往迎視，礑磴峻立，如倒懸之梯，望而心悸，見甫至距岸兩丈處以上，竟無物可資着手足，俯視深淵，欲退不得，險矣。於是各就所策，議論紛紜，彼則從容脫雙履，蛇行而上，面色不變也。同人驚喜而呼相與祝其冒險之成功，蓋此情此景，確有足令人悅服者。余等至此，已屬旅程之終點，於是折而北進，因聞尚有石洞可資穿行者，是不可不就便一遊。善益隨作前導，余與季念翁，蔣紹翁同往，中經岡巒層叠，海岸曲直，行不知若干里許，不獲其境，惟見水面，時有奇石聳出，玲瓏透露如太湖之山，有空窿似洞府，奈可望而不可卽。既而相偕作歸程，先是蕭挹翁，孫雨翁，王耀翁等，就山中斜坡，憩息仰臥，袒背晞陽，坐待余等，欲循原路返廟。余等折廻，乃隔山相呼，各由南北二徑，分途遄返，殆廟舍在望，時已紅日崦嵫矣。至則道士早養茗以待，余等拂塵滌面，一度休息後，知所備晚膳尚早，乃相携出門，利用此小時間，作短途之眺望。門前鐘樓，原攝有一影，見其雖已土木剝落，失於修葺，但頗富東方建築之美觀，因拾級而升，探其內容。凡二層，上懸一鐘，高可六尺，察其字跡，係咸豐十年造於無錫縣某鑄鑪者，古色盎然，洵可貴也。觀畢更沿小路而西，信步行來，抵一村，方有老者二三，噉煙管互話家常，見吾等生客，諄諄道其地之形勝，意頗誠摯。據云：李斯眞跡，實嵌於始皇殿壁間，可由道士引導一觀，談甚久，語時引經據典，自是習於歷史

黑水洋畔又一景





始皇殿全景

者流。會將八句鐘，昏暗幾不辨路，於是將相而歸，亟覓嵌石所在，取電炬射之其大不滿二方尺，裂作三四，鑿工顯然者，竟非小篆，乃今日之楷字也。衆詫其非，蕭捷翁固精於金石，且稔於考古者，謂此石篆文筆道，隱隱可見，類於秦漢間物，恐係隨時代之演進而漫漶，石額楷字無多，或由近人重加鐫刻者。道士參言曰：曩固不止此，建燈塔時，盡被洋人沉諸海底，此僅存之碩果，滋可惜耳。時夜膳已備，一衆餐畢，片刻閒話後，再作附近之散步，天黑如墨，以電炬探路，海內漁燈，點點如疏星之綴。既而折過一峯，見有强光飛來，忽焉而逝，是卽燈塔所放，以警示航綫者，廻旋掃射，可達數十里外，其速度每六秒一次，再二十秒一次，爲一循環，此蓋各個燈塔不同之點，一如電台之呼號然。觀望久之，覺其爲冷寂之山陬海澨，一最有趣之點綴品。移時返廟，道士已在另室備床數事，青燈如豆，光照不充，益以油燭，余等展衾而臥，雖長日步行數十里，殊不覺其疲憊，時聞潮聲隱隱如春雷，與偶偶談話相謦答。道師虞吾等寂寞，來此絮絮道山中事，時而出雙管吹奏數曲，尙能悅耳。余因不諳音律，不知其所奏爲何調，所謂法曲仙音，當亦道場所用樂器之一種耳。按自威海乘汽車來此，卽日本可作雙程，所欲留宿者，將待明晨觀日出也。於是相勉，明日晨與，勿逾四句鐘。奈乍易新地，久不成寐，入睡不過一小時，已覺微曙。閱時計將近四鐘，同人相繼皆醒，不事盥沐，披衣而出，時

一九—四二七

尤不能辨路也。登山嶺高處，寒風颼然，見燈塔光芒，仍在廻旋不息。四顧天色渾渾噩噩，與海水搆成一體，守候久之，東方微白，繚有薄雲。洎四時五十分，吾等方在凝視，有物自半空突出，由一線半圓而如滿月，色作玫瑰紅，四周無光芒，綺麗濃豔，令人稱絕。詩人每以觀日出爲題材，蓋實有較他景特異足道者。既而升漸高，光漸强，色第減，回味適間美妙，非待來日已不可復得。余等至此，遊興已足，快然而返，如將軍之奏凱旋者。抵殿膏沐既畢，已備有雞蛋及粥糜略事點心，已近八句鐘，付道士五金，酬其招待，一行漫步蹣跚，向龍鬚島來，登汽車經原路歸。車過溫泉湯，蔣紹翁力勸停車少息，藉盡地主誼，同人徇其請，有便中往浴礦泉者，蓋以示不虛此行也。十一時再行，抵威已下午一時。此行也美景之外，更得天時之助，爲足多，快哉此遊，歸來數日，時尚神馳於成山角下，爰掇拾所歷而記之，用備他日之回嚼。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撰於威海衛。

國民政府行政院祕書長
褚民誼博士主持
上海醫師聯合會主席
宋國賓醫師主編
之
醫藥評論月刊

本月刊內容，分社論，社評，專著，譯述等欄，撰稿者均係國內著名醫藥師，按月十六日發行，從未愆期，現已出版至第六卷，實爲研究醫藥學，及灌輸醫藥常識，評論醫藥設施之唯一刊物，且內容豐富，訂價低廉，尤爲他項刊物所不及，
定價　每月一厚册•每册大洋一角，全年十二册，預訂大洋一元，國外二元五角，函索樣報，附郵票一角，即刻寄奉，
總發行所上海亞爾培路四百〇八號上海醫藥評論社，

東南交通周覽會

第一線游覽日記（下）

趙叔雍

第七日　四月五日

時起，在校中盤桓，并瞻視縣中街市，遂至城外，試登城樓，爲自治辦公之所，布置亦尚整齊。或告我此後青田車路，卽在城基上行，省費多多，亦刱舉也。漸下舟，由智溪而下水，甌江水急而淺，水底有灘，舟行其上，水聲激湍，似在桂林矣。

十時三十分，舟抵溫溪，行三十華里矣。卽於溫溪換乘輪船，自埠灣以轉入甌江，卽於船中午餐。甌江本廣，沙鳥風帆，一一在目，彌爲心曠。

三時，已至永嘉境內。同人議先游江心寺，蓋在永嘉江中，爲一孤嶼，似焦山之在鎭江，沙面之在廣州也。遙望兩塔，翼然對峙，然已廢矣。嶼後爲龜山蛇山爲之屏障，氣象崢嶸。同人登岸，先瞻謁文信國祠。中祀文山，旁附以明禮部尙書顧瑞屏之位。廟甫新修，輪奐均美，四壁石刻均遍，其尤著者，爲阮元楊炳謝啓昆所書。中懸巨額曰萬折必中，蓋順治閒永嘉知縣楊繩武行書。又有宋文信國石刻像，乾隆閒秦瀛爲之長跋。正殿側卽爲江心寺，瀕江而建，氣勢巍峨，沿水

雁蕩山靈岩寺前望天柱諸峯



一九一四二九

繚以短垣，並置石塔。入爲正門，門內一重爲韋陀殿，更入爲正殿，額曰圓通殿，內榜曰鎭定中川。前爲院落，嚴整方潔，其西爲卓忠貞公神祠，蓋殉於明建文革除之役，祀之以彰忠節者也。浙江學政雷鋐於光緒七年上額曰忠炳幾先。兩壁均歷代重修碑記，祠西爲廊，通廊之別一端，爲一小院，院有靈壽泉，凡擲物泉中者，浮沈數四，而不遽下，故邑人名之曰廉泉。又俗稱凡人至此而飮泉水者，必且重游一次，試之每驗，故又名之曰回頭泉；而同人以此地淸奧絕俗，咸思再游，則各盡一杯焉。

泉外爲偏殿，供三世如來，額淸輝二字。則宋高宗御書。蓋建炎南渡，高宗曾與信國同來此寺，徇僧請而書之。楹前院落，別有石刻二字，與此同，而儀徵方鼎銳爲之跋。據云：董香光嘗稱思陵於書法最深，此其手迹也。又謂高宗避兀朮，泛海至溫州，註蹕州站，二字想卽此時所書。時二帝方北狩，而帝猶爲此，其好整以暇者乎？原本爲淸暉浴光四字，寺僧爲刻木榜於孤嶼龍翔興慶寺中，戴鶖峯廣文復爲之勒石，而浴光二字已廢。其外爲石刻蘭花一方，則周斗山作，其地曰去來齋，蓋取象敎之義而得之。其右爲方丈室，有宋陳摶書壽字石刻。其外則爲寺外，寺外瀕江處，有合抱二樹，扶疏可觀，倒影淩波，不知其若干年矣。寺外有碑亭曰謝公亭，蓋志靈運永嘉守之去思也。吳興林道尹鐵尊涖永時，重爲勒像建亭以紀之。謝公亭西，有小垣，垣內祠宇一所，蓋爲浙紳徐班侯設也。徐祠後爲小山，一石碑題前永嘉太守覺山像，足以見其遺澤之悠長矣。

謝亭之次，又爲明溫州郡守陸公古松祠。祠中有塑像，廟貌肅然，其兩旁二像，一爲其曾孫永嘉知縣陸𡋯虛，一爲其曾孫平陽知縣陸𡋯抑，均有德政，故合祀之於一祠，題額曰陟庭繠慕。聯曰遺愛難忘一太守，後昆垂裕兩曾孫，亦甚典重。暢游至此，江心寺之勝，庶幾盡窮之。遂以原舟至江岸。永嘉爲府治，而人物代起，商業駢著，市儥整潔，杭州甯波以次，浙江其以此爲通市矣。

六時，抵永嘉投宿新同華棧。此間客寓亦整潔，似吾蘇常諸處，足資旅途之樂矣。縣長約晚飡，並爲道仙巖瀑布之勝，高數十丈，爲永嘉瑞安交界處，爲永之南向，而白水漈則在江北岸，爲宋葉公讀書處，瀑布亦佳，雖視仙巖爲小，而亦有奇景。同人相與神往，爲惜游程已定，不及更爲蠟屐也。

永嘉以海肆，習俗奢靡，婦人好爲濃妝，而人物留秀，學者輩出。山川毓秀，殊屬不虛之言。民風淳樸，近茲初無匪患，而人工奇廉，故本地所產者，價亦至賤，蜜柑爲最勝品，每元廉時數十斤。皮箱之奇大無比者，僅十元八元。青田石章，每方元許至數角而已。且民多巧思，能治工藝，故青田石行銷遍於歐州，而其他小工業，亦多有可觀者。

八時三十分，薄游市街歸息。

第八日　四月六日

八時起，以人力車往游公園，公園即城垣之次，闢而治之者也。永嘉東南有二小山，西曰資福，東曰積穀，二山之間，繚以雉堞，即為城垣。迨民十五年，邱定侯來任縣長，集款五萬元，去其垣，即於兩山間隙地數百畝，植以卉木，以為公園，林亭楚楚，花木宜人，曲檻長橋，儼然南垣所疊成者矣。資福山下有大舍可容千人，以備集會之需。而積穀山下，則有二巨石，翼然對峙，僅通一徑，則名之為小石門洞。入洞別爾開朗，為一小園，花木扶疏，極多清趣。園門題東山書院四字。



雁蕩山大龍湫

園中有屋數楹，中祀晉郭璞。屋旁由山徑，至於山趺，別有小樓三層，其下即為山坎。樓為永嘉詞人祠，設五位，一永嘉詞人，二游宦詞人，三流寓詞人，四閨閣詞人，五方外詞人，秩然有序。余竊思一百年後，必廁諸流寓之列。來享此邦煙火，甯非怪事。樓中楹帖至多，均集詞中語，有極雋極妙者。更上一層，則為憩息之室，懸額曰此地宜有詞仙，蓋白石詞中語，摘書於此，適合分際。樓三面臨空為窗，可以四望，因山依樹，闢此傑構，眞足以位置蘭畹金荃諸君子矣。樓建已逾十年，蓋亦林道尹所為，林為況蕙風先生弟子，作詞精而且多，其已行者曰半櫻詞，故提倡詞流，不遺餘力也。

出詞人祠，遂復繞至積穀山後，別有高處。拾級而登，半山有壇，一大樹臥其上，已枯死，而虬龍屈曲，猶有生氣。壇上本為飛霞觀，今亦燬，碑記猶儼然在目。半山岩石上，有謝客巖三字，作小篆書。據縣志謂為謝靈運所手書，未知信否？其旁有元人韓奕題名。下山，逾公園中，有戚繼光紀念碑志，所以勵抗日之將士也。公園假山，亦甚敏妙，而園外一路，即為謝祠路，足見遺愛之深。漸登資福山，盤旋以升，山不高而氣勢雄壯，瞬息已登其顛，有延壽寺，蓋尼庵也。入而品茗，老尼二三人，據杵搗衣，中懸巨鐘，題華蓋山容成庵，置蓋此山占地甚廣，名華蓋，資福

僅一角而已。容成即延壽之舊也。過延壽寺，循山轉折，而至資福寺，門臨大道，繚以短垣，山屏護擁，全城在望，逗留其間，頗足自雄。再至寺後，爲最高處，有亭一，占地甚巨，曰大觀亭，然不甚高，則以此間多海風，易受摧折也。

既下資福山，以人力車至甌海關監督公署，至其廚庖之次，有敗屋，屋下一泉，謂爲王羲之墨池，有墨池二字石跋。跋者謂此本爲王所自書，已久佚，米元章爲補書之，又佚去，茲則黃天謀於乾隆五十年所書矣。漸至署東，觀詩人祠，則曩者監督冒鶴亭所置也。平屋五楹，中立位曰永嘉歷代詩人之位，壁泐二石，均冒氏所紀。前爲廣場，今祠宇已爲警察教練所之用。余赴祠時，正殿即爲警士考試之時。人人搆思而屬筆，余以爲警士而知詩，必以月明無犬吠花村爲佳句矣。更前別一院落，前有小池，竹石叢立，彌多清趣。池上石刻楹帖曰，把酒長看劍，焚香夜讀書，款署王羲之，夫晉代安得有楹聯，此蓋後人集王字而成者，即署其款記，亦復不思之甚矣。晤署員陳仲陶君，出眎所撰墨池考，裒然巨帙，不更贅。關署爲舊鎮衙，而詩人祠前，更爲名園，故雖荊榛，仍有雅處，似亂頭粗服之一例傾城也。

十一時，至縣公署，觀所蒐藏之本邑出品，農工咸備，庶績蔚然。少坐，再以人力車赴圖書館，其地爲孫仲容先生居，捨宅爲書藏者。仲容先生學問經術，人所共知，不復具書。其地在永嘉西門，附郭之居，繚以一水，面挹西山，晴爽之氣，撲人眉宇。入門，花所井然，泉石無恙，亭台結搆，無一不佳，門內有籀園二字，爲南通張季子書。更入一室，則譚組庵榜其室，則曰籀庵，中設仲容先生像，兩壁懸國史本傳及章太炎所爲別傳，述其學問甚詳，更內爲治事之所。中祀黃仲韶先生位，仲韶先生與余父至契，而諸子尤輒往還，累代交親，至此得謁其位，亦快事已！樓屋五楹，上以藏書，惜乏善本耳。冒鶴亭所集永嘉詩人叢刻，板存此間，同人欣爲各購一部。仲容先生爲瑞安人，永嘉別有故宅，旅舍善本尙多，惜嗣人赴瑞安，未得扣閽，一爲摩挲也。

十二時，應許專員約，在意大利飯館午餐。設此飯者，爲本地人，曾在歐洲，遂娶意大利女子歸，以西庖饗客，設肆瀕街，而永嘉人初不嗜此味，遂以折閱，比則屬之他人，改營中菜，甚豐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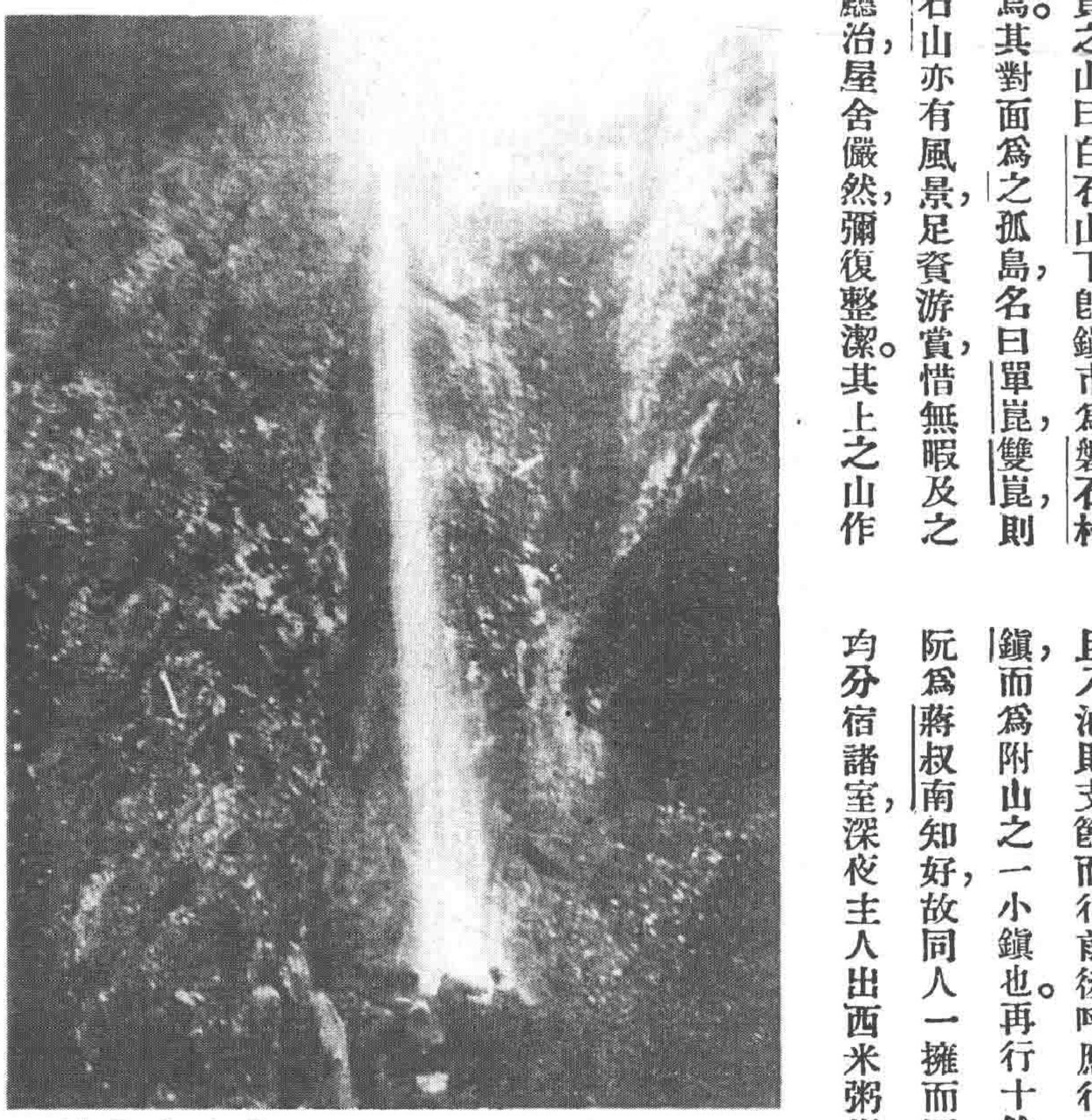
二時半，赴碼頭，乘樂清縣保衛團所備之樂安巡艦行，計程由永嘉至白溪，可二百華里，其所經過，爲海州，五牛，館頭，七里，黃華，翁坪，歧頭，萬橋，石馬，蒲歧，華秋，鴞頭，以至白溪。若至樂清縣城內而坐班船者，則由館頭，換小船行九十里可達。以樂清城內至雁蕩山，凡七十里，不如逕赴白溪之爲便。蓋通雁山之路凡三：一自白溪行，一自大荊行，而一自芙蓉村行也。

四時三十分，海船微覺風浪。其初行也，甫十餘里，而見磐石堆，此即樂清九條城之第一城矣。所以防倭，於今未戢，爲之奈何！城已殘

破，而負山面海，頗爲峥嶸，所負之山曰白石山，下卽鎭市，爲磐石村，兩炮台猶置土炮用爲拱衞焉。其對面爲之孤島名曰單崑，雙崑，則以其形勢山數而定之也。白石山亦有風景，足資游賞，惜無暇及之耳。遙望對海卽玉環縣，舊爲廳治，屋舍儼然，彌復整潔，其上之山作方形者，頗似方巖，蓋行三十里而已至館頭矣。其海面多沙船，桅高插天，船首作龍形，以壓海神，制作已古，而涉歷風濤，亦彌有堅力。由溫以至滬，時時作海岸線行也。(Coast Line)

五時十五分，過歧頭洋，其沿岸有歧山，上有平坦處，建西式房舍，舊爲西人避暑處，今已捨之，垂垂廢矣。其別一面卽玉環諸峯，矗立海上，似三神山，更十五分鐘而至樂清灣。由灣至邑市僅十里，漸卽飯於船上，多海味，亦別有風趣也。

九時二十五分，沿海停。其瀕海爲鹽場，船不得近，別以舢板渡至岸，次岸有長隄，深入海內，兩旁均池晒之區，類沮洳，行者偶一不愼，且入池，則支節而行，前後呼應，行十五分鐘始至荒岸，知此非白溪鎭，而爲附山之一小鎭也。再行十餘里，抵宅前村，卽投宿阮石泉家。阮爲蔣叔南知好，故同人一擁而至，其家屋宇閎敞，爲一村冠。同人均分宿諸室，深夜主人出西米粥以供客，香甘可口，似在上海華懋飯店八樓矣。兩點半入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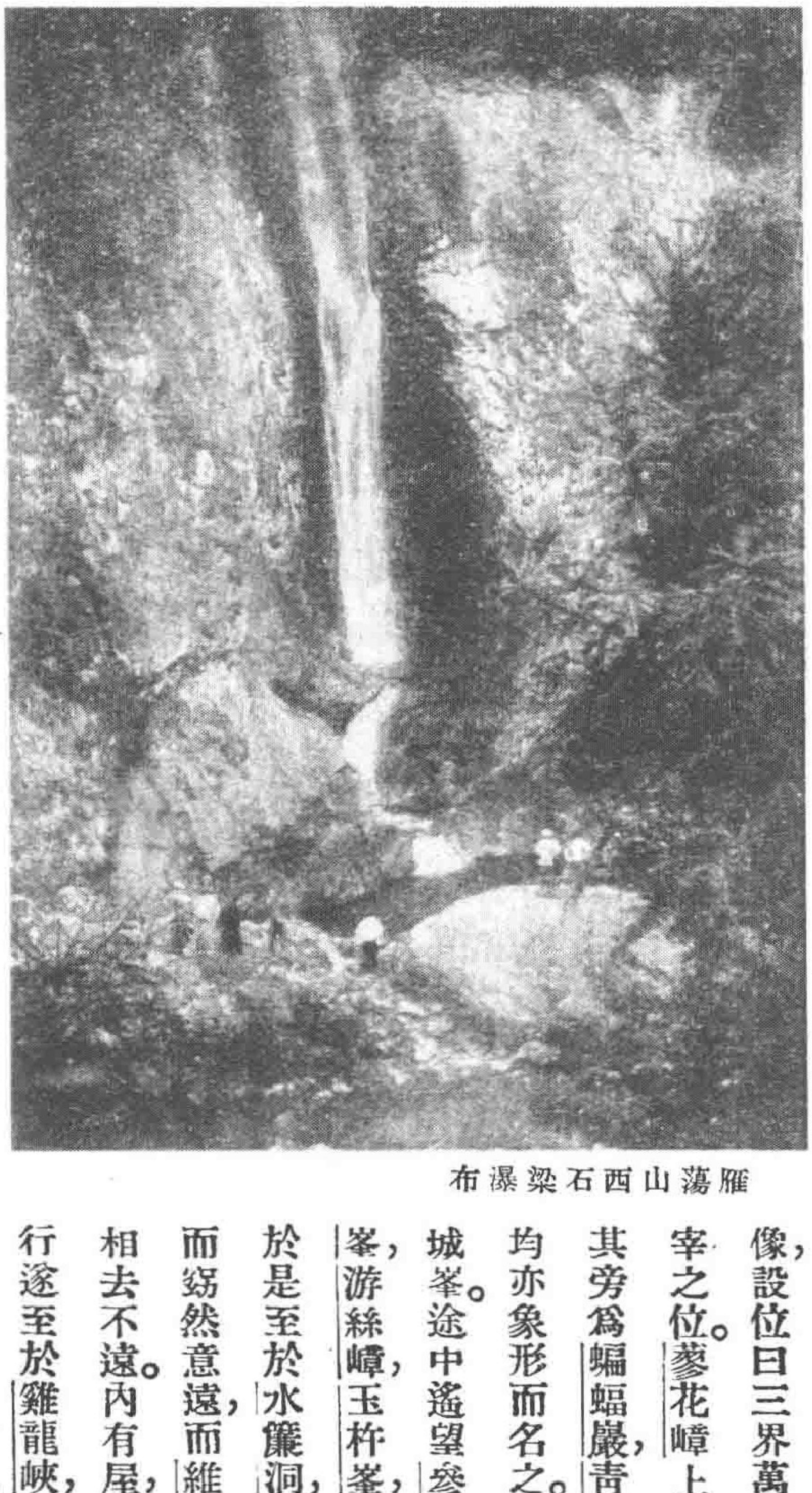

雁蕩山小龍湫

第九日 五月七日

八時由宅前村賃轎上雁山，自宅前至靈巖僅十二里，爲最近之路，行十五分鐘而至白溪街，(距宅前凡五里)其地之山爲獅子峯，亦可登陟，則下輿登山，望見羣峯拱立，知爲雁山矣。喜不絕心，笑形於口，其地山石亦黑白相間，微類仙都。諸山均作斜陂形，而雁山獨突兀衆前，層層高起，有時懸崖削立，知其與羣山之不同矣。

九時十分，到章師岙，此爲將至雁山之山門，其地已有淺流，與人絕流而過，過此爲塘頭，峯巒之勝，一一入目，蓋漸漸已經響鈴頭矣。

遙望睡猴峯，其勢可掬。高處則爲將軍峯，鎧甲儼然，再進爲大鐘石，形似寺鐘，而鐘頂一石似伏龜，維妙維肖，望之令人失笑。迨抵其地，下輿步行，捫山而上，先是一小洞，更進爲一溪，水琤琮如珠，時回頭一顧，四壁俱山，已入深嶂重巒之裏，其境爲匪夷所思則再進爲龍游洞，洞中有屋，叔南尊人所建讀書處。洞前正對三折瀑，自上方而下，凡三折，余等所見，則僅二折而已，下承以池，瀑之下也。委宛有致，又與石門所見爲不同，蓋雖不大，而別有幽致，不易言宣也。再進過猴頭峯，龍頭峯，以至於蓼花嶂下之淨名寺，蓼花嶂爲一削壁，上有花紋似繪蓼，故以名之。淨名寺當前一路，宛轉以入於大殿，殿後卽爲嶂壁，臨嶂有洞，爲塑五百羅漢，而署之曰散花庵。就庵以入，別過石穴，其深處題曰蓼花深處。再轉以至於淨名寺之偏殿，雅潔可喜。同人治茗其間，治茗所在曰挂錫閣，有梁茝林中丞攜兒往游之題名。淨名寺所以爲淨名居士設，居士有神通，佛所深敬，輒臥於家，故洞中塑居士睡像，設位曰三界萬靈十方眞宰之位。蓼花嶂上爲金鼎峯，其旁爲蝙蝠巖，青蓮巖諸勝，均亦象形而名之。再進爲鐵城峯。途中遙望參差峯，龍頭峯，游絲嶂，玉杵峯，儼然可掬。於是至於水簾洞，洞雖不廣，而窈然意遠，而維摩洞亦正相去不遠。內有屋，已廢矣。前行遂至於雞龍峽，正在維摩峯前，再上爲餐霞洞，逾此可見犀牛望月峯，以至五老峯。自淨名寺後曲徑崎嶇，跨巖越峽，肩輿所不能至，同人至者，仗濟勝之具耳。至五老峯，同人始折回淨名寺，方其過水簾洞也，上有飛瀑，自鐵城嶂而下，破空飛舞，勢如玉烟，故土人卽名之曰白玉烟。其前復有梅椿巖，則一石嶙峋瘦怪，似梅椿之爲木化石也。雞龍峽前有一石植立，土人則名之曰一枝香。凡此游程，均至勝之景也。



雁蕩山西石梁瀑布

十一時三十分，由淨名以肩輿赴靈巖寺，先過吉星橋，可以望見睡猴峯之神似，於是過響巖門，安坐岩，以至於靈巖。方抵山門，已見天柱峯矗然直立，寺外有老衲拜佛巖，木魚峯，而寺後爲錦屏嶂，益

一九一四三四

見幽勝。同人先議今夜宿此，則入寺小憩，分陳襆被，然後午餐，餐後余與同人復出游靈巖諸勝。先見雙鸞峯，其下一石爲美女梳妝，更右爲象鼻峯，隱龍嶂，而捲圖峯，卓筆峯，亦在此可見。隱龍嶂次即小龍湫，凡三百尺，草密林深，泉清石秀，幾疑仙國，非復人間。於是同人就此攝影。更向右行，即爲插龍峯，而獨秀一峯，均在眼底。插龍峯頭有藏珠谷。則以二石相閒，中含一石，如圓珠也。再過則爲龍鼻洞，洞高數百尺，拾級而上，中有佛像，淸水一泓，少息於此，更行而前，爲安禪谷，以至於屏霞嶂前。入屏霞廬小息，即蔣叔南先生別墅也。矮樓三椽，淸雅宜人，入此者必不有紅塵之想，楹帖匾額，多出名手，而樓上先生復自書詩幅，張之素壁，增輝不少。再進而上登天窗洞，其地徑狹而峭，其最高處至無石級，登臨洞次，則知此洞之在最高峯頭，且有四穴，可以通光，故洞內甚明亮，惟頗深，無由下洞一觀也。天窗洞前路次，有摩崖大字，初不甚精，更外則爲小旗展旗二峯，由以上望最高之金烏玉兎二峯，別饒奇趣，而龍王霞嶂二洞、亦在其旁，惜時晏不及更盡興一游耳。

五時，歸靈岩寺休息，叔南以本地所產之柚子見餉，頗甘，問之知土名爲炮，全山僅一樹有之，年實數百枚，價亦一元僅得四枚，爲名產而又罕見之物也。夜飯後沐浴入睡，合眼即鼾聲大作矣。

第十日　四月八日

八時，早起治餐，即以肩輿出靈岩寺，沿途見五子峯，觀音峯，小剪刀峯。直行西向，遂度馬鞍嶺而至大龍湫，自出發至此，已過一小時矣。蓮臺岩，鷹嘴岩，玉屏峯，紫霞嶂，諸勝，亦均歷歷在目。迨至大龍湫時，先過睡鹿峯，既過大剪刀峯，一篷峯，而至於瀑布之下。其地四壁高山，如圍鐵障，羣峯均高四五百尺，而龍湫瀑下，逾五百尺，下入深潭，旁臨淺谷，細草蒙茸，巖崖削壁，一望無際。而四山宙合之中，平地一方，適足資游人之嘯傲。蔣君叔南復搆三椽於瀑次，謂之觀瀑軒，面瀑有窗，眞能



雁蕩山梯雲瀑

洗盡凡心者矣。龍湫之上，爲龍湫背，自別路亦可登陟，觀瀑布之盪激而下，惟費時較多，遂輕輕捨去，亦彌足悵然已。

十時三十分，留連片刻，即轉道華嚴嶺而過東嶺。東嶺美不可言，羣峯來赴，咸有名目，未暇列舉，亦姑聽之。時西望一高峯突兀雲半者，即雁湖也。雁湖無官路，肩輿所不能上，余亦嬾於步行，捨之而過，再經仰天貓峯，前向以由上垟村至上馬石村。

十二時，就上馬石村胡仲信家午餐。胡君爲叔南至契，且極好客，行旅所過，每以此小憩者也。主人殷勤料量，有田產，故能款賓，家屋尤井井，楹帖幾滿，余與同人，醉飽之餘，益用爲樂。

二時二十分，由上馬石村赴梯雲谷，僅二里耳。行不及十分鐘，即到。先見石表峯，迂迴以上山，披榛斬棘，僅乃得通，先過一石穴，兩端可通，似火車之隧道。再進始爲一谷，亂流疊石，雅靜無匹，其地四圍均山，就山穴以下窺，則平原疇綠，均在足底，知此山之不爲低也。更前即爲梯雲瀑，水流琤琮，雖視龍湫爲小，然亦足以怡情。且龍湫四壁均鐵山黑石，此則前爲溪谷，清溪微流，野花石徑，又別有園林之風趣。且龍湫一白而下，無有渟泓，此則分爲上下二層，且瀑布一道而下，至半山則分爲二股，其入澗之處，乃分作四股，益臻清麗。

三時四十分，下梯雲谷，前赴西石梁洞。浙省名山，多有石梁，天台爲最勝，而雁蕩諸梁，亦均可觀。行十里，費二十餘分鐘，始抵其地。本來峯巒迴合，至此乃一峯如嶂，微凹作環抱形，而瀑布即自此環中下注，高與小龍湫相等，約二百餘尺，砉潡而下，氣勢亦極雄奇。瀑布之左，半山有洞，甚廣，其上爲一石樑，橫亘似托住此山，不令覆沒其洞者。洞中遂有樓屋五楹，爲尼庵，老尼居之，不問塵世以外事矣。拾級而上，小息其地，更登樓爲正殿，供如來，經卷陳諸案頭，其上即石梁，無自攀登，然觀其結構之奇，亦頗參造化之妙。所惜者梁在瀑西，屋於洞內，就屋卻無自見瀑，徒聞琤琮之聲，間有風吹瀑到此，如微雨而已。洞後有小穴，可通至石梁之上，獨無路徑，同人有賈勇者，蛇行以登，亦至險矣。

五時，由西石梁回，途中過含珠峯，兩峯相間，中有片石混圓，眞成銜珠之勢。冉過寶冠寺址，紅岩洞外，而至於梅雨潭。潭在高山中，清流亂石，大致與梯雲相等，而葱蒨過之。門前似梯雲，而內則愈轉愈深，愈高愈上，屬攀藤草，亦屢躓泥途。其最上者有石級數百，循之以上，抵一洞名明陽洞，近前者微作斜陂，而上覆如圓穹，泉流滴滴，草潤如茵焉。少留已天晚，即遵道而行，過芙蓉峯，誦經巖，以至於能仁寺。

七時三十分，至能仁寺宿，距梅雨潭凡十餘里，均山道，故輿行至緩也。此寺爲十八羅漢中之第五羅漢諾詎那尊者所開山，剏於東晉，盛極於宋，屋宇甚宏，有樓舍可容客百人。其山門之外，別有廣場，

正修繕大殿也。寺外為燕尾瀑，不甚高而頗寬，其入溪之處，分作兩股，故以燕尾名之。余儕來時，天已黑，而燕尾琤琮，望之猶得其彷彿，既至覓舍治衾枕，晚餐後即睡。今日攀援至高亦甚矣其憊矣。

第十一日　四月九日



七時三十分起，早餐後，出能仁寺，重觀燕尾瀑，又至寺左觀鐵鑊，蓋有宋元佑七年有僧千人過堂因製巨鑊重一萬七千斤，現已棄之田間，雖有破裂，而全鑊猶存，敧置外向，中立十人，猶復空空如也。內布施檀越之姓名，亦歷歷可數，已詳金石志中，不更贅舉。能仁寺之東，有目蓮救母峯，筆架峯，呼猿峯。燕尾瀑上為千佛巖，遠望雲中最高一峯，即百岡尖，為雁蕩之祖峯最高者。惜未由躋攀，徒於雲霞欝蔚中一望而已。其西為將軍巖，千佛岩之右，又為對人峯，繞寺有溪水，為斤竹澗，直通於海者也。循水往視，一轉折而至鐵場頭，因水來有場，故以鐵名，其地雜花野竹，別具風光，不似雁蕩全山之廉悍，而多疏秀之氣。其地舊有行春橋，已廢，而山趺猶刻行春橋三字，傳為明建文太子所書，則以成祖革除之役，建文顛沛南遷，曾披剃於此間也。由能仁寺至斤竹澗，凡三里許，斤竹澗計有十八潭，均著盛名，為風景絕勝之地。披荊斬棘，捫石攀崖，有時涉水，則以輿夫挾持而過。有時陟山，則以竹杖策支以行，僅至第五六灘，而行者已疲憊不堪，按其程途，先至半月潭，而至經竹峽，以至鏘金潭，漱玉潭，更進過十八潭，則為大海。旅行者雖奇苦，然幽儁冲雅之樂，則為雁山所獨有，而游雁山者，又多未曾一至，故足以傲視霞客，不僅平睨近數十年來之游雁山者也。

九時，以原道回能仁寺，早餐。餐後由燕尾瀑，霞映潭，以過龍天嶺，馬鞍嶺而至上靈岩村，下靈岩村。其地經行，亦眞極美極勝，肩輿綏綏而行，乘者垂垂欲倦，眞有莊生化蝶之概，不僅是游觀之樂而已。

進抵下靈岩村，卽陟上龍王洞，凡十五里，其地艱險高峻，殊不易行，同人有下輿而步行者，心旌搖搖矣。循級以升，隨路而轉，至於洞前，有龍王廟，遂憩息其間。廟前花木繁榮，令人歡躍。廟塑三像，爲三龍王，曩者春秋二祀，用爲報饗，知其必著靈異。功德在於生民也。洞雖不大，位置楚楚，頗足宜人！

十一時三十分，自龍王洞上仰天窩，蔣叔南君別墅，今日治餐相約，亟亟來赴，其地益險峻，僅有一路可通。乘轎而上，足幾視首爲高，知其陡然直上之勢矣。再過兩峯，相盤旋間，有一豁處，置一尺闊之木板其上，架於兩峯，以通行旅，下臨無地，上視極高，怯者至此，幾有心胆俱裂之勢。蔣君則謂傍晚去板，則安然酣臥，無論何人，不得飛渡至此矣。迨抵別墅，花竹蕭森，池水一泓，可供游泳，平屋三間，別具庖廚，其角上山勢微高，則建一碉樓於上，設小穴外通，以便防禦。又蔣君以山路迂迴，上下不便，則備一號筒，凡有所需，大呼於山巔，村人必竚足以俟，則蔣於山上就筒中告似所欲購者，須臾卽可致之，此亦奇巧之法矣。就仰天窩四望，後爲雲霞嶂，而聽詩叟峯與雙鯉峯，亦約略可見，俯視則靈巖，天柱，均寘之襟袖間，斯爲奇觀。

二時五十分，下仰天窩，取道東此，先過龍王洞，漸至羅浮洞，再過朝天魚峯，而峯下復有三洞，均軒豁呈露。其有一洞，遠望之如三星者，曰三星洞。再過一洞，石壁上有梅花形，則曰梅花洞。再至一處，洞宇較大，內有石子堆砌爲尼庵，則爲霞嶂洞。霞嶂洞前，舊有一學院，已改爲僧寺而又廢矣。洞中寂無人烟，神貌尙完整，塑道家像，洞上爲高峯，曰雪花峯，及前又過淨名寺之山門，而過繡閣峯，連雲峯，雙筍峯，以遠望靈峯寺。再過遂至觀音洞，洞在二峭壁間，一線見天，爲屋九層，隨山以高，大殿在第九層上，更下爲客堂，可容數十客。再下爲膳堂以至休憩之室，於此凭闌一望，則錦雞峯，蠟燭峯，香爐峯，玉筝峯，犀牛峯均在前席，又於洞側望兩山之邊，有一人形之石，斜睨逼似者，土人則謂之曰本洞土地。盤桓半小時，遵道而下，再東北行，不半里而至北斗洞，亦在半山，拾級以上，屋宇半在洞外，半在洞內。其在洞內者，卽無簷頂，而明堂中半爲青天，半爲石拱，卽雨時，亦僅一半有雨，其在洞內之半者無雨，亦妙事已。殿宇在洞內，凡四層，依巖崖以築成之，其下爲廳事，上則爲客房，題曰海會，更上爲集賢閣，其第四層曰三寶宮，則祀神之所在也。所祀玉皇大帝北斗星君諸神，其在洞外與巖相衡宇者，則爲客房，布置勉爲整潔，然建築不甚佳，而同人宿此者，或患其潮濕。

七時半，卽於寺內晚餐。樂清縣長馳來爲主人，晚飯後，道士出箋紙求書楹帖，爲作十餘聯，筆墨既非習用者，輒患不文，徒喚奈何而已。漸卽入睡。

第十二日 八月十日

八時起，大雨如注，余志在游覽，雨非所畏，因慫恿同人携雨具外出。以肩輿行，先過戲獅峯，再過孔雀岩，而至將軍洞，此洞視觀音洞爲大而視北斗洞略小，介於兩山之間，洞中復竅其洞後二峯削立，中露一線微光，即此微光中視壁間一石突出，如將軍之介胄者，故即以爲洞名，然非知此者引導而觀之，且不可得，甚矣夫旅行之有要於案內也。洞內復分二層，其下爲客室，上祀神像，中爲如來佛，其偏西之一龕，則祀聖母。屋宇初不整潔，而洞中淩雜無次，乾草亂石，幾已滿布，急待整治矣。

九時十五分，輿至南阬口，其地層巒疊巘，一排五山並峙，成五圓拱形，土人謂之五馬回槽，以其似馬尻也。兩馬尻間，微有凹凸，有小瀑布外注而下，其上復有二尖石，土人謂爲仙人疊瑞峯。入峯之地曰石樓，一進石樓，諸景呈露，此蓋靈峯之至勝也。再行七里而至古竹洞，拾級以上，峯路依迴，愈上愈高，五馬回槽，在其足底矣。將至洞口，遠望有飛瀑一道，美至不可名狀。轉折迂徐，下瀉谷間，爲九龍瀑，蓋以折九阪而始下也。及最高處，一轉而至於洞口山門，此爲道家崇祀，屋亦依山結構，屏洞而施，中爲二楹，上祀玉皇，前爲小院，繚以短垣，樓上則爲客房，亦可容五六人。玉皇案次，並祀本洞一道士，名王雲山者，年甫二十餘，雲山從道於此，前年大旱，闔境求雨，雲山自墜於大龍湫中，用以求雨，瞬息甘霖溥遍。六日後屍亦浮起，面目如生，見者知其已爲尸解，因祀之於此，以匹玉皇，亦郡人報德之誠也。

十二時三十分，即在古竹洞午飯，飯後肩輿折而南向，行一里許，至於南碧霄洞，亦祀道教，屋三椽建於洞中，面對駱駝峯，雙拱翼然，對峯爲一小室，可以奉客。洞在正中，於登梯之際，見壁上有唐開元題名，此爲雁山題名之最古者矣。旋出洞下山，而雨勢益巨，遂歸北斗洞。其將至也，於靈峯驛亭之下，復見有雲板洞，因駐輿往視，過菓盒橋，至於洞口。洞不大，內有村屋，農人資之以避風雨，少視即行，遂歸舍櫛沐。計自遷程十日，至此始偷半日之閒，以爲撰述游記繪畫之餘暇也。

八時，即於洞中道院晚餐，餐畢漸睡。

第十三日　四月十一日

七時起，即束裝治早餐而離北斗洞，漸過謝公嶺，道途坦整，行旅至便，訊之則叔南介弟所修也，爲之欽佩不已。行三十分鐘而至北石梁洞，洞外大書深刻石虹洞三字，則以此梁正如虹霓之在天半也。於此望迎客僧峯，得其神似，迨拾級入洞，則中爲佛堂，堂前隙地，石梁即橫亘其間，一端通石壁，一端著地，作半拱形，正如虹現，此洞似敧斜，門有大石枝之。洞中屋舍儼然，外向者有短廊，客房亦尚潔，叔南謂曾居此習靜，余無此緣，乃不能從焉。

九時半，輿行十里，經避水嶺，循上湖，過溪前村，乃至卓嶼。其地有

小學校，假以小息，學校設仇氏宗祠內，教授學生，亦多仇氏，蓋宗塾也。小息後自學校行，而過華台村，以至於南閣村，南閣爲明天順間禮部尚書吳綸家，綸貴謚恭毅，墓卽在村外，翁仲儼然，時雨勢益猛，遂駐輿小息，俟雨小再行。瞬至上水關，而踏屏峯，而橫游之仙游洞，而會仙洞，雨大則雲盛，雲昏而迷山，山腰以上，青葱微露，山腰如束玉帶，而其下又急雨奔馳，此景眞不易多得，爲可觀也。

十二時，過黑石山，以其山色絕黑，蓋中蘊鐵質也。漸至硑頭鎭，距仇氏學校，約二十里，同人遂止於其村人葉姓家，治午飡。葉姓爲一老農，謹愿而薄事田產，故屋宇較廣，且有樓，以備同人之投宿，無懷葛天之民，信有其致樂之道，非世外人所易知之也。餐後，遂乘輿過嶺，其上均爲黑石，蓋有鐵質，行約二里許，風篁成韻，翠滴欲流，非復黑山之童而嶙峋矣。瞬息遂至散水巖，遠遠猶望見仙杖，會仙二峯，仙岩洞距此不遠，惜時促不及往視耳。散水潭，雨崖均爲黑石，作半拱形，山石多犖确，正於雨崖凹處，飛瀑奔流。其前爲一池，池旁又一小洞，可以攀荆闢棘，而赴洞觀瀑，益得其飛舞之趣。水作深綠色，潭則甚大，似較大龍湫潭爲尤巨，潭中復有數石立峙，石壁則多書帶草，生夾縫中，石壁上有斜裂處，以洩水於潭中。盤桓片刻，遂更行二里，至獅子峯，拾級以登，上有石洞，顧不甚大。其地山形，有如太極圖者，有如獅子戲球者，故卽名洞曰獅子洞。在光緒間，曾有楊姓者至此結尼庵曰觀音庵以居，迨庚子年，更有來擴治之者，登臨一觀，山水之勝，盡於此矣。洞上後有一小峯，如獅口之銜球，洞中且有清泉，無山攀躋，殊以爲恨。其名獅子者，蓋謂大獅小獅似父子耳。土人之名，亦殊異矣。登獅峯時，先觀滴水岩之小瀑布，卽在正面，瀑亦非細，特此間瀑多，遂復不以爲意，遠望則觀音岩之龍瀑，浩瀚無匹，隔山望之，歷歷可見。於雨山中，懸匹練，遠視亦至美，蓋上下均石，一罅而下，斯爲別境耳。山足之下，有土法鍊鐵廠，卽以本山之鐵砂冶之，凡巨爐二：一煉原料，一煉成爲鐵。既下山，遂轉道赴龍溜瀑布，繞登山頂，見半山上復有一山，水從半山而下瀉，闕口處適有天然大石闌當之，故水勢益復促急，長流下注，飛白四濺矣。少息，更以肩輿登此半山，路極峻險，輿人爲之卻步，則由石壁捫攀以行，潤石斜陂，不能著足，終至其水窮之處，則爲湖南潭。又一瀑布，蓋此爲山上之山瀑亦瀑上之瀑也。本來瀑布，非疊山重泉，不能奔越而下。龍溜之佳，正以湖南潭瀑之大耳。此爲水盡之處，兩壁均山，而自湖南潭至於龍溜，水成一溪，行石崖中，亦復洶湧可觀。龍溜之頂，適有平地，已有爲磨崖者，邱縣長以爲請，余歸遂復書四尺巨書龍溜二字，以旌其石。湖南潭瀑，不高而甚廣，下有深潭，石尤奇而且絕巨。其潭或謂深至數十丈，四向均圍以山嶂，雖不大而甚雄峻，其前別有一巨石，故瀑布至此，分爲溪流以下注於龍溜。湖南潭上，別有源頭，無從問津，僅

爲悵望。自湖南潭更上，卽可步行至雁湖，同人無此勇氣，余亦隨衆而下。

四時五十分，肩輿至寒裏潭瀑布，較大龍湫爲寬而無其高，計之約二十餘丈，大龍湫則五十丈外也。因其地之偏遠，遂不甚知名，游客亦絕少往觀者，實則其勝景不亞於龍湫，此遭承叔南先生同行，得其指引，遂獲一行，瞻此秘勝，殊足稱快。漸歸碙頭，途見仙人掌峯，仙人門嘴峯諸勝。

六時，仍至葉姓家。晚餐後，卽投宿其樓上。村舍別有風味，爲塵囂中人所不及知。語云：菜根滋味，士大夫不可不嘗，於此有之矣。半夜忽大雨如注，屋漏而雨侵客面，亦正涼沁心脾，不必謂爲行旅之苦也。

第十四日 四月十二日

八時三十分，起治餐，按原議今日游顯勝門石佛洞飛湫瀑諸勝，顧以昨宵大雨，水沒溪流，竟不可渡，僅能留俟後期，而賦歸歟，於是遂行。仍取原道，以直趨大荆，迨行半小時，過南閣，水深已沒踝，肩輿不能渡，遂由輿夫抱客而涉溪，溪中石滑如拳，亦復惴惴，幸無隕越，爲可喜也。

九時二十分，過下馬垟溪，有長橋，過之而抵龍皮插溪，以竹筏渡人，並渡輿，分數次而過，迴翔中流，亦至有輿會，爲同行者前此所未經之奇景。漸行漸遠，已不可見雁山矣。輿中默省六日來淸游之福，天假以緣，至此別去，雖泉石無情，亦頗爲之黯然也。更十五分鐘而抵干嶺，瀕江峙立，拾級以登，緣以鐵索，上有深刻伏龍嶺三字，則爲前所未有，而叔南先生之介弟爲平治斲施者。

十時二十分，過干嶺下，循道至大荆鎭，卽投宿叔南家。巨宅五楹，有樓，布置楚楚，叔南固好客，則多設衾袵以款嘉賓。同人至其家，初無不便，而所藏法書名畫，尤多涉雁山事者，叔南可謂敬其鄉而樂其山者矣。門有康南海書額廣院可停肩輿數十事，更進斯爲屋宇，其樓上特爲整潔之一室，卽所起居之所，地布茵席，書案陳筆墨文具者，叔南卽以款予，感幸無似。卽就以午餐，仰食其間矣。

一時五十分，以肩輿往觀石門潭之勝，蓋溪流至此甚寬，而適有兩山當溪如門，水勢至此，遂益湍急也。按記二山本爲一山，絕溪以過，至元三年，石奔山拆，始分爲二，遂有此潭。輿登山頂，俯視溪流，作深綠色，彌暢心目。盤桓久之，卽於鎭上觀市廛風物。流連緩步，約一小時而歸蔣宅，叔南先王以巨楮屬書，余因手盲，未能工此，重以雅意，遂奮筆直書，得楹帖四十餘屏十餘，以應荆人之嗜痂者。又爲邱縣長書龍溜二字，廣高三尺許，以壽之石，亦徒見其劣耳。

七時，應本地商會招飲於會所，會所在鎭上一小山之顚，有室供游息之所，登高四望，遠可及於石門潭，暢飲始歸寢。

一九—四四一

第十五日　四月十三日

六時，即起，以今日須長征，展轉至海門登輪船也。草治盤餐，而雨勢益大，然而行程已定，亦不更留，則冒雨而行，一切行李，則購草蓆數十方，各為之覆。部署初定，即起程行，循村路以至大溪，行三十分鐘而抵寨頭，陟一小山，名隘門嶺，其地雙峯將合，秀麗可觀。再行三十里，始至大溪，則溫陵縣所屬，同人不少停留，直至碼頭，則黃椒公司已以太平輪備駛。黃椒者，自黃巖至海門之輪，海門有此古名也。

九時三十分，舟發，夾岸均鎮市，繁庶可觀。其地江右屬溫陵，而江左屬黃巖，行十里，過古潘郎橋，余升舟頂四觀，猶見獅峯，隱約雲底，似同其惜別之心，有所不忍於之者。右則東嶽廟，輪奐尤美，而市集亦最盛。

十一時，舟仍前進，將至澤國，望樂清縣之方巖，別多古趣。水程共行三十里，而抵澤國。澤國已有公路通海門，少假以時，便可直通雁山，無勞舟車之僕僕矣。

十二時零五分，澤國下舟，換坐汽車，相距不過百步，便利異常。由此至海門，凡二十六公里。公司屬諸商辦，成績甚佳，辦理車務者，亦頗能盡職，於整潔二字，特加致意。車行十分鐘，而至潞橋，曩日公路僅通潞橋，則需舟行至此外換車矣。其地民房村舍甚多，而建築堅固，頗似碉堡，問之車守，則謂此間匪風熾，故家家咸設此防耳。潞橋為黃巖縣屬，其民本以强悍著稱者。

一時三十分，抵海門，下車步行，經市街以達於輪埠。先以行李，寘之船中，而復出治餐，船公司中知同人至，則設宴相款於四如春，味亦雋美。此地所產之橘，實金柑，為最美者，同人各購而攜去，盈筐纍纍。有一水果肆，竟為同人購之一空。餐畢，觀其市街，而後登船。舟山輪為航行此路之最整潔，同人分乘其大餐間，合得三室，互相毘連，料量益便。

五時五十分，舟行出海，余往來行役，多就火車，自三年前粵行以來，未嘗乘舟，重理故夢，樂乃不翅。晚餐後，與同人閒談而睡。

第十六日　四月十四日

八時，舟至定海，知其半日後始行，則咸下船，小事游覽。海濱有東嶽廟，偉麗無匹，則先往游覽。少頃，復前行，知定海之水產學校，為全國所馳名者，則往參觀，扣諸校門，得謁其校長。校長殷殷嚮道，於是先觀其陳列之室，魚種之多，形式之奇，為人匪夷所思者，乃多至不可勝數。外此水族如車螯，大可觸舟，同穴偕老，以雙蝦而蟄於腔腸動物之內，飛魚則雙翅儼然，均為未嘗經見者，大為可樂。巡行至二小時之久，又觀學校中所設之冷氣庫，貝殼製鈕工場，始與辭而去。

十二時，飯於邑紳孫君家，為叔南至友，故同人咸得附驥，以傳餐也。海門所產魚翅，雖不及小呂宋，而實為國貨，疇昔在滬購此，價殊

一九—四四二

奇昂，此間每斤僅合三四元，同人則咸負載以歸，累累如入鮑魚之肆矣。

二時，游成仁祠，所以祀明末殉國之諸臣也。在明末季，魯王監國於此，清兵來，勢不能敵，死者至萬餘人，而王妃大臣，亦多殉者。王妃投宮井，大臣後均葬於北門外普慈峯，蓋清兵既殺諸臣，合而葬之爲義塚也。迨康熙間，勒封勝國殉難諸臣，於是勒塚石曰同歸域，而建舍三楹於塚前，名曰存仁祠，以張肯堂爲首，祀從者何啻千百人，忠魂所集，聊得所庇矣。然祭掃久闕，漸就荒蕪，邑人之私淑諸忠者，不過年爲會祭，亦無力以復興崇祀也。光復以後，胡虜既殲，於是浙紳咸議重新堂搆，而遷成仁祠於舊鎭台署，鎭署固卽魯王監國所居，名之曰行宮者也。復爲重修山墓，奕奕有生氣矣。維時署趾爲官地，改建私祠，非經政府之允許不可，於是浙人於省議會中一再提出，幸獲通過，卽今之存仁祠也。祠前大空地，後人闢之以爲公園，造一亭，名之曰雪谷，則以張肯堂舊嘗搆此，今雖非其遺趾，而聊以存思古之幽情。更植花卉，建屋宇，於是裙屐咸集，寓游藝於表忠之間，其所以策勉者大矣。同人至公園，先至一矮屋，則民衆敎育館也。於是繞道至後殿，則棟宇翼然，中爲正殿，所祀以張肯堂爲之首，而李向中、鄭遵儉、董志甯、江用楫諸臣配之，計牌位數十事。合文武諸臣大小裨將，凡殉國者咸與焉。祠中楹帖甚多，而南通張季直殿撰所製爲之最，曰遺恨類崖山，島客同歸，麥飯冬青隨社祭。行朝書監國，黨人猶幻，桃花燕子愧忠魂。正殿之旁，爲左右廡，東祀諸臣，以張煌言爲之首，從祀亦數十位。兩祀殉難士民，以婁文煥爲之首，從祀黃希范、洪復儒，凡五十三位。正殿之後，則爲後殿，中祀魯王元妃陳氏，而配之以貴嬪張氏、陽王妃杜氏，均同死者也。張氏爲鄞人，別具傳記，不更贅其史事。其右別一殿，則祀殉節婦女，以張名振母范氏爲之首，配以其妻馬氏，其弟婦某氏，其妻某氏，而李向中與鍾鑾之妻妾，均列祀中，合之得五十四位，瞻仰至此，爲之肅然。其右則爲燕息之室，後殿之右，繚以短垣，垣外有小園，園中一井，卽魯王宮井，諸妃嬪於之以死者，可與張麗華之燕脂井，遙遙對峙，惟後主則庸懦縱恣，宜亡其國，而此則遭時不造，遂致偕亡，益爲可慟矣。井前有一碑，爲光復後邑人孫爾瓚所立，大書舟山宮井四字，系曰，此明魯王元妃陳氏殉難處也。義陽王妃林氏、宮娥張氏從焉。錦衣衛太監王相，內臣劉朝共殉其旁，阮駿立碑致祭，清兵再下舟山，碑被仆。事跡詳縣志及全樹山宮井記中，不贅。茲成仁祠既復故宮，爲補立之。同人至此，攬翠華之遺跡，瞻荒砌之淒清，亦同爲悲憤不已。暢游半日，始歸舟，而孫君以成仁祠徵文啓見示，因授而詳之，其啓事尤雋雅華茂，得駢體之正宗，因爲節錄其詞，以實吾文。

昔者留城改搆，佇想萊師，東萊餘靈，永言人戚。……矧鬼雄可

作，照灼於方聞；年禩未沬，崇隆乎人記。蒼頭特起，江東之卒八千，携手同歸，田橫之徒五百。焚山燼玉，獲鶴不歸，蹈海褰裳，杜鵑欲泣。際茲陵谷之變，益深坊樹之思。……時則諸田疏屬，矢守孤城，有夏遺臣，競收餘燼。申徒狄之非世，屠羊說之從亡。……寃禽併命，則碧血萬家，生魄隨君，則赤熛四照。邑皆王蠋，士盡彭修；此尤牧樵知哀，懦頑共奮者矣。方魯王以青社之胤，應丹穴之求，位未正於龍樓，地已蹙於蝸角，（正位句筆力少遜爲小疵）銅丸內潰，靈寶之師大崩，玉蘂頻呼，關中之漕莫繼。……洎乎會稽不保，甬東自遷，特魚鼈之浮橋，與鼉黿而同穴。行宮草市，閒道麻鞋。……秦庭夜哭，漢節星馳。弭棹蜻蜓之洲，乞靈龍象之藏，……既而蚩尤作霧，兀求乘潮，鵨子沈艘，螺頭失險；雖琅玡露次，呂嘉西行，而泥馬之渡未歸，紙鳶之援莫至。五兵咸盡，難摧突厥之鋒，七覆相循，無補晉師之敗。辛卯九月，城陷，諸先烈或登陴授命，或闔戶投繯，或前一尺而死綏，或率九宗而飲刃，淸淵偕赴，地同周氏之汪，淨土僅存，城是王蠋之塚。加以靈妃把玦，阿監彎弓，無道淸降表之羞，匪張讓沈河之迫，比之成都解甲，花蘂自謝於深宮，青城搜刀，犢車相從於鐵騎，其爲義烈，奚啻霄淵！嗚呼，剪鶉首而賜秦，鈞天已醉，戒鸞車而問楚，靈瑣難留。……故宜睢陽雙廟，常思臨渙之生平，子陵孤臺，永詰延平之慟哭。（以子陵匹睢陽微嫌較弱）顧自地墟東越，冢上北邙，金絲之壁既更，蕉荔之堂莫展，參軍收骨，徒沈峴首之碑，大令請祠，僅等秦壇之祭。以同堂之鬷越，兼叢社之卑陰，訊此遺黎，夙思改作。……北府之兵既解，西山之節逾隆，爰就故言，式新傑搆。妥忠魂於金板，表端操於珠邱，雲旗風馬，倘仿像於朝儀，築醑焚椒，庶激揚夫士氣。改建已定，告成有日，羅睺之劍，既駢列於前楹，舒姑絃歌，亦旁羅於配殿。城郭猶是，俎豆維馨。……竊以爲日月易邁而志節不磨，金石可鐫而文字尤永，誦彥叔之啓事，輒思驃騎之靈，讀皋羽之遺編，益重文山之死。湘君北渚，哀挽擘於離騷，樂府汾陰，望拜肅於協律。……廢齊網之方弘，遲夏聲之大振。所冀杜陵奮筆，廣武侯祠屋之詩，石笥攄詞，繼遜國名臣之贊。

四時，舟發，至穿山小註。同人知穿山以餛飩馳名，即登岸試食，始返舟休息。入夜，濤聲盪夢，即入黑甜矣。

第十七日 四月十五日

三時，到上海，時同人於暝茫中，握手而別。此行幾至兼旬，朋從文酒之樂，至此而各以散歸，亦彌爲黯然也！歸述筆記如右。

一九—四四四

漱珠岡遊記

馮植芳

由廣州市起程，過河南大約行個把鐘卽到漱珠岡。昔日海珠橋未建成時，往遊此者必需駕舟，不獨只多廢時間，而且於行旅上實感麻煩。況一水盈盈，若無可步行而囘之路，則或遇風雨時，舟不敢過，遊客非在那裏夜宿不可。故往昔海珠橋未成立之時，住河北的人往遊此殊少。蓋恐眞萬一不幸，去時雖天朗雲淸，但一遇風雨忽作時，則不能卽日而回，實感不便。而現在就不同了，這地自從那鐵橋成立之後，往遊者紛紛，紅男綠女，結隊成羣，大有遊客如雲之象！由此，可知道建設之宜興，交通之宜開，非獨在國家有戰事時抽調軍旅迅速，而且，於人民旅行方面，亦覺便利得多。

月之某日，我們四人，相約往遊此地。由廣州市買野鷄車而去，在先我們曾與那駛車的講明，至小港橋，車費八角，價錢講好，目的地我們也對那駛車的講定，乃一共登車。豈知車還沒有至小港橋時，那駛車的已將車停着，呼我們下車，我們一隊中除了那姓黃的，餘者實未嘗到過，這處是否小港橋，我們不得而知，正欲下車，却被姓黃的阻着說：「這裏不是！」

「是了，這裏是了。」駛車的見我們不下車，再大聲地說了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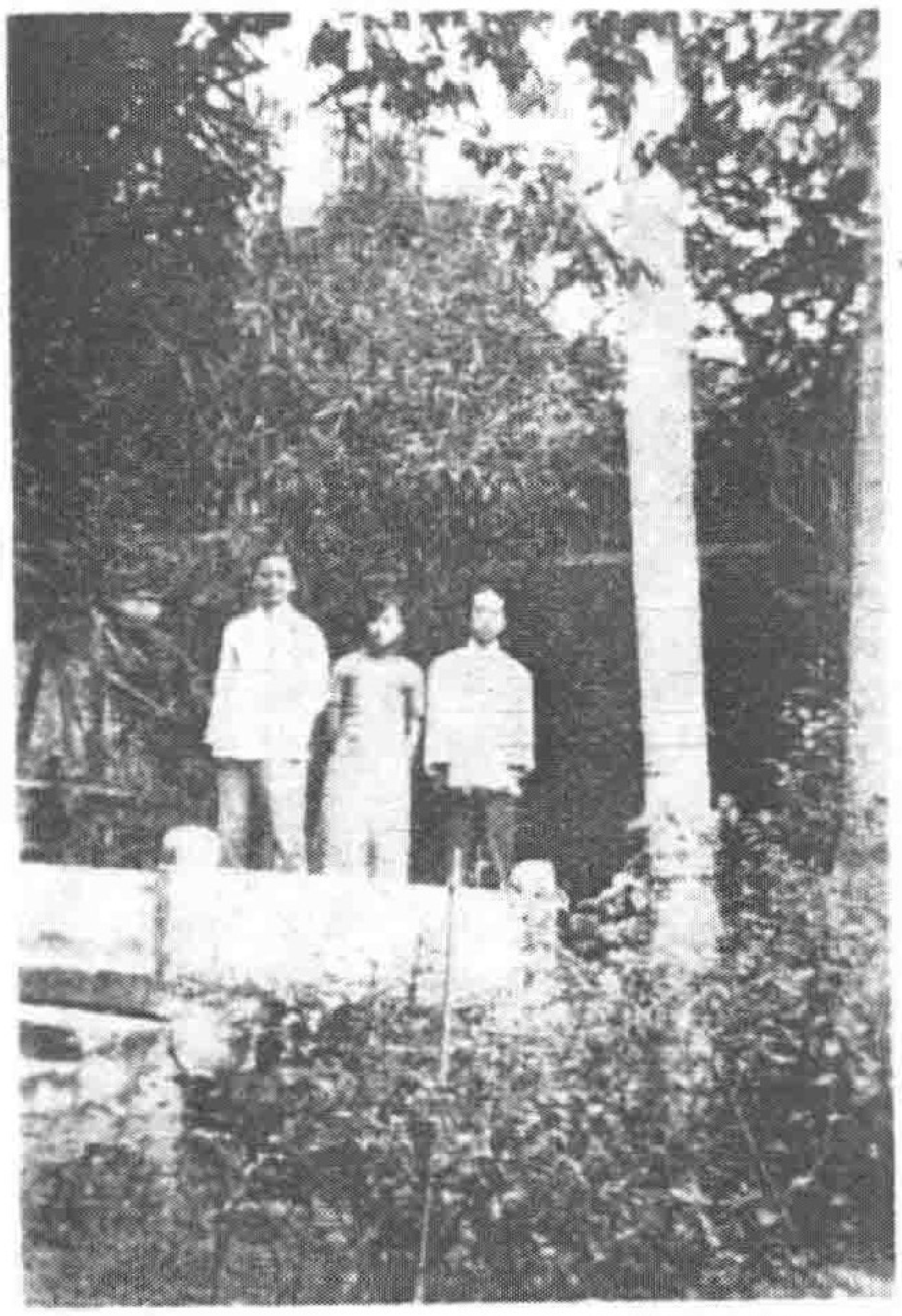
「橋呢？橋在那裏？」姓黃的也大聲地問那駛車的。

無可如何似地那駛車的見我們並非可欺的，於是便把車直駛至小港橋而後我們才下車。聞黃君說：廣州市的駛野雞車的人們，多數是討便宜的，欺得過的，顧客就欺，但，若然大聲地反問他們一句，那他們就一定將客人駛到目的地了。這問題雖小，但是於行旅遊人上實覺不便，告訴朋友，如有到這裏遊的，請留心這一點吧。

小港石橋下的浴牛



小港橋那裏因為有了公路，所以，原有的那一度石砌的級橋外，又有一度新築的橋。這橋現在還沒有完成，所以汽車到這裏就非停止不可。至於這條公路是叫什麼名字？和到那裏為止？這我們可就不知，因我們並非廣州產也。但這條公路如果於完成後，汽車最少可直抵嶺南大學，因我們回時，是打了一個彎經嶺南大學而回的，故此知道，然而現在也可以乘脚踏車由嶺南到廣州市，免去舟勞。


純陽觀裏綁郎樹

不過到那舊的石砌橋時，就要下車，將車拐行過了那三十多步的石級，而後才能到廣州。

我們在未完成的小港橋口，下了車，過舊小港石橋。行片時，至五鳳村。這鄉是姓林的，破除鴉片煙而至於自身受到朝廷的解職，充軍的林將軍則徐，就是生長於這條鄉裏。我們經這裏目睹則徐公的神堂，彷似昔日的光榮猶在！但想到其命運之窮，於國有功而反得罪的悲痛，那我們就不覺為之慘然了！

這鄉無甚風景，地方污俗，且蒼蠅滿地，迎面而來，嗡嗡作聲，朦人面目！好像海上霞霧，遮人不能見尺遠之物之勢。常聞改革專家，愛國志士，在新聞和雜誌裏，大吹大唱到農村去建設，改良，進行鄉民衛生運動的灌輸，但這條鄉離城市不遠，尚且未能一見其功，其他離城市遠的，那自然的更不用說了！「只聞樓聲，不見人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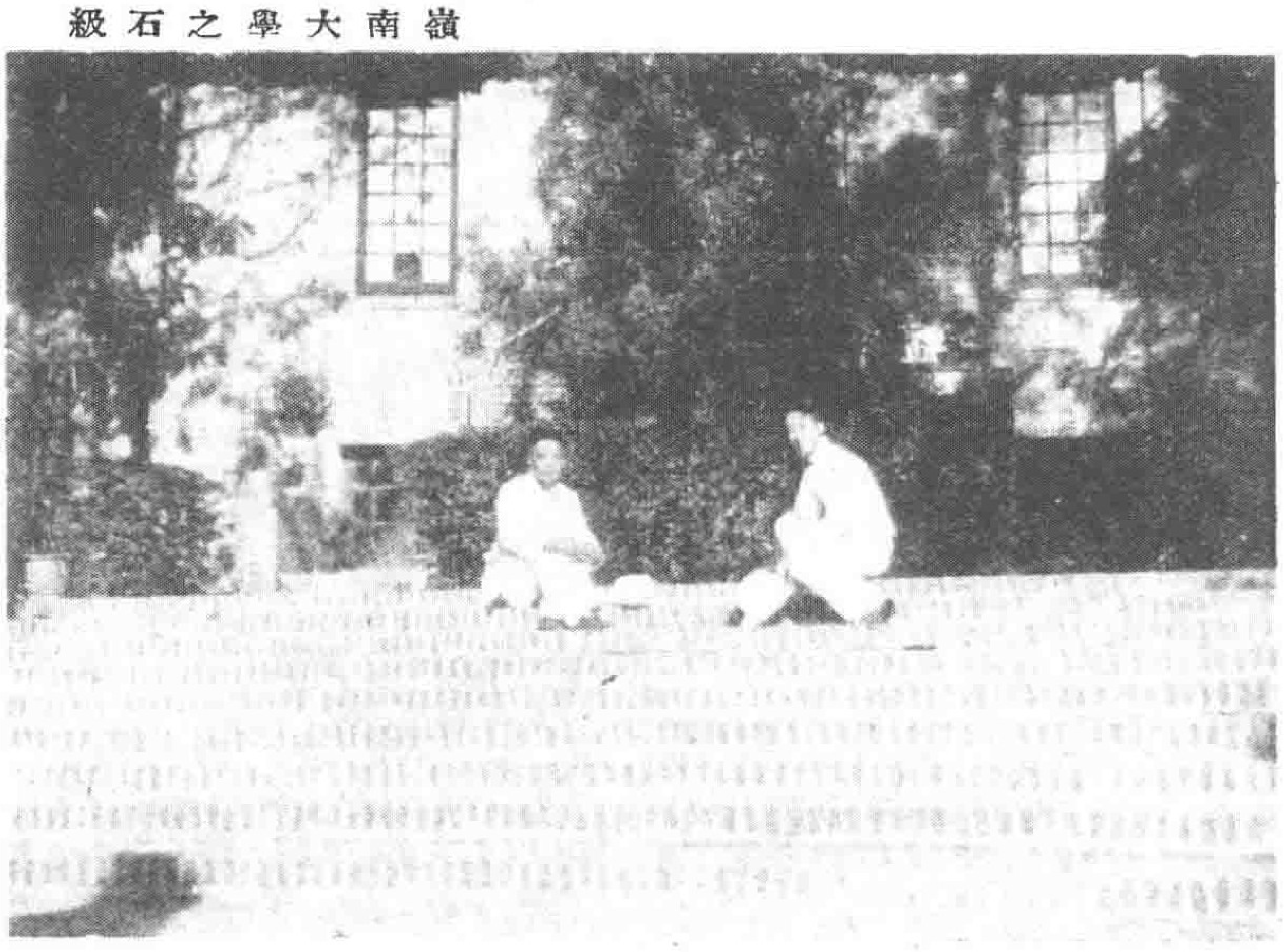
五鳳村裏橫過行人路之大樹


一九—四四六

「中國人造事，大都如是！何敢獨責。不過，偶一想及中國鄉村裏的人民底生活之汚穢，永遠地沐浴於這樣不求衞生的境地裏，不知何時何日才眞能得唱改革農村，灌輸衞生智識於鄉民的改革專家，愛國志士，實行舍其城市生活，而到鄉裏去替這些鄉民求幸福。

過林公之堂後，行至一處，見有用竹茅搭成的小棚一座，棚裏滿滿的塞着人，我們好奇心切，湧力而入，一齊踏進去。皮鞋踏板有聲，而且甚大，驚動了棚裏的人們，皆舉頭而望，那時我們才知道他們是園着在那裏賭！賭的是「大牌九」（廣東賭類之一）我們立足而觀，那個抹牌和砌牌的人就是開這檔口的「東家，」他是不落場的，只是與來賭的人造證人，每毛抽水二仙。（這裏每角錢找二十八仙）造莊和賭的都是外來的客人，「東家」是不賭的，也許，有時來賭的客人買得太大，而造莊的又不能受得起，那些買錢，那麼「東家」也會幫一幫莊來賭一回的。但無論如何，他輸也好，勝也好，他都是要抽水的。眞是使我們咋舌！想不到那個穿着破舊衣裳農夫似的人，一住竟買牠二十塊錢，唉！破家蕩產，農村凋落，雖然是說年來內外兵燹，天災人禍所種成，但我以爲鄉人之不穿而賭，至一住二十多塊錢，這也是促成農民破產的一個緣因吧？


嶺南大學之長衢

嶺南大學之石級


一九—四四七

出五鳳村口，那裏有一條樹，生得古老蒼奇，一連的生下去續着有十許支。樹桿高橫過行人路而低下，復由這條低下的樹桿上連續的長着十許條，我們見得這樹不可多見，乃爲之影了一幀。

無何，至瀲珠岡的純陽觀。這觀是昔日呂純陽大師曾經居住在這裏的，觀並不怎樣大，但遊客甚多。入觀過一小牌方，兩面的聯曰：

安排花月塡詩句，

檢點山川入畫圖。

這牌方叫造「逸趣。」

過了那個牌方之後，就是寺堂。堂也並不大，堂裏有着一位所謂神，神是那一位？一時沒有留心觀看，所以，不敢亂寫。但敢想來說非「純陽」卽「觀音」矣。神的面前，自然少不了那些神客神迷跪地求卜問卦，藉爲點綴！



嶺南大學沙訓亭

爲這裏有一事足爲朋友告的，就是那條「綁郎樹。」（人皆這樣說，至於是否眞正個名？我可不知。）這條「綁郎樹」生得一桿直直，並無別支，也無花葉，人見牠生得只有條桿，聰明的女人又說這是「一條心」的樹，她們對牠十分敬愛，不少漂亮的女人和小姐太太等，將她們捆褲的可寶貴不輕易給人看的褲帶，贈給這條樹。將褲帶環樹桿上一綁，度她們的意思是：這條樹只有「心一條，」將褲帶綁了牠，籍以喻綁其郎君的心，使他們底心不至別向吧？因此，紅的，綠的，黑的，白的，五花十色，樣樣齊全，綁得那條樹花花綠綠，遊客嘆爲大觀！但可惜那些小姐女士們的稍爲値錢的美麗的褲帶，爲那些貪心鬼和吊膀釘佾之流，待她們將褲帶綁了在樹之後，轉眼就一個「唔該」解了下來！綁到他們自己的褲裏去。或有些拈來耍耍，實在大家都殊覺失禮！至於那些女人小姐太太等，便宜就結那些壞男子取夠了！也許「綁郎樹」之名，是由此而得的吧？未知曾將褲帶綁過那條樹的女人們，綁得着妳們的郎君底心否？實爲之念念也！

轉過堂後有「觀升台。」這是昔日呂祖師在那裏觀星斗的天文台。可是，現物雖在而人已隔數十百世了，思之未嘗不爲之生人面桃花的感嘆！

看完了這間觀之後，我們便齊同下山，緣舊路轉回到那尙未完

成的公路去，取徑往嶺南大學。

因爲這條路尙未完成，而昔日這條路是葬死人的骸骨的，葬在這裏的死者，死者家屬是有錢的，就老早已把棺木移往別處去了，但家裏沒有錢的死者，死者還是棲留於是，任得遊人蹴踏！窮者生時已是可憐，可痛！而死後尙得使屍體由人殘踏，所謂苦上加苦，可憐之更加可憐，我想：就是這些人兒了。公路因爲尙有棺木不曾移去，所以路凹凸不平，使人難以入目者。就是那些骨已化了而還未爛盡的一半棺木，浮顯路邊，如博物院裏的古董，遺留於此，給遊人瀏覽似者。荒草哀涼，黃菓萋萋，爛棺叠叠，石碑斜墳，人底雪鴻泥爪隱現其間，人說：「黃土一壞，木棺三尺」後，人底骨肉與靈魂，這時乃萬事皆安，到此目睹其景，又好像使人難以相信的。我想，到這裏，乃不能禁地替他們淌了幾點眼淚，更意識地連自己的歸宿後是否也同此不幸的屍骸遭同樣的境遇？那我眞是淚承於睫！

過怡樂村。怡樂村有的是高樓大廈，美宇皇堂，並不如其他的鄉村一樣，有的只是木舍茅棚，短籬薄板的房屋。在到處皆叫着經濟破產，農村衰落的時間中，能睹此偉大的建設，亦殊快人心肺也！住在這村裏的多數是嶺南大學的教授云。

過怡樂村，不十分鐘，乃至嶺南大學。嶺南大學爲南中國私立大學手屈一指的！校長鐘榮光。爲校裏有地多少？建設如何？恕愧未能盡佈，因我們勞苦時間已速，需趕夜船返港的緣故也。我們所以取路嶺南，是因爲往搭電船返廣州市吧了。搭電船比方行小港那處回廣州路程短得多而且又快。我們雖迫於時間的急忙，但是從嶺南的後門入直行至搭電船的正門的行程中，我們已影了好幾幅相，但可惜因爲時間急迫，所以相有好兩張影得不成樣子了！

從嶺南搭電船時，時已三時矣，得回到廣州市時，已是三時一刻了。我們復在那裏驅車往省港搭夜船，夜十時許到港，易日乃執筆爲之記如上。

浙江興業銀行儲蓄部
各種儲蓄
活期儲蓄 特別儲蓄 零存整付
整存零付 整存付息 整存整付
特別零存 特別整存 禮券
總行 上海北京路
分行 杭州 漢口 天津 北平 南京 鄭州

治癆聖藥
肺形草
主治
多年肺癆 新久咳嗆 吐血咯血 潮熱盜汗
每盒兩元 每打廿元
詳細說明書函索即奉
上海石路新普慶里天濟醫室發行
謹防假冒

記青島海水浴場

蘇竹影

青島有茫無涯際的海水浴場，有廣闊無邊的黃金色的沙漠，要說到青島的夏天第一引人入勝的地方，就算海水浴場了。

青島海水浴場有三處：一在湛山之陽，一在船渠港，一在綫橋之西，……這幾個浴場中要算匯泉浴場最完善，最闊大，海水穩靜，一片沙灘，沿海一帶搭滿了最新式的——也可說是美術化的——浴室，浴室任客租用，以及個人或團體私有的浴室，也並列其間。

每一個浴室裏都裝著淡水管，任客提用，因爲海水性鹹，浴罷之後，須用淡水洗滌，所以設備特別週全，無須來賓顧慮到自備淡水了。

浴場內有游泳台，有小游艇，有音樂亭，有救護船，有公安局特派警士，維持秩序，保護格外周到，堪稱國中第一浴場，當之而無愧色了。

但是因爲年來遊客日多，所有的浴場，尚不敷用。聽說：現在市政決定要在山海關路前海灘以及湛山靶子場附近，還要開闢幾處公共浴場。同時匯泉浴場，還要加以整理，並將浴場

青島匯泉海水浴場



東西端南海路十號地。一律收回，改爲游船區所。南海路場內隙地，補種花木並添設兒童遊藝場等等對於浴場的一切的一切地方長官要來竭力整頓今年夏天的海水浴場，較諸往年的海水浴場，當然要大有可觀了。

海水浴與精神的快樂上，身體的康健上，都能得到相當的裨益。浴後在日光中曝晒，能療治你一切的皮膚宿疾，不僅游戲已也。

初次來青島試浴者，第一要預備一套浴衣，第二你如果不善游泳的話，要預備一隻游泳圈——保險圈，——因爲你有這隻游泳圈駕在你的臂上，能使你進退如意，起伏自如，不怕浪花如何的兇勇了。

海水浴場開放的日期，是在每年的七月十五日至八月卅一日，膠濟鐵路發售海水浴客來回減價客票，——售票章程請向各地中國旅行社詢問——他自有圓滿的答復，不用我來多述了。

浴場中以各國的僑胞爲多，國人次之。每日下午五點鐘左右，——因爲這是在各公司工廠洋行下班的時候——情侶雙雙，都一批一批的攜着手，握着臂，到浴場來了。

每一個下午的晚上，尤其是星期六的下午，中山路，太平路，萊陽路，增加了不少的汽車，馬車，人力車，摩多車，推滿了馬路的中心。男的，女的，都笑嘻嘻攜着游泳圈，很興奮的往前走着，一望而知爲向浴場者。

夕陽的底下，碧綠的海中，擁滿了摩登小姐，紅綠色的浴衣，在身上緊緊的貼着，她們喜笑自若的伏在水面上游泳著，如銀魚一樣的快樂。所以海水浴場又稱爲人魚市場，無論波浪如何的翻騰，她們一點也不驚疑呢，眞敎我們參加者有點愧色了。

在去年的夏天我往海水浴場試浴，因爲不善游泳術，又沒有攜帶游泳圈，鬧過一塲熱鬧，幸虧二三個人一起去的，否則也要鬧一場笑話了。

諸君，你如果初次來青島海水浴場試浴的話，管敎你不敢越雷池一步，因爲沙灘上坐滿了如花的美眷，你或者疑爲這是個人私有的庭院，亦未可知，但是這是公共海水浴場——匯泉浴場——第一海水浴場——你儘管恪守場規來就浴呀。

每一個星期日及星期六的下午，或放假日，士女往來，車水馬龍，浴場中有人滿之患。汽車行有臨時雇不到汽車之虞，其熱鬧可想。

夏季來青，不到海水浴，如同春日來青島，不看櫻花一樣可惜了。

虞山名勝

閔希賢

邑名勝，多在虞山。虞山高一百六十丈，長十八里，周四十六里，以虞仲得名。按山海經注：虞山舊名烏目山，宋堪題烏目五詩，則延福，興福，爭居，永慶，龍院，皆在詠中。俗指西關外一土阜為烏目，非也。山枕縣治西北，橫亙二十八里，峯巒起伏。巖谷奇秀，為江南景色中之尤者。春秋佳日，邦人士女，聯袂把臂，入山尋幽探奇，然以地處僻壤，交通不便，他省人士，知者極鮮。若任大好名山，煙沒無聞，得有負造物者之美意。余之此文，為遊者作指南領導。今將虞山名勝古蹟，分別述其大略如下：

言子墓　墓在城內北門大街清權坊，拾歷而升數十步，封而樹者，外繞短牆，卽言子墓也。言子名偃，孔子弟子，字子遊，為吳中文學鼻祖。按武城誌，亦有子遊墓。然考之傳記，未嘗言其卒於官，則枌楡首丘，自當不誣。墓左林樾蓊翳，鬱然深宮，曰三元堂，內有雪樵亭，故宗伯李文安公像在焉。墓前有小池，澗水伏流，溢出石潭中，曰影娥川，舊有亭，臨川上，曰館月，今已圮。

仲雍墓　仲雍，周太王次子，與太伯同奔荆蠻，一作虞仲，墓在言子墓右上。短牆環繞，地勢高暢，惟無樹木，較之言子墓稍損，墓旁有周章墓。

辛
峯亭
亭
在城
內半
山之
最高
處土
阜上，
是阜
或謂
齊女
墓。齊
女卽
景公
涕出
女吳
者。越
絕書

福興廟（卽破山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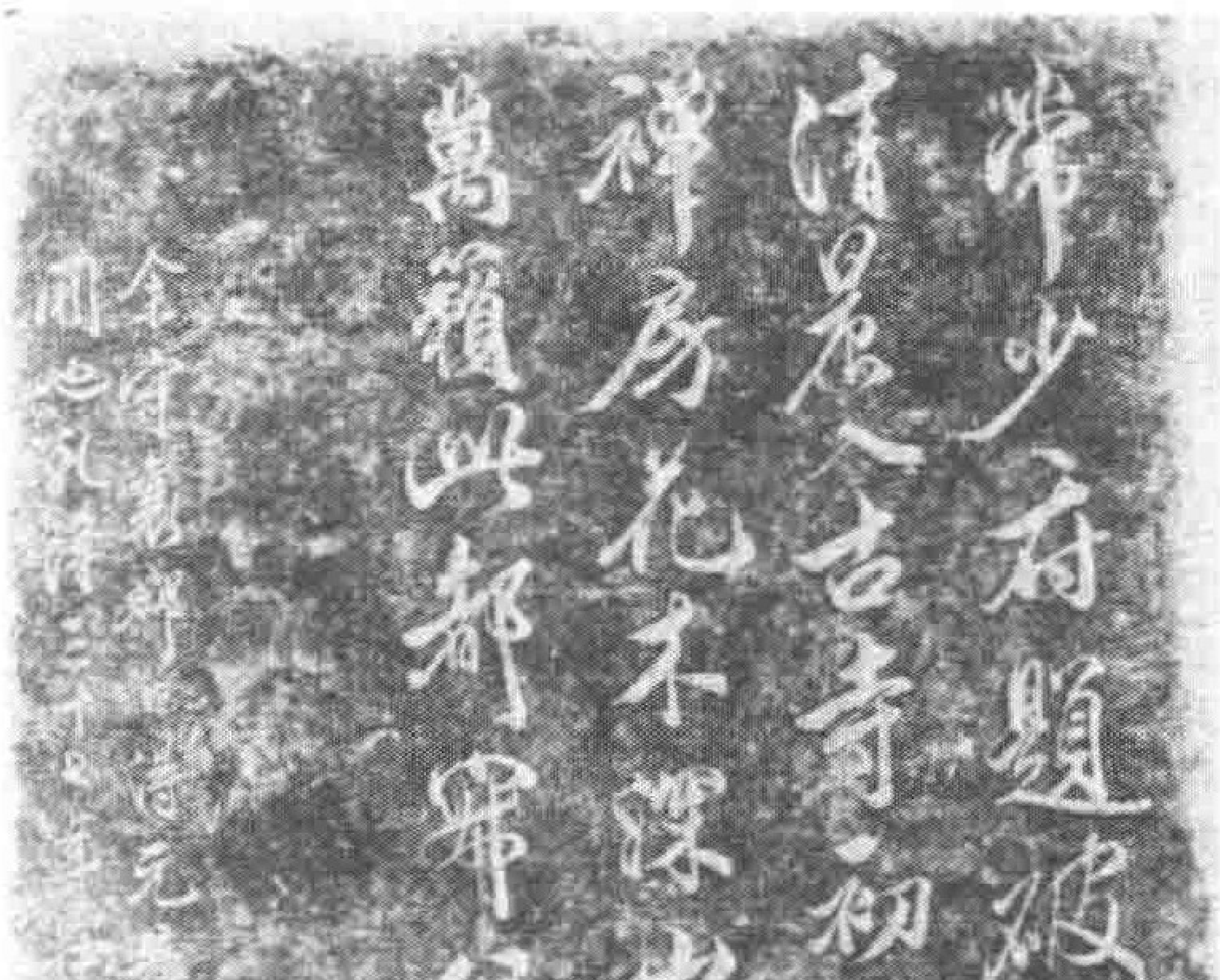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五三

云「死必葬吾虞山之巔。」相傳死後化龍去，上建一亭，卽辛峯亭，俯瞰全城歷歷在目。南爲尙湖，景色如畫，亭數毁，已重建修葺一新矣。亭西爲仲雍祠，乾元宮。元祐中，徐神翁弟子申元道，插竹建菴，後人增葺之。中間淸靜法堂，有宋塑之老子像，在鬚眉龐古，仲雍祠之北，一墩若覆釜，中空可容百人，俗稱仙人洞，或曰藏軍洞，乃昔人設伏以伺仰攻者。龔明之中吳紀聞云：姜太公避紂隱虞山作石屋居之，故山前稱尙湖，以其所釣遊也。

讀書台　公共體育場之西有石梅，相傳昔人插梅石間，遂成樹，舊有石梅書屋，今已廢，其地設有茶肆三四，邑中游人恆集焉。再西有讀書台，相傳爲梁昭明太子讀書處。台後有泉，爲焦尾溪之源，名焦尾泉，泉水淸冽，可供茗飮。其右昔爲遊文書院，今改爲縣立初級中學女子部與市立高等小學校。

消遙游　在城內半山西麓，爲嚴氏別業，其地俗名李王宮，昔爲茶肆，極幽靜雅致，邑中縉紳時集於此。民十七年，邑人集資，改建爲遊藝場，倣滬上之大世界，頗極一時之盛，惟現已衰落，除茶肆略有顧客，餘皆停業矣。其東爲虞山十八景之一，曰星壇七檜，在致道觀中，檜係千年古物，今已燬於烽火，所存爲後人補植者。附近有睢陽井，泉水淸澈，不亞於無錫惠山之天下第二泉。


唐常建破山寺詩

公園　園在城內北門大街之半巢居，俗稱北門公園，係縣立之苗圃改建者。民國十九年，建設局鑒於邑人公餘之暇，無適當遊息之所，乃創建是園，將舊有苗圃之地，擴而充之，鑿池闢路，遂地勢之高下而改建，頗能因地制宜。現園中有演講廳，民衆敎育館，池心亭，餘外尙有茶肆三所，春秋佳日，邑中遊人恆集焉。洵爲邑中唯一遊息之所，惟缺點尙多，亟宜設法改進。

桃源澗　在虞山北麓，夙稱勝地，澗旁石壁鐫「飛寒」二字，爲明人所書。山泉湍流，澗石中，雨後則飛湍下瀉，響逾琴筑，夏日驟雨

後泉聲硜鏘，若縱金戛玉，尤爲壯麗。相傳昔者漫山皆種桃花，流水夾花片而下，故名桃源澗。

石屋澗　桃源澗之北，有岩石大數丈，凸出如覆屋，亦爲觀瀑佳處，地較桃源澗尤爲開曠。石屋臨流，中空曠，可坐數十人。

維摩寺　石屋澗之西南二里許，上至山巔，爲維摩寺，創於宋隆興元年。乾隆三十年邑人屈成霖重行修葺，寺中有銀杏六株，大可數圍，枝幹蔽天，綠陰匝地。惜今僅存二株，大殿之左，有望海樓，供屈氏像，遊人蒞此，恆登樓品茗焉。

望海墩　出維摩寺西北行三里弱，至望海墩，爲虞山之巔。越絕書云：「齊女思其國，死必葬吾虞山。」又吳越春秋有「死必葬吾虞山之巔。」「以望齊國。」邑人遂謂墓必在虞山最高處望海墩之旁。



五丈石澗（在中華寺南）

拂水巖　望海墩南三里許，兩崖中豁，有石橋架其上，名長壽橋。每遇雨後，澗水流注橋下，懸爲瀑布，值西南風衝激，則倒捲逆飛，如萬斛蕊珠，凌空飄灑。卽天放晴，仍濛濛作細雨，鬱爲奇景，名曰拂水。昔人李世賢有「無雲何處雨灑面，作輕寒。」可作此境之描寫。

劍門　由拂水巖循石路西行數十步，石壁砑然中開若劈，仰睇絕壁數十丈，層壘如雲，曰劍門，爲虞山之陽最雄秀處。石上有康熙書「煙嵐高曠」四字，傴僂捫石而進，恍若入長房，從石罅中盤旋出崖巔，蹐此眺望，遠山如抹螺黛，兩湖如夾明鏡，林麓村舍，盈盈眉睫間，誠虞山之大觀也。

一九一四五五

眞武廟　俗明祖師廟，拂水巖之北，山頂平衍，岡阜環護，舊有禪菴，嚴文靖改建報國院，今改眞武廟。昔廟宇極莊嚴，今已衰敗，廟奉北極香火每年陰曆三月三日，邑中遠近結拜香社進香，燭影爐烟，晶熒馥郁，頗極一時之盛。雖經官吏數度禁止，然迄今未能棄廢。

破山寺　齊始興五年邑人刺史倪德光捨宅爲之，爲大慈寺。梁大同三年改名興福，唐更名破山寺。在虞山北麓，三面繞山，地極淸幽，由城至此，約三里强，有人力車可通。春秋佳日，遊人踵跡來遊，殿宇宏莊，寺僧富於資，時加修葺，寺宇常新穎。寺中名勝，有救虎閣，伏虎橋，曲徑，印心石屋，君子泉，空心亭，空心潭。潭中產綠毛小龜，亭圯於昔，今已重建，可息可品茗。寺前有破龍澗，相傳觀貞十年，龍門山裂，血化爲石，色踰代赭，研可點染。雨後山泉從澗飛瀉，流下，水聲潺潺，頗繞淸幽。寺西南數十步，有四高僧墓，在唐者曰常達，曰懷述，宋者曰彥偁，曰晤恩，皆寺之高僧也。

三峯寺　又名淸涼寺，建寺年代不可攷，亦唐以前古剎。在興福寺西三里許，地尤淸幽。寺宇宏大，雖占地極曠，惟多破頹，爲虞山四大寺之一。

聯珠洞　在興福寺與三峯寺之間，洞高不及丈，深可四五丈，廣約三丈。諸石洞中此爲最深廣，洞中寒泉一泓，自石巖中滴下，淙淙不絕，炎夏至此，涼澈心肺。洞外構廬數間，有僧常住於此，洵爲避暑聖地。

中峯講寺　梁天監二年，僧月澄建，後廢。宋元豐間，懷素重構，精舍數椽，寺有墨池，舊云張旭遺蹟，或云懷素遺蹟。附近有龍井，方可丈許，石闌圍之，水深尺餘，終年旱不加涸，霖不加盈。寺南澗中五丈崖，雄偉奇峭，稍南則龜岩，亦幽潔可遊。

秦坡澗　在中峯寺之南，三峯寺之西南，澗中多石，雨後水聲潺潺，噴雪奔雷，頗愜遊賞。其上有玉盤泉，泉味甘美。其下七星墩，叢篁灌木，機岡斷壟，自非土著，鮮不迷途。折而西南，有藏軍洞，相傳吳王與士卒演武休息處。

白雲棲禪院　舊名洌泉禪寺，在虞山西麓，離城約十里，創建於乾隆乙亥歲，寺後崖覆如屋，中有石洞。由石磴拾級而下，其左崖覆如屋，地亦平坦，中供佛像，其旁可坐十餘人，其石坎深丈餘，泉自中溢出，泉味甘洌，故名洌泉。仰見洞頂透光處，正如井中觀天，水氣薰蒸而上，四周石罅水珠滴瀝，琤瑽有聲。冬則溫和，夏則寒涼，虞山一聖境也。俗名小石洞。

老石洞　由小石洞高陟，相距不遠。更有一洞，較此爲大，以老石洞名之。惟洞既不出泉，又別無可瀏覽，故遊人鮮至也。

虞山之名勝古蹟，已盡於上述。至其餘者，皆名存而實亡，不足遊觀。大抵玆山峻拔嶙峋之狀，畢呈於西。深巖絕壑之幽，獨邃於北。西有山塘圍繞，尙湖襟帶，遊者多紛華之思。北有修竹淸泉，長林絕壁，遊者多老漫之想。

法國之遊

羅琛

旅行之利益甚巨，已爲世界各國所公認；無論爲政治問題，爲社會問題，爲經濟問題，利益皆不可勝計，且又爲宣傳之利器。今日任何一國，莫不招徠外人，在本國旅行，非無故也。

昔日俄羅斯及日本，皆忽於此事；而二十年來，日本已竭其招徠旅行之能事；近數年來，蘇俄亦不讓人後矣。

招徠所費之錢固多，然而錢由此門出，利由彼門入，入者更多於出者焉。

中國人對於此事，向不關心；余甚盼其作亡羊補牢之計，余尤盼中國旅行社，加倍努力，在他國設立分社，略如日本所設之觀光局，協助政府招徠外人來華旅行；同時敦促各省廣闢公路，多設新式而又收費低廉之旅館，隨時組織團體旅行，務使旅行者不感艱難與困苦；在該社只以不虧本爲目的，而在社會方面實可收無形之大利。

政府方面，應鼓勵本國人之旅行，或旅行於國內，或旅行於國外，均宜頒給獎金，以爲鼓勵之資；行之數年，風氣盛行，旅行之習慣已成，即可停止給獎。

凡人，旅行多則眼界廣，而心地明，比較多而判別精確，智慧自增，鄙陋自除，言與行自然正大。

余游歐洲，不下十國，而居留於法國則最久；故於法國民風，知之最詳。然而凡游歐洲之人，斷無不到法國者；凡留心於世界進化之人，亦鮮不愛法國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非余一人之私言也。

佛郎克林氏 Grand Fronklin 有言「凡人皆有二個故鄉，其一爲本國，其又一爲法國。」此言不爲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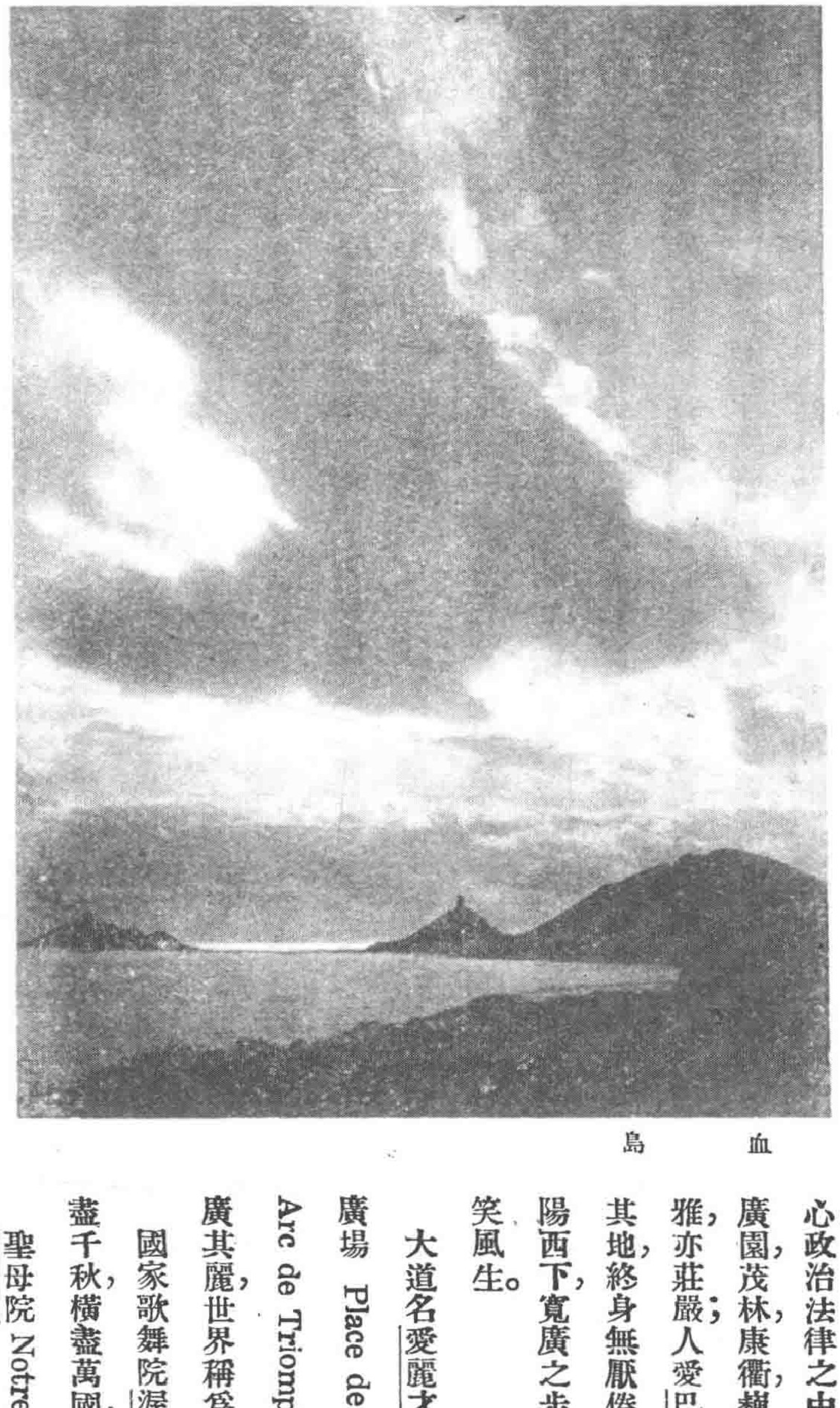
法國人不疾視異教，亦不蔑視異種；異色人種所受之待遇，與彼本國人無異；交際場中，宴會廳內，黑面樓髮，出入自由；坐高位，受榮獎者，不乏其人；而居留於屬地之法人，政府且鼓勵其與土人結婚焉；法國未可輕量，原因或即在此。

各國富人，多視法國爲樂土；多以法國爲第二故鄉；殆因法國經濟恐慌，輕於他國；反言之，亦正因他國財富流入法國，故經濟恐慌益少。

凡人不容於他國者，法國能容之，自昔如此，今日仍然。他國之大文學家，大科學家，棄其故鄉而入籍法國者，又不知凡幾；是故法國不啻成爲萬國智識種族之公園；即如本年，算學大博士恩司敦氏 Einstein，爲德國所驅逐，法國却熱烈歡迎，在博士院特設專席以尊崇之。

凡一問題，苟屬於人類道德，則法國各黨，無論爲民主黨，爲帝制黨，爲國家主義黨，爲世界主義黨，無一不表同情。

南開校長張伯苓先生，游歷法國，曾言其建築物之匀稱；其實事事物物皆匀稱，豈但建築，不太高亦不太低，不太富亦不太窮，匀稱二字實是法國精華之所寄也。



血島

法國之巴里，究何地乎？侈靡是其短處，顧其長處却不勝枚舉。

巴里多雨而不嫌其濕悶，譬如莫那李莣 Wona Lisa 之美女名畫，流淚而益形嫵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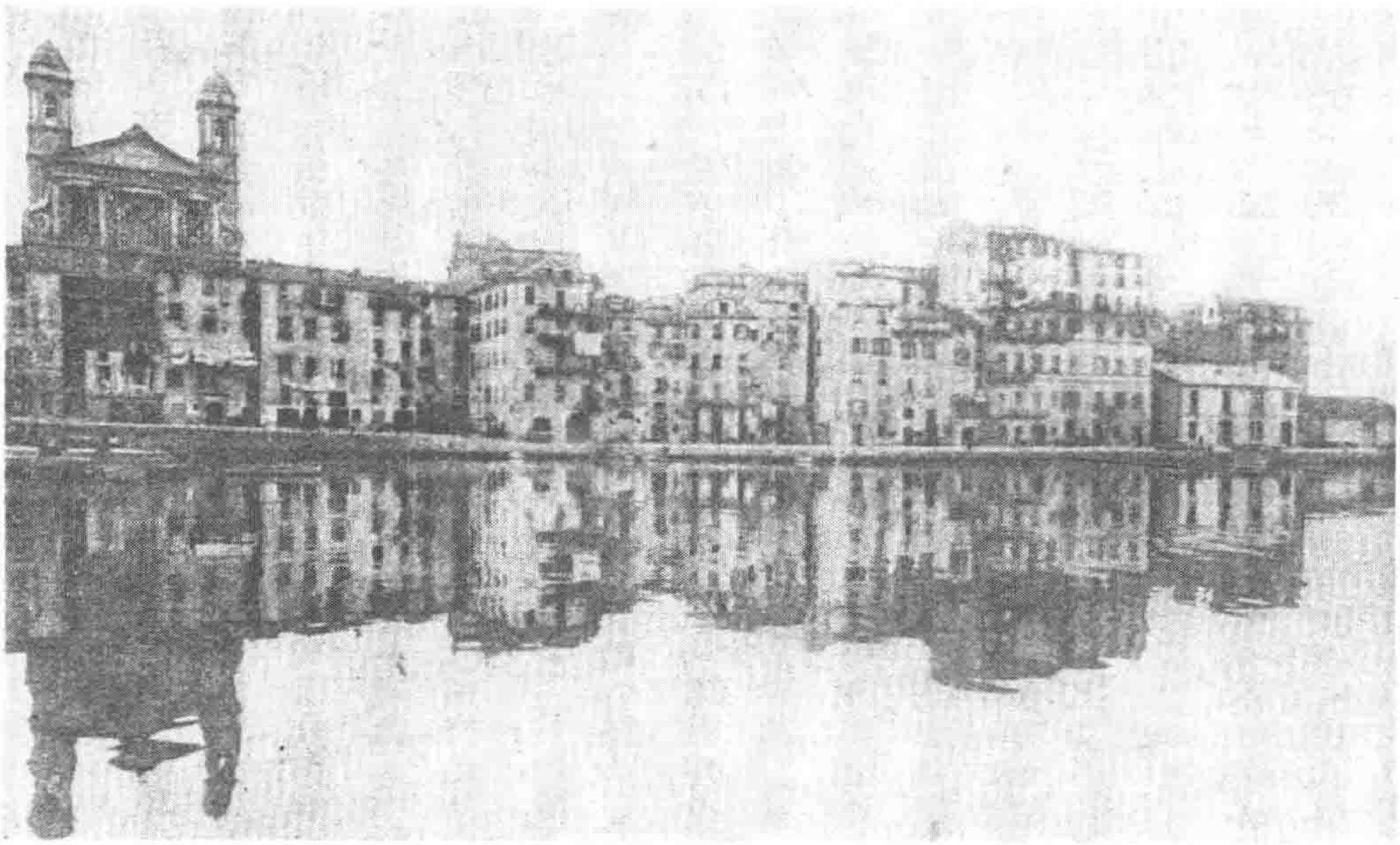
巴里爲文化之中心，工商業之中心，美術之中心，才智學問之中心，政治法律之中心，平等自由博愛之中心，廣園茂林，康衢，巍像，博物院，勝蹟等等，亦嬌雅，亦莊嚴；人愛巴里，勝於愛賢婦愛豔女；居其地，終身無厭倦之時，見無窮，聞亦無窮；夕陽西下，寬廣之步道，佈滿桌椅，佳茗佳釀，談笑風生。

大道名愛麗才者 Elysées，介於公谷特廣場 Place de la Concorde 及凱旋門 Arc de Triomphe de l' Etoile 之間，其廣其麗，世界稱爲第一。

國家歌舞院渥板辣 Opéra，美中之美，豎盡千秋，橫盡萬國，莫與倫比。

聖母院 Notre Dame 之建築，亦超絕今古，有獨無偶。

拉丁區內，有邦旦翁 Panthésn 先賢祠，有索薄納 Sorbonne 大學校，有國家研究院 Collége de France，又有其他各種文化



谷斯島

機關，實可稱爲科學之大海，亦可稱爲古今碩彥之名山。

愛番勒鐵塔 Tour Eiffel 高逾三百公尺，（約一千英尺）壁立沖霄，雖以今日工程藝術之精，仍爲世界上獨一無二之最高建築。

盧森堡故宮 Palais du Luxembourg，及魯伏博物院 Musée du Louvre，收藏美富爲世界寶庫。

公谷特廣場中間有埃及移來之石塔，有噴泉及八尊魏像，造於魯伊十五時代，莊雅爲世界任何建築所不及。

巴里昔日亦有城門遺迹至今猶存，其最著者爲聖覃尼門 Porte Sa-mt Denis。

凱旋門，高五十公尺，（一百六十餘英尺）寬四十五公尺，（約一百五十英尺）八條大街均由此門分出，三百八十六位勇將之名，鐫於其上，今又鐫以歐洲大戰無名勇士之紀念文。

巴里公園之多不勝枚舉，盧森堡公園，一面有上議院，一面有美術館，環境既佳，本身之佈置支配點綴亦爲各公園之冠。

帝勒利公園 Tuileries，另有特色，樹頗少而花草獨多，魏像林立，或爲名賢之遺貌，或爲名家之巨工。

巴里魏像之多，滑稽者謂銅身石身，多於肉身。

蒙叔公園 Monceau，又另有一種景色，爲富商集會之場所。

游者勿忘別脫休蒙公園 Buttes Chaumont，在巴里之貧賤區，無花

草而多山林池沼瀑泉及各種茂林；但游者亦須留神於小偷兒，因此為貧賤子暢游之地也。

蒙棱里公園 Parc Montsouris 之湖，景色動人，游者以智識階級及勞働階級為最多。

博樂林 Boisde Bouloyne 之廣大豐茂，不可思議；平時人游，多屬風雅者流，星期日則勞働者趨之如鶩，或者席茵而坐臥，或者蕩槳於湖心；青年情人，又在此作白頭之約。

賽納江上之亞歷山大橋 Pont Alexandre III，壯麗為世界巨擘。

大宮小宮 Grand Palais et Petit Palais，既為油畫陳列館，又為汽車空航之陳列館，鎮日兼旬，瀏覽不盡。

巴里又可稱為世界之頭腦；哲學家科學家之產生於巴里者，難計其數；其事業其著作皆千古不朽。醫學為巴斯德 Pasteur，化學如瓢脫洛 Berthelot 物理學如居禮 Curie，哲學如維克篤嚣俄 Victor Hugo，文學如亞那篤而法朗士 Anatol France，以及其他無數名人，世界上無老無幼無男無女莫不崇拜。即在今日，即在世界經濟恐慌之中，博學者如郎之萬 Longevim 氏，如柏克松氏 Bergson，如奇特氏 André Gide，以及其他無數，依然埋頭工作，著作驚人。

法國非帝國，然而能產生各種皇后；縫婦有后，漁娘有后，政府提倡獎勵，不遺餘力；每年必有選后之盛會，貴女名媛，左右擁護，高乘花轎，游遍全

谷斯島之亞爺西湜



城，總統迎之於國廷，市長款之於官邸，榮其一所以勸其百也。

巴里人眞能遊戲頑玩，亦眞能力學勤工；巴里遊玩之地甚多，講學之地亦甚多；到處有名人演講，到處有公開之課堂；又有所謂郊外俱樂部者，Club de Faubourg，亦不可不入其門而聽其高論；此爲公開之會場，每星期會議三次，討論國內及世界一切問題；例如贊成戰爭或反對之，贊成共產制度或反對之，贊成希脫拉政黨或反對之，贊成反對兩黨之首領往往同時出席舌戰，各持其理由，各表其意見；言論有絕對的自由，會堂常有人滿之患；破口相爭，法律所不禁，而却不許揮拳相向。總統來渥博而特氏 Léo Poldcs 卽爲郊外俱樂部之一個創辦人；博氏在唇舌大戰場中，最能維持局面，其腦强而又柔，其性寬大而又嚴厲，左傾右傾，不偏不倚，永不失其均勢，而永能主持一我。

巴里近郊，如凡賽爾 Versailles，有著名之故宮及高大噴泉；如風旦勃洛 Fontainebleau 有最茂美之古林及巨沼並老鯉；如蒙莫郎西 Montmorency 是廣麗之高地，可以俯瞰巴里全城。

既遊法京及其四郊，人或以爲觀止矣，其實不然；法國各省風景各殊。北方氣候乾燥，而富於工業，如李耳 Lille，如魯培 Roubaix，以及其他各郡，烟囱如林，烟霧如雲，而尤富於紡織。

北方嚴寒之時，南方之日則令人生愛；例如谷斯島 Corce，冬暖似深春，橄欖正熟，橘花盛開。

西方如勃亂打聶 Bretagne，海產極盛，沙丁魚裝入罐內，供給世界大部份之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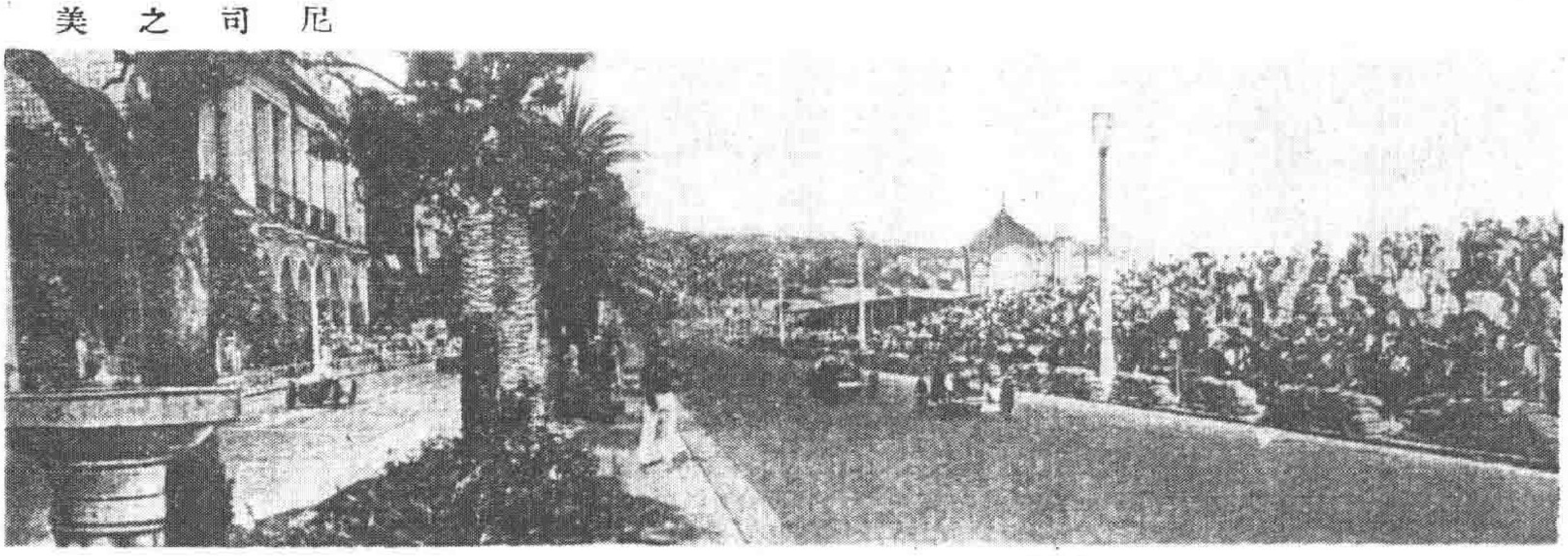
東方以絲業著名，如里昂 Lyon 是也。

法國各郡各有其特色，蒲洛聶 Boulogne 以鹹魚著名，提棨 Dijon 以芥醬及愛比司 Epice 麵包著名，遊其地者，應飽嘗其土產。

馬賽 Marsailles 人，如齊東野人，愛作荒誕之閑談；魚躍達於高樓，言之娓娓，一似眞有其事者；聽者若信其言，則愈談愈有興采。

地中海邊之尼司 Nice，譬如含笑迎人之菩薩，世界

尼司之美



上大富小康，麕集於此；可謂之避冬，亦可謂之迎春，蓋其地之冬日更暖於春日也。

尼司市政素良，近日市長梅特生氏 Jean Médecin 更加改良，又使成爲智識之中心。

尼司又以賽花及化裝遊戲聞於世，近年常有國際化裝之盛會，事雖遊戲，其精神實欲作國際和平之宣傳；去年余曾躬預其盛，其組織方法如下：招請各國學校男女青年，在巴里分成多組，以一國爲一組，每組之人數，少則五名，多則三十名；每名可居尼司八天乃至十天，頭等旅館以及往返火車一律免費；各組須自備本國服裝，歌與舞及音樂戲曲並一切風俗舉動，各組須各表演其國性；去歲到會者有三十六國，男女學者數百人，德法同歡，蘇英聯袂，日華攜手；在此會中只許友愛，不許敵視；遊行之長程往往由尼司達於忙東 Manton 此地花草之盛，不可思議；日月風雨，無一不有色有香；遊行此路，如赴天堂。

客拉斯 Grace 亦是一個俊俏馥郁之名城。

谷斯 Corce 眞一仙島也，其山脈聯至亞耳潑 Alpes，麗不可言；微風煦人，溫日曛人，葱青之嶺，反映於海水，時時變化其俏容以迎人；嶙嶙奇石，彩色斑爛，或似玫瑰，或似黃橙，或似丁香，或似金銀，深淺煊染，高下參差，而萬狀不同之大小村莊，有時彷彿埋藏於雲根，有時彷彿托空於仙掌；半山既蓋以青苔，半山又似罩以綠藤，野草雜花，並鋪滿於全地，譬如晨粧未修之西施，愈凌亂愈顯其嫵媚；拿波侖氏所謂萬朵悅目，異香撲鼻，余未履其地，頗疑言之過甚；余既入其鄉，始信名不虛傳；尤可異者，同一花草也，在他地爲何色者，在谷斯則格多嬌豔；在他地有何香者，在谷斯則格外芬芳。

拿氏產於谷斯郡之首城名亞爺西涅者 Ajaccio，由此瞻望血島 Iles Sanginaires 見其色一日數變，晚間見爲暗淡，早晨見爲清朗，自某時至某時，則見爲鮮紅。

不但此也，谷斯之爲谷斯，地既靈而人亦傑，此地所產人物，智慧恆超越尋常，拿波侖乃是最著者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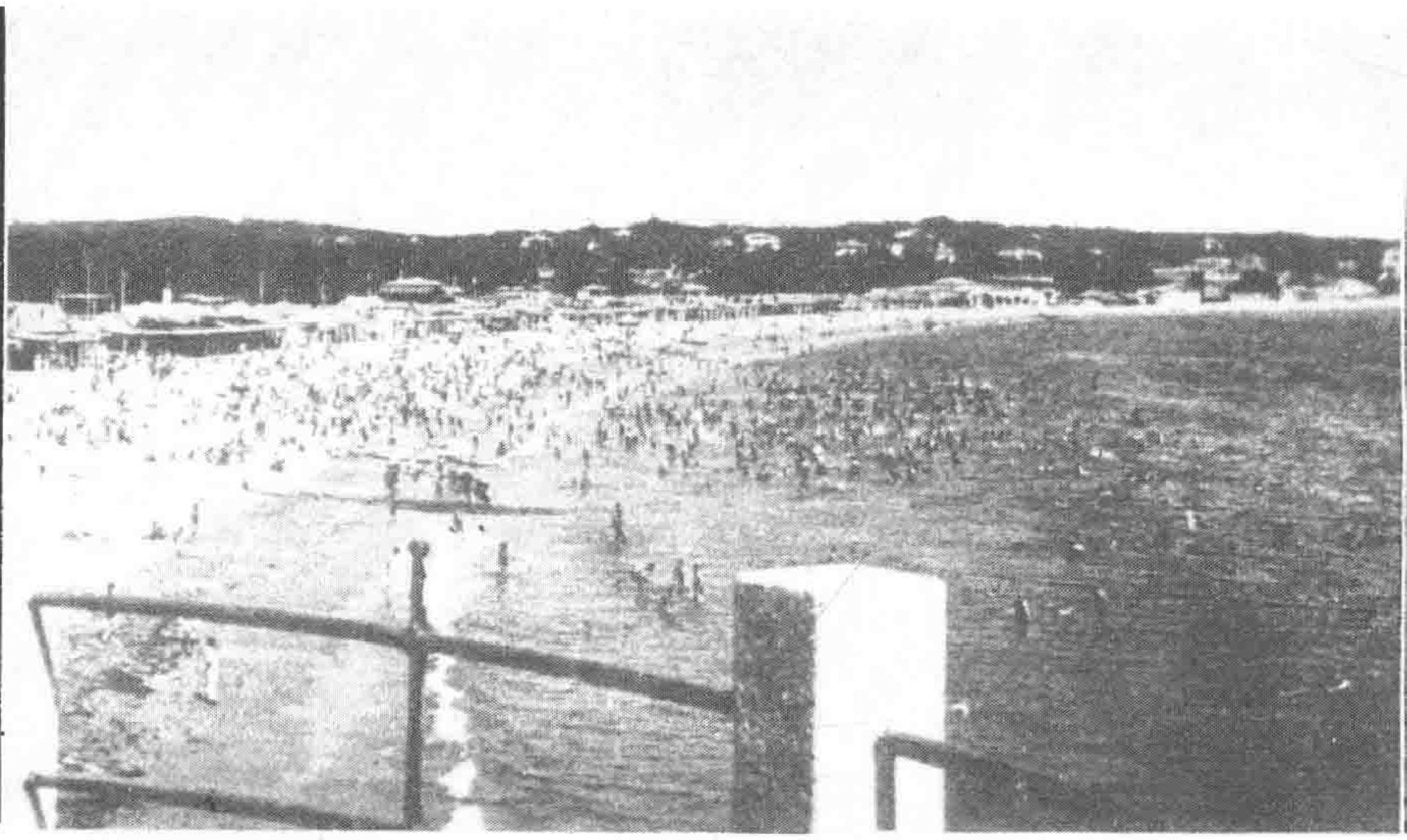
大陸銀行儲蓄部
地址　南京路大陸商場
簣土可成泰山
涓滴匯爲江河
零存整付　到期取洋　壹萬元
十年期每月存洋五十元三角六分
十五年期每月存洋廿四元三角七分
廿年期每月存洋十三元四角一分
日積月累小數便成鉅款



一九—四六二

青島

侯祥麟作



⇧匯泉浴場



⇨海濱公園中之水族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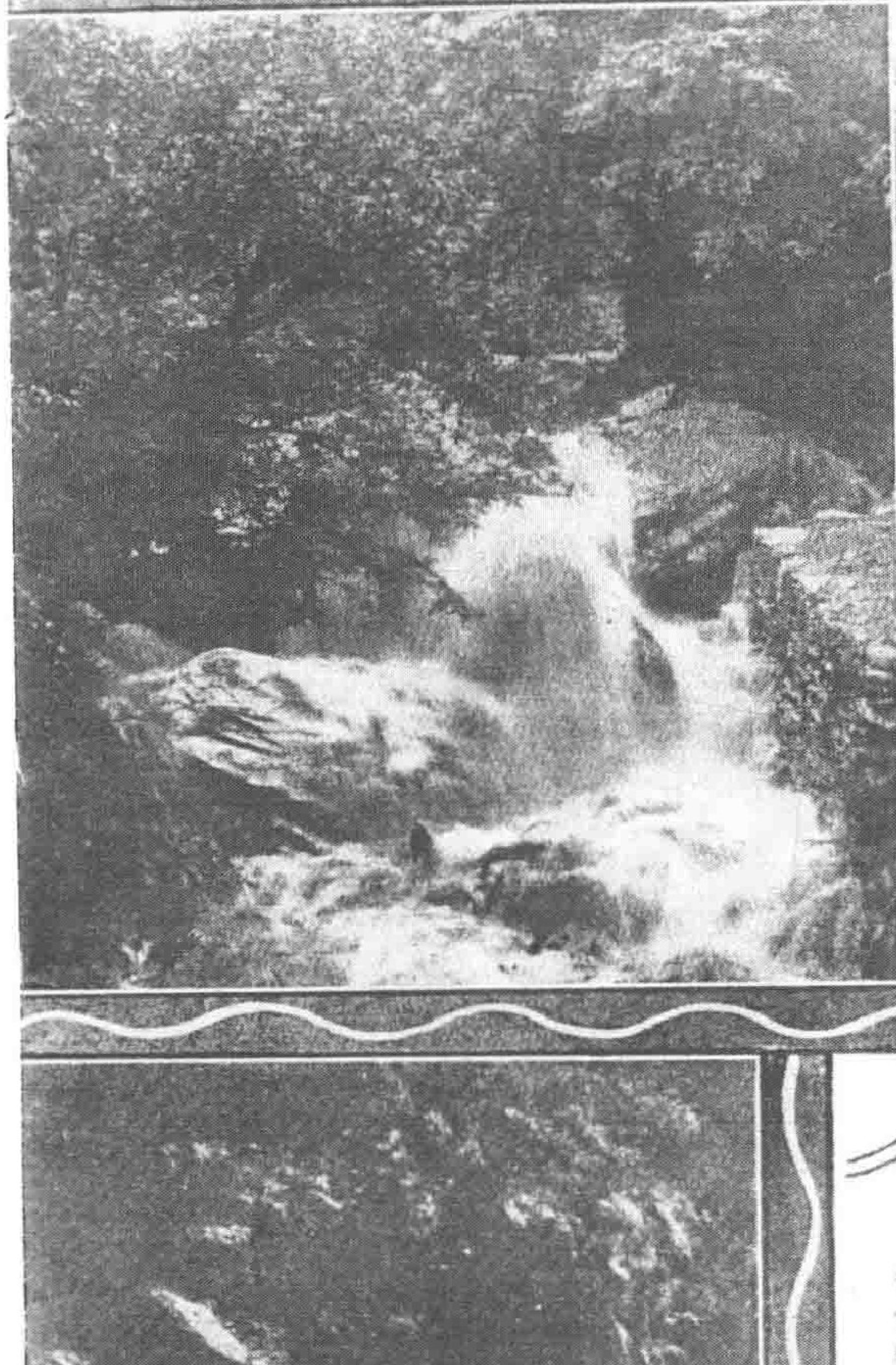
海濱公園⇦



⇦小青島

廬山（一）

侯祥麟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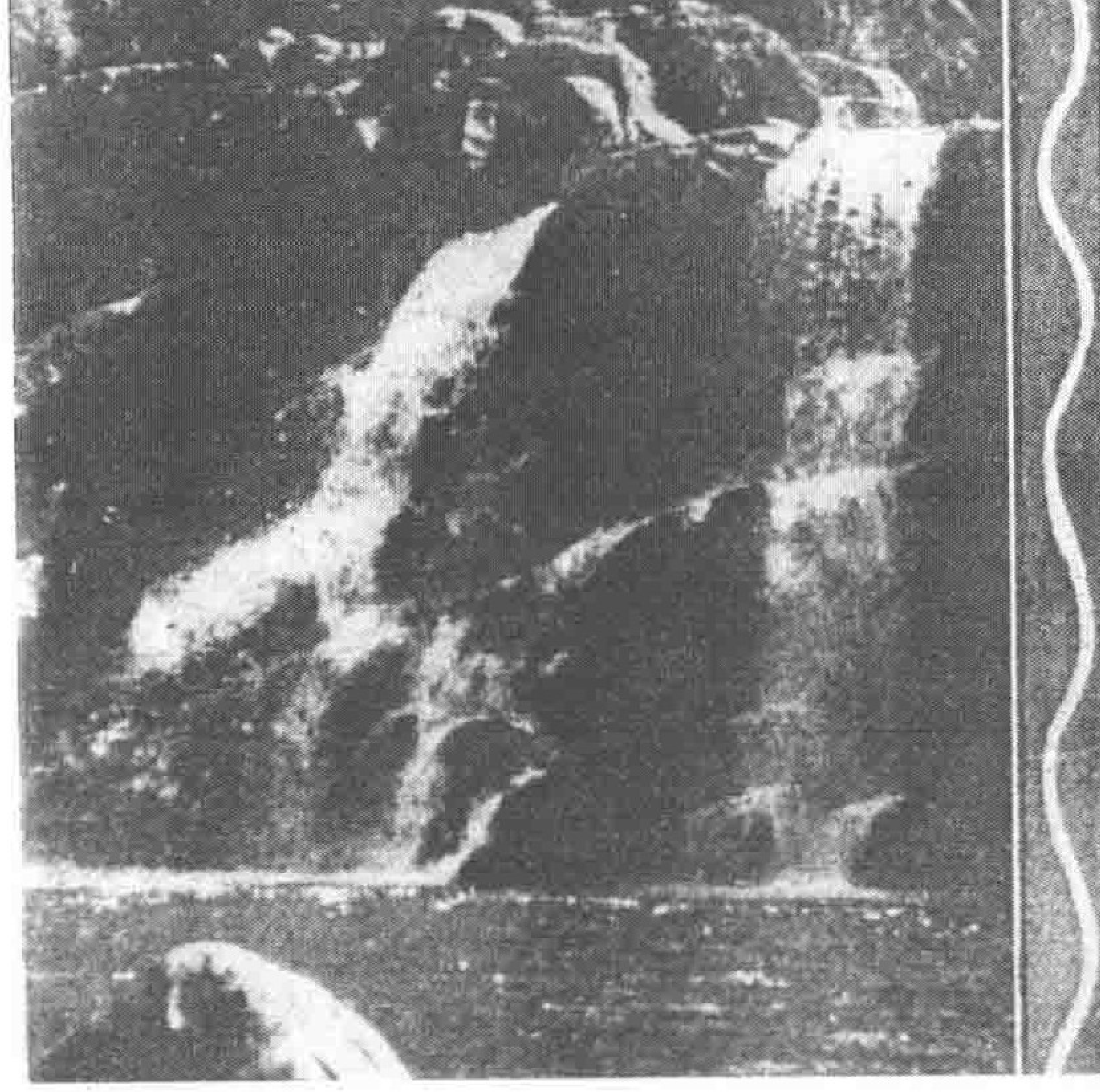


牯嶺中谷之溪流木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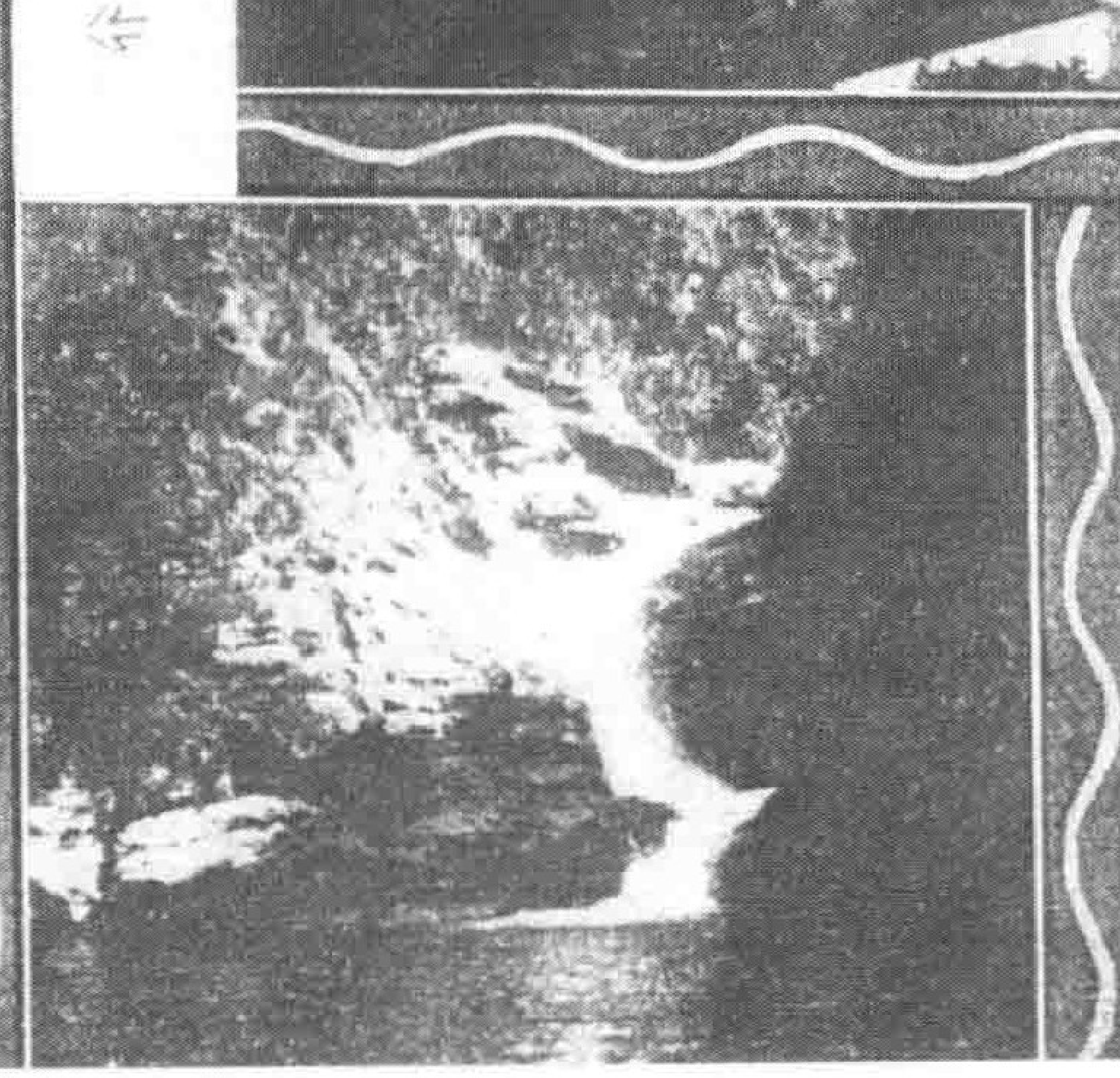
牯嶺松樹林上南望白雲下注之奇觀⇩

雨後之中谷⇦



黃家坡之雙瀑⇦





黃家坡「樂園潭」上之瀑布⇦

一九—四六六

廬山(二)

侯祥麟作



黃龍寺之雙寶樹——樹下皆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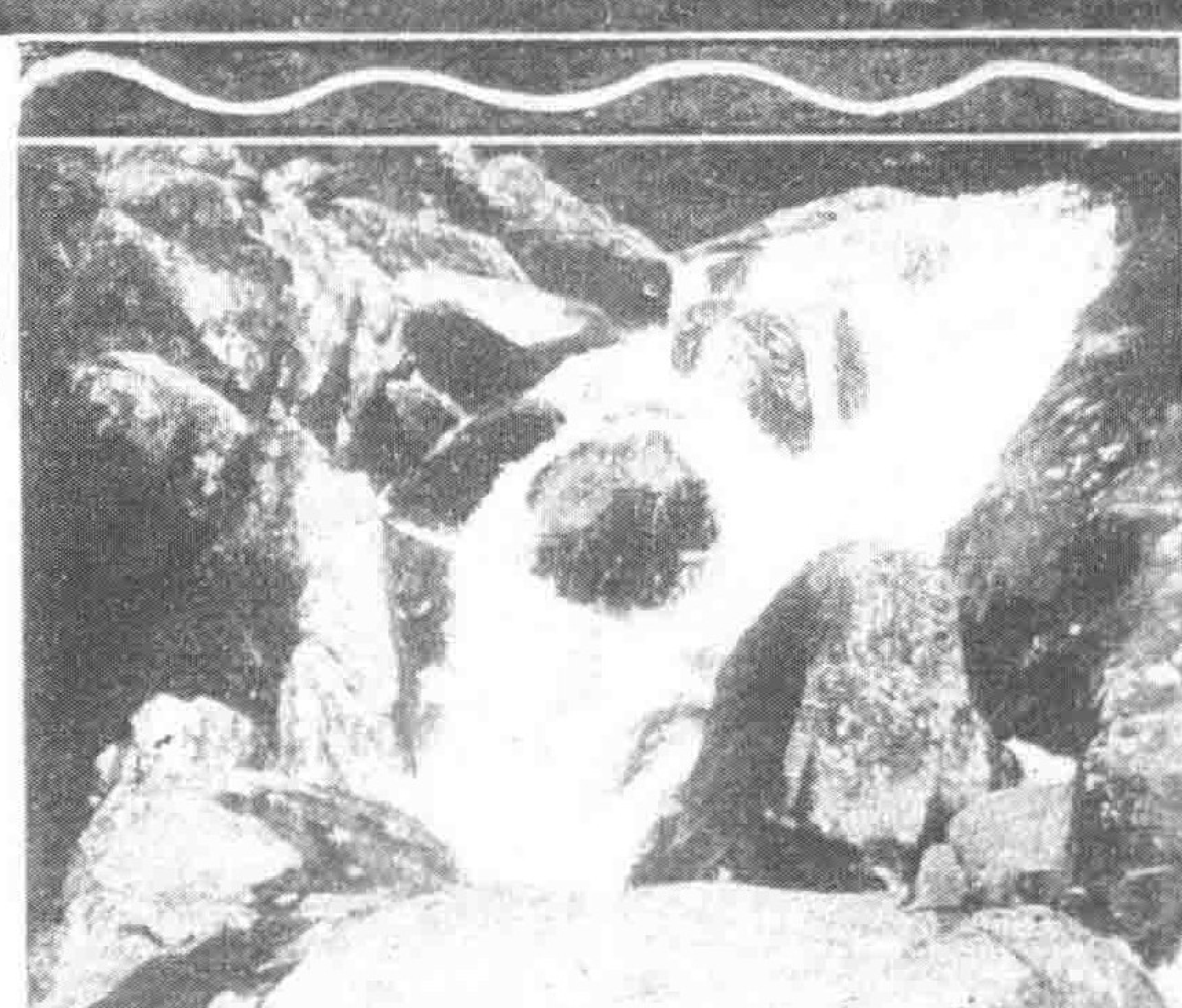
三疊泉之第二疊



大同山上面望鄱陽之勝



黃龍潭之瀑



神龍宮之肥瀑

北戴河

侯祥麟作



浪大時在英國灘跳浪取樂之浴客 ⇨



東山極端勝景——鷹石 ⇨



「石角」上浪花之雄美 ⇦

美國北岸鐵道之新設備

鈍訥

車中裝置空氣調整器　旅客得冬暖夏涼之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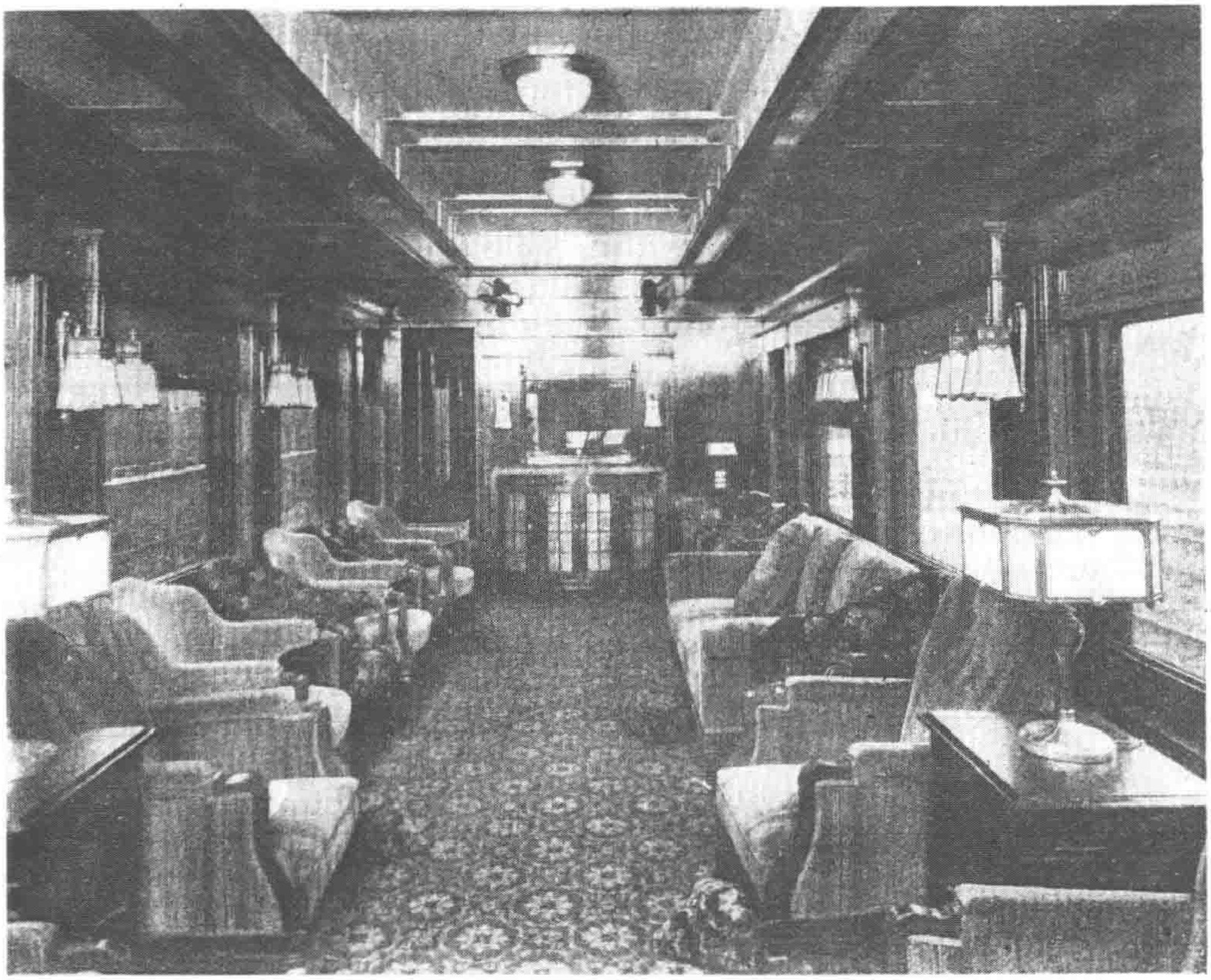
美國北太平洋北岸鐵道公司，向以設備高尙週到，著稱於時，自一九〇〇年以來各車對於行旅舒適佈置週詳，無不臻於至善，最近又有一種新設備實令旅客有置身深宮大廈之感，其舒適安閒爲如何，蓋可想像得之矣。

一九三四年之夏季新設備，爲完全空氣調節之餐車及遊覽車，其設備之精妙，可保已盡近世科學發明之能事。酷暑之天，置身車中，但覺清涼舒適，與外面之燻炙濕熱，完全隔離。及至冬日，則又溫和熙煦，滿室生春，其空氣之溫和清新，與南風拂面，一致無二也。故以一年四季而言，北岸公司之車輛所給予吾人者，全爲清淨穆和之空氣，使人身心泰然。此種新裝置，對於旅客有種種之利益，及令行旅愉快，固無待言，其所以能完全成此種優點者，全由於所裝空氣調節機械之精妙，蓋其所具之各項優點，無一而非爲最新科學發明之結晶也。

飡車景象



一九—四七一



客廳車之舒適

讀者試閉目一思，夏季赤日當空寒暑表上昇至九十六度，酷熱之中挾之潮濕，所謂燠熱天氣煩悶欲絕吾人除口中噓氣，揮汗嚷熱外，一籌莫展。當此時也，北岸公司之餐車及遊覽車，因有空氣調節之組織，誰所吸收者為同樣之燠熱潮濕空氣，但一經機械之調整，即變成清涼爽適之空氣。於是車中所充滿者無往而不令人舒適美感，車外之塵埃氳熱種種煩悶，莫不一掃而空矣。觀上述而言，豈不令人以神秘目之耶，實則其原理均為自然之律，旅客所獲者，乃其勝利之賜予耳。

調節空氣之冷氣機中，具有一種名「弗利盎」者，其化學符號為（F-12）乃由炭四氯化物中排除氯素代以氟而起化學作用而產生者。「弗利盎」本身無色，無嗅，且無毒，不具刺激性，亦不燃燒。由此種化學體而形成一種合乎理想之消熱物質，為美國礦務局所核准使用。論其冷却之力量，在氣壓零點下二十一度乃行沸化，故其消熱之力甚宏，在車中用作調整空氣，其效自大。

冷氣機中之「弗利盎」為一種液體，容於車下之儲藏器中。應用之時，即由一管流入於冷氣線輪，此種線輪與其他重要機件均裝於車頂中。通風所用之空氣由外

一九—四七二

面輸入車經過濾淨，而與車內之一部份空氣混合，由風扇打入冷氣線輪之內，於是線輪中之「弗利盎」立卽蒸發，將空氣中之熱氣劈除。清淨之冷空氣，乃經由車頂之孔洞流佈車中，其動作一若淋浴之龍頭。線輪中之「弗利盎」蒸氣，由廻氣管引入壓縮器，因壓力及風扇之助，外面之空氣卽將洩出之過度熱氣收吸而去。因是空氣乃被迫助此奇妙之機器共同將車中之空氣冷化，而其原理亦至簡單也。經過壓力及結果液化後，「弗利盎」重回去儲藏之所，再由冷氣循環而重複其流動工作。

北岸公司之飯車及遊覽車中因整溫器之調節空氣，乃常保有舒適宜人之溫度。大概言之，有夏季炎暑之天，車中之空氣較諸車外冷約十五度，但其平時溫度之調節，均依照美國熱氣通風工程學會所定者為標準。夏日空氣常較潮濕，但經進氣筒中而流入車時，已經過冷氣之提濾，故車內呼吸之空氣，令人有清寧安適之感覺。

空氣調節之優點，除涼爽及舒適之外，常有兩點，極關重要，卽寧靜與清潔是也。因車中自裝置空氣調節器後，可毋須開窗啓戶，或用打氣方法通風，車外之一切擾雜聲音，自必減少，而車內乃得安靜舒適之樂。乘客可隨意談話，既不須高聲用力，又無雜聲相擾之可厭也。

冬季氣候較冷，車中之空氣調整器能令溫度增加，並使空氣和潤，合於衛生。因此無論冬夏，凡搭乘北岸公司火車者，可令胃口增佳，精神健旺，至若遊覽車，則除種種舒適外，對於西北之大自然風景，可以一覽無餘，得身心暢快之妙。

華商 中法儲蓄會緊要啓事

敝會創於民國七年初為中法合資迨民國十五年怵於利權之外溢於是交涉經年收回法股向北平政府財政部備案農商部註冊及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又向財政部註冊實業部登記各在案已為純粹華人自辦之儲蓄機關茲因外界未明經過情形有誤認本會為外人機關者特詳細聲明又本會業務除有獎儲蓄外另立普通儲蓄專部本十六年之經驗以服務於社會茲將普通儲蓄部業務概要列陳如左

定期存款●活期存款●零存整取●整存零付●存本取息●複利儲金
便工儲蓄●便工放款●各種押款●票據貼現●手續簡便●服務週到

會址上海廣東路一七五號 營業部電話一四七六五號
西門辦事處和平路一一六九號 電話南市二三七一一號

上海東萊銀行
儲蓄處

本行為提倡人民儲蓄起見呈奉國民政府核准另撥資本設立儲蓄專處營業獨立會計公開並負無限責任保障存戶力求鞏固利息優厚手續簡便章程函索卽寄

活期儲蓄 此項存款自銀元一元起均可存貯開立存摺隨時憑摺收付
普通定期 期限自一年起至五年止計分五種所定利率較為優厚
特別定期 例如存洋二百元六角四分十五年期滿可得本利洋一千元
零存整付 例如每月存洋十元十五年期滿得本利四千二百八十餘元
整存零付 例如存洋一千元十五年內按月支用本利洋十元九角二分

行址◉天津路河南路轉角

蘇魯羣島的土著婚姻

錢振海譯

前美國駐英屬北婆羅洲領事 George M. Henson 作

三十年前文豪喬治（George Ade）曾經有過滑稽歌劇問世；內中表演蘇魯敎王（Sultan of Solu）是一個可笑的半野蠻人。然而實際上，蘇魯敎王並不如此生活起居，處處表現出是一位近代化的君主，統治着蘇魯羣島（Solu Archipelago）該羣島散列海上，介於菲列濱羣島與英屬北婆羅洲之間，構成兩者的海洋交通要道。敎王於前菲列濱總督任期中，受命爲菲島參院議員，常在菲島京都馬尼剌與人交往，成爲馬尼剌的闊人；敎王酷愛航空，因此更受人家注意。

敎王於一八九九年前，一部份承認了美國對於蘇魯羣島的世間的（即非宗敎的）主權，一九一五年完全承認了美國對於蘇魯羣島的世間主權。可是他製作的魔咒依然籠罩島民，儼然一位蘇魯土人的元首。駮魯島（Jolo）的北面有馬堡城（Mamburg）以前元首宮殿即在此間，所謂宮殿也就是兩樓大廈外加住宅六座，供后妃臣僚居住。一九三二年，狂風暴雨凶勇襲來，樓廈住宅多半倒塌了。

美國的回回屬民

蘇魯敎王的名銜所示，也僅僅是一個回回敎民的敎主，境內所有回回敎堂，盡爲所轄。英屬北婆羅洲的婆羅尼敎王（Sultan of Brunei）地位更高，

蘇魯敎王



羣認爲回敎底『聖上』(Royal Highness)。雖然蘇魯敎王時時向婆羅尼敎王朝貢而婆羅尼敎王似乎僅僅當他是一位窮本家；但蘇魯敎王仍然是一位氣宇完備的敎王，權力所及的蔓爾島嶼也在三百之數，山達蘭(Sandakan)有他底行政總部。

英人善於殖民，在婆羅洲也復如此。他們認爲對於蘇魯土民，與其干涉，不如撫慰。因爲干涉頗易引起凶擾，很爲不智。因此英人對於蘇魯敎王也時時貢獻貨帛，以表示好感。敎王每來山達蘭，英人必敬以軍禮。敎王來此徵集年貢的時候，英軍必鳴炮示敬。英國官員於皇皇衙署中更爲設宴洗塵，殷勤週至，賓主歡宴至少也有二三星期之久。敎王同時接見該地酋長貴族，各各仍舊示忠於敎王，敎王也一一賜以祝福。

敎王屬於美國籍，常引此以自豪。然而他底國內措施，極難爲美國所認可。回敎聖典可蘭經，規定敎王於同一期間，可以擁有四妻，既然王手一揮，立卽可以出妻，或立卽離異，此四妻之數的限制，敎王當然毫不在乎。據說他妻妾衆多，沒有子女，因此便立其幼弟爲王位繼承人。一九一五年美國條約雖然承認他是蘇魯回民的敎主，但條款字句也有最後廢止多妻制度的意思。

蘇魯人民對於婚禮一事，多漫不介意。芳齡十三或甚至十一的幼女，往往卽作新嫁娘。當時我是美國駐山達蘭的領事，曾經目擊一樁有趣的婚事，特殊的土著婚嫁習俗，從此印入腦際。

蘇魯敎王訪問婆羅尼不久，有一位德國地主爲英政府所强制離境，因爲當時歐戰正酣。德國地主便將他的橡樹農場交給我看管，地近山達蘭。我應允了他，因而便負起代表德國利權的責任，每逢發薪之日，必前往查核賬目。可是我也不願從此實際管理。我爲此輩馬來工人的『主人』爲期也不久，指任了一位長期的監督以後，我就卸肩了。

婚姻需要津貼

第一次付款日，我剛到公司，賬就替童僕亞來(Alus)聲請，要求先支十元新加坡貨幣去結婚。司賬告訴我，亞來的未來新娘，就是撒馬(Samat)的女兒嘉娜巴(Canapa)，撒馬是個鑽孔匠頭目。

後來嘉娜巴跟她母親同來我這裏，給我觀看，嘉娜巴實在是個小姑娘，年齡過小，談不到婚嫁。我便斷言，嘉娜巴略爲遲延出嫁也必定無害。她母親僅僅二十四歲，却和我爭辯：『嘉娜巴早過了十一歲，應該嫁人了。』我不得不溫言開導，堅持主張，非得我特殊許可，十二歲以下的姑娘，不得成婚。

她母親又問，到了十二歲是否可以成婚呢。我也不願過於苛厲，便這樣允可了她。並且說要爲她們攝影，送給她們印就的照片，這



駁魯島美麗之港口

樣我想可以消釋她們當時的頹喪。她們高興得很，安排就攝，攝後歡欣而去。

東方的習俗往往要預給工僕小數款項，表示繼續雇用。如果工僕對主人，即馬來語所謂『大恩』(Tuan)，有所負欠，在法律上，該工僕即不得他去，應該埋頭工作，直至工資抵消欠款爲止。所以我拒絕亞來要求的小數借款，不需什麼重要的理由，因爲他得款完婚後也許就偕妻遠行，卜居於海濱土人中間。

馬來的流浪人民，往往爲避免蟲蟒，安居小舟裏面，沿着海岸排列。他們水陸兩棲，怡然自得。他們酷好捕殺鯊魚，割取鯊魚的鰭和齒。他們所用的武器，也僅僅是三角形的銅質匕首，邊鈍而鋒極銳。他們刀法極靈活，應付極自如。每遇鯊魚，必能突刺其心肺，捕獲鯊魚，手脚極敏捷。亞來年僅十八歲，體魄强健，捕殺鯊魚，更爲痛快熟練。

我第二次臨農場的時候，我就喚嘉娜巴母女來，將兩星期前攝攝的她們母女照片送給她們，她們極快樂。嘉娜巴母親重問我，她女兒到十二歲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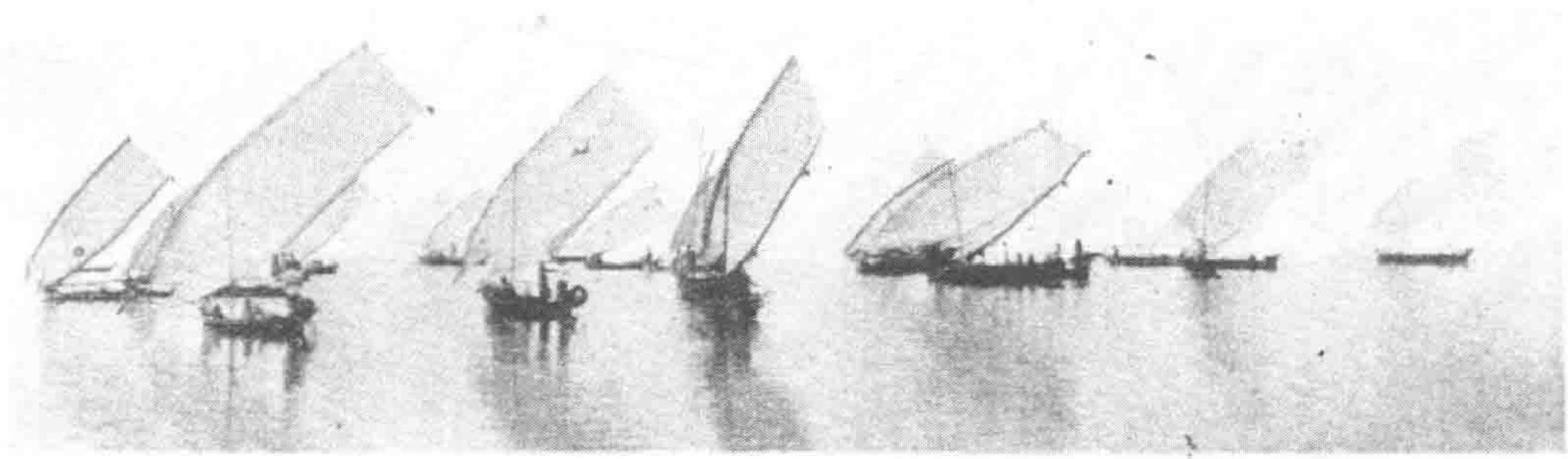
否可以成婚，我又重覆允可了她，並且告訴她即刻就可以籌措婚事。亞來也同樣問，我也對他同樣溫語安慰，月色全滿時，嘉娜巴就十二歲了；司賬告訴亞來，下星期日月色就完滿了。

我問了司賬，地方上是否有馬來牧師或其他回教師，可以主持婚禮。他回說沒有，並且說馬來人之間的婚姻，多由主人或『大恩』主持，以免費用。司賬是位婆羅門教徒，對他異教的禮儀，當然是藐視的。

這椿事過了一星期後，蘇魯教王，駕臨了英政府官署，備受款待；當然以蘇魯教王的地位和勢力而論，也是該受款待的。因此我也不能較英政府略為遜色，我便也柬邀蘇魯教王臨領事館茶敍。當時來賓中除蘇魯教王外，尚有蘇魯王后，王弟，王臣，酋長等人。

蘇魯王后豐采姣好

王后年輕貌美，秉質聰明，舉止溫雅，使我驚嘆。她的服裝，帶些本土風趣，帶些西方情調。腰間圍以大布，這是馬來習俗呼為『東浪』(Saroug)，自腰



海上之風帆

下延迄膝，腰部略加摺皺，顯出苗條；身披罩衫，形式如男子襯衣，頭捲着羅綢巾帶。她也穿襪也穿鞋，這是當日特別許可的。她也許胸間圍着綢絲緊身縛緖，如果圍的話，將全為罩衫所遮，也決不外見。

蘇魯教王身穿絲織西裝，整齊清潔，由菲列濱島上中國裁縫所製的，專為國家典禮之用。領帶上飾一顆巨珠，價值約在數千元。他頭戴土耳其烏黑方帽，顯得十分漂亮。隨員人等也都盛服出席，毫沒有不適的態度。

北加羅洲『信徒』所製的捲烟

教王雖是蘇魯人，馬來話講得極好，我們討論歐洲大戰約有一小時，很感興趣。他說希望聯軍擊敗德國。可是我一提到土耳其，他神情就變了。他絕對相信，聯軍決不能攻克君士坦丁堡，因為君士坦丁堡是一座聖城，是先聖亞拉氏的家園。他堅信土耳其人決不受虧，因為亞拉先聖決定要庇護他們。蘇魯后也嫣笑示意，說她是屬於美國國籍，頗感愉快，因為美國人民是不信仰戰事的。

後來我餉他們吸捲烟，遞一盒給蘇魯教王，盒上



山達閒港口之奇觀

標着『埃及捲烟，土耳其烟草』諸字。敎王細細把玩着盒子，看到盒上象形文字，頗爲欣然。他說因爲埃及捲烟是上天信徒所製，與基督敎徒無關。我當時也不願拂逆他的崇高信仰；雖然事實上，那些捲烟是在北加羅州用機器製造的，烟葉產於小亞細亞，整萬整萬地運到英國廠家加製後再轉銷東方的。

捲烟畢後，敎王極高興，用東方最最恭維的語辭，說如果得與我——美國領事——共攝一影，他就歡喜無涯了。我也說了滿心快樂的話，要共留紀念。當時他竟認我爲弟兄輩，說這張紀念攝影，他要看同珍寶一樣的可愛。

我們便喚了一位日本攝影師來，我請蘇魯敎王賜我光榮，躬自指排攝影座次。因此他便命令酋長之輩立在旁邊，王弟及王臣坐他左邊，王后坐他右邊；我底坐位便靠着王后，我們的兩位秘書立在背後。我說我座次這樣親貼王后，得近恩澤，實在感恩至深。敎王也接受我底尊視，龍顏微笑示意。

照片印好了幾天，我就送蘇魯王兩張；一張是送給王后的，一張送給王自己。他說我對他如此親熱，爲王弟所不及。又說假使我到蘇魯島，他必定邀我入皇宮，待我上賓，並獻我一位美女，以暫度良夜。此種慷慨的賜與，祇籠罩在誠摯的眞情之下。

蘇魯敎王可以主持婚禮

當我在領事館款宴蘇魯敎王的時候，我就想到設如蘇魯敎王來主持婚儀，那必定成爲佳話。對這王位至尊，亞來與嘉娜巴必定感到意外的光榮，那

一九—四七九

天親朋紛集，當也十二分感恩。我就越想越喜。我決定本星期六立卽與這對華年伴侶偕返山達爾同時柬邀蘇魯敎王聚宴，請他暢嚼一頓土耳其烟，卽他所謂北加維州「信徒」所製的烟。於是土著亞來與馬來麗姝嘉娜巴的結婚大典便接着舉行。可是事情竟有出乎意料之外的。

星期六我便到橡樹農場，可是月形顯見虧缺，月圓時期已過。馬來人的生辰年月是以月圓作算的。當時和往常一樣，我遇見了司賬，可是微笑迎人的亞來却不見影踪了。

『亞來那裏去了？』我便問。

『他從此不在此地了。他與嘉娜巴同居在橡樹工廠後面小屋內，他們今天齊去山達爾想見見蘇魯敎王。』

『與嘉娜巴同居……』我囁嚅地問『你話怎樣講？』

『他們遵照「大恩」的吩咐月圓時就結婚，所以一星期前，就舉行婚禮，從此不在此地了。』

『一週前結婚，誰令他們結婚？』

『什麼，不是「大恩」自己麼？「大恩」自己通知他們可以結婚。』

『我令他們結婚麼！你怎麼樣講的？』

『「大恩！」正是月圓那天，嘉娜巴便十二歲，遵照「大恩」的

蘇魯王與美領事等合攝



吩咐，他們結婚了。他倆睡園在丁家裏，園丁就是嘉娜巴的叔叔。「大恩，」你不快活嗎？』

於是乎全部事情都明瞭了，司賬說的話是確實的。我當主婚，原想這童僕幼女的婚典，有敎王參加裝點得華貴堂皇，現在當然也等於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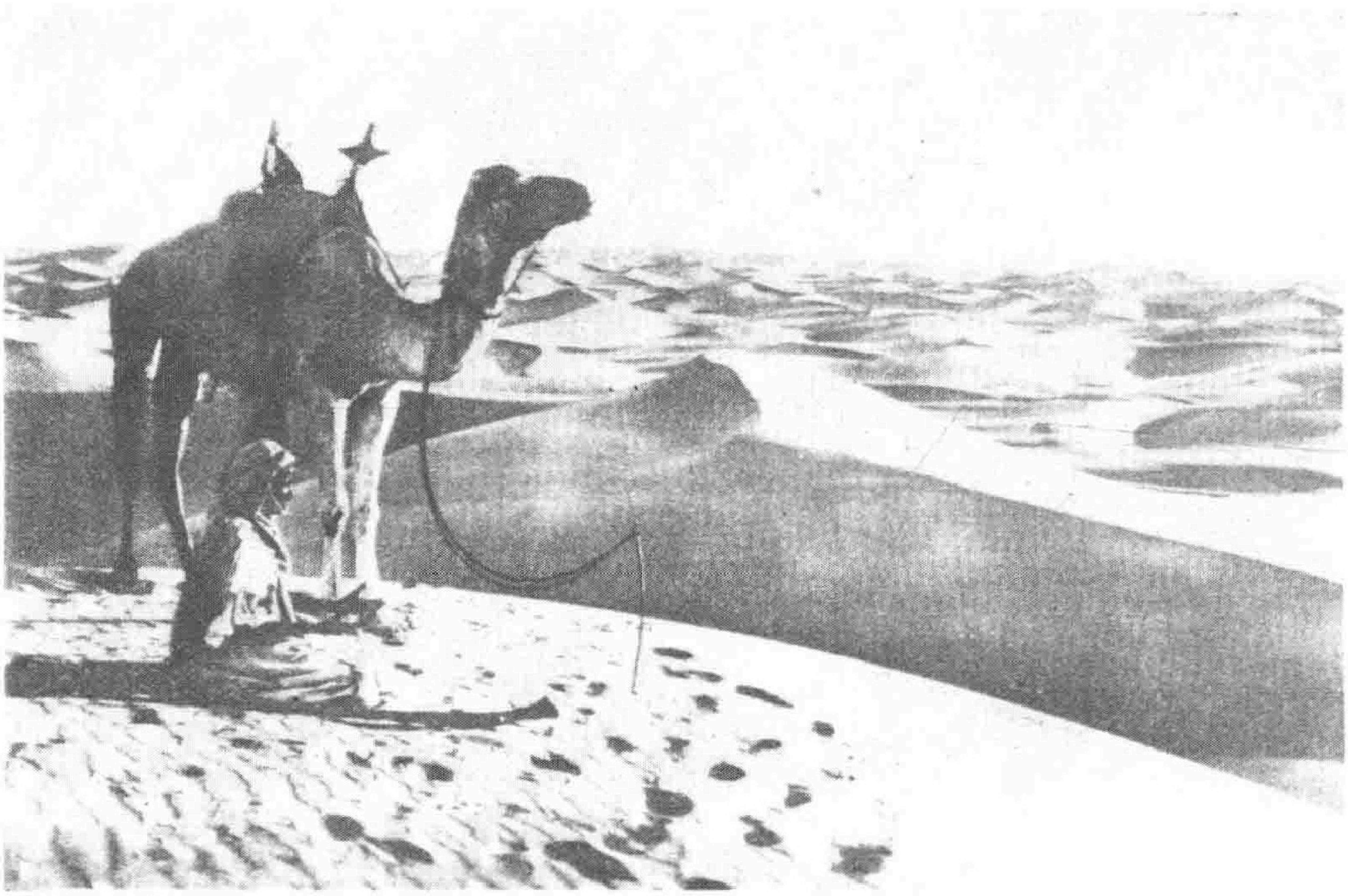
我竟是無意中命令他們結婚，雖然確實是我命令的。我實在對於土著的事物觀念沒有了解，因此決斷的語句，說得太隨便了。他們以爲既然「大恩」鄭重地允可，又確定了時日，這樣當然便可以結婚了。

他們看來，結婚就是男女互相獻身，夫婦關係就是以互相示忠互相信任爲基本。如果便當的話，那末請一位牧師紀載成婚大典，那也很好。否則也不必多事麻煩。

當那一晚。暮色黯淡中，圓滿的皎月，照耀當空，銀灰色的光幅，穿過密茂橡樹的陰影，傾瀉下來，灑遍了戰戰的枝葉。這當兒亞來與嘉娜巴心心相印，脈脈含情，互相緊握着手，心房輕輕跳動。這圓滿的月態，雖是我隨意提到的，却成了他倆婚典的前導了。

都錦生絲織品
發行所
杭州 花市路
上海 北四川路
上海三馬路。
廣州永漢北路。
南京門帘橋。
漢口江漢路

一九—四八一



非洲荒漠

從上海到馬賽

·歐·陽·愷麗·

是愛和愁同時都充滿了心坎的晚上，我和新婚的他，和親愛的父親母親姊姊妹妹以及其他送行的親友，辭別了繁華的上海，離別了創痕遍體的祖國，而向我們的目的地——歐洲——進行。黃浦好像嗚嗚地在黑暗中流着分別的淚水，冷風好吁吁像地在夜半發出分別的泣聲。珍重平安的叮嚀，打碎我的心，攪散我的靈魂。這是我還記得是一月三十一日之夜，是把我從親愛快樂的家庭中抓出來，而走着那普通一般人所走的路途之夜。

黃的海水，藍的海水，把我們搖搖擺擺地衝盪了四天。第一天的下午，我的胸部就覺得很不舒服，我的頭部有些昏眩，而犯着暈船症。我只得一天到晚偃臥着，在一間小小的房艙中，和我的心愛的他，過着溫存的生活，愛在我們的中間活躍，而把旅行的沉寂空氣消滅了。這樣不知不覺地在第四天的早上，我們就到了似在碧水中浮動着的香港。

果然香港尚可值得讚美，可惜早已不在我們手中了。舊歲在爆竹的歡迎聲中逼近，加倍擁擠的行人，盈盈熱鬧的市街，顯示着南方老百姓對於舊曆新年的特別高興。



蘇彝士運河是歐亞交通的咽喉

晨起，我們携手在道途中躑躅着，暫時無憂無慮的東張西望着。我的他時常給擦鞋小孩阻滯了行程，原來他的幾天沒有擦過的皮鞋，煽誘他們的心。

下午我們出去望望朋友，傍晚我們去看電影。電影完了，電影院往往乘看客還未起身以前，播出了英國的國歌，幕上推出了英皇的照相，強迫一般非英國藉的看客。鴉雀無聲般站立着致敬。我們因爲覺得在被人家用武力强佔去的我們自己的領土上，向着佔領我們的土地者站立致敬，內心終有些悲痛和羞愧，所以乘着電影尙未映畢，一溜烟悄悄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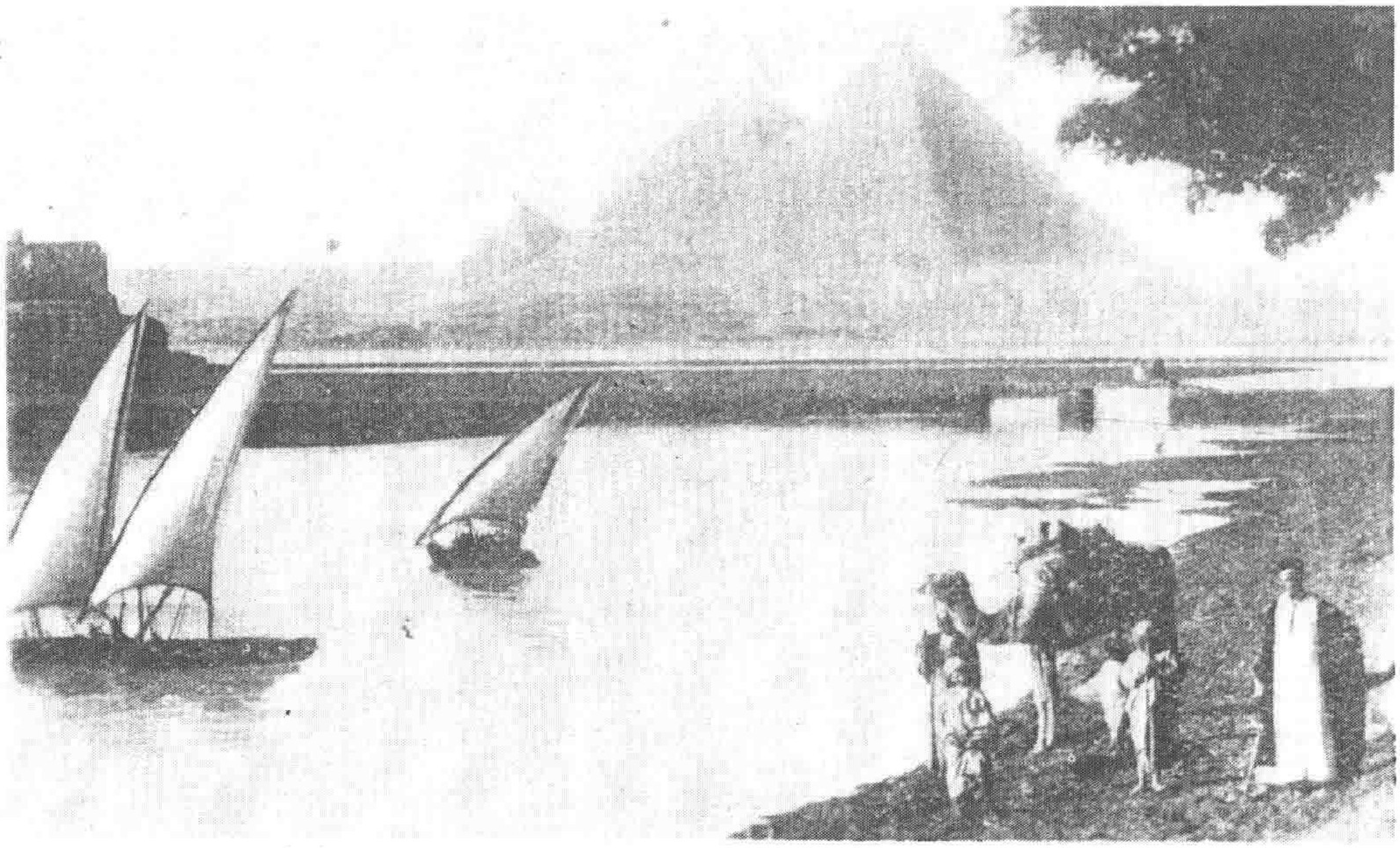
如此如此的我們在香港住了幾天，我們同到廣州跑了一趟。第一天我們按照原定方針逛馬路，可以把一切形形色色的市街風景，盡行收入眼底，第二天五省外交視察員甘介侯先生來探望我們。寒暄以後，他便領導我們遊覽羊城名勝。

天給了甘先生一張善於外交的嘴，一副善於外交的儀表他的甘太太也是發言中節，款待遠客，十分道地，不愧爲外交家的太太。我們在廣州打擾了二天，就在第三天的下午五時，搭車返港。

二月十三日，就是舊曆的大除夕，我們夫婦二人，在港搭着法輪阿多斯號赴歐，我整整在船上臥了四天，方才到法屬的西貢。

在船上悶了幾天的我，就同他一起上岸散步。剛走到海關門首。從側

一九—四八四



埃及古代帝王歸宿地之金字塔

面突然擠出了一個法國男子，一個醜惡非常，雙唇浮着血水的安南老婦。這老婦人在那勇糾糾的法國男子合作之下，便伸出了她的兩只像殭屍般的手，來摸我的身體。我心中雖然很不痛快地遭受了這樣的侮辱，可是這是做了一個不幸的中國民所不能逃免的事實，我們快快起來努力吧，只要我們肯牢記着我們所受的各種侮辱，不久我們定可用我們自己的雙手，向着各個帝國主義者算賬，報復！

新年把西貢的熱鬧變成冷靜和沉寂了。河邊有幾個僑胞，玩弄獅子搶球，只有十幾個人不規則的站立着觀看。他們好像是廣東人，我就用粵語和其中二三人談話，滿想以為同是海外的中國旅客，可以親親熱熱的閒敍一下，可是結果却令人失望，他們給我一種莫明其妙的態度而避開我們。

我們還是鼓着勇氣，找着懸掛國徽的店鋪問訊。不到三四分鐘，我們就遇見了翁姓的叔姪。他們是汕頭人，旅居西貢多年。因為也許是學識上的優越，他們就熱烈地高興地招待了我們。我的親愛的他問及他們當地的經濟情形，他們只是搖着頭歎息，米價的低落，已經把西貢一切的繁華消滅了。他再告訴翁先生我在海關門首所遇的侮辱，他也只沉着地說道：『這是不爭氣的私帶鴉片的中國人的影響，我們不能完全責着外國人的不是呀！』談了好久，翁先生再引導我們到堤岸中國僑胞區域，參觀南圻商會和其他一切。

阿多斯號在西貢停了二天，第三天的早上方才向着新加坡駛行。海中依然沒有浪，但我依然還是偃臥在牀，不敢起身。他呢，雖然照常起來，爲了我的緣故，減少了許多的活動。

記得是二月二十日吧，我們在新加坡上岸的那一天。我在船上預先打聽了中國總領事館的地址，想去望望刁總領事，但一上了岸，經過二三回的問訊，知道總領事館已經遷移。他只好請一位不相識而態度很好的印度人，雇了一輛黃汽車，開往領事館。十分鐘以後，我們便和海外僑胞的唯一保護者刁總領事相見。

刁先生年約五十歲，曾做過古巴公使。他的一切的舉動，都富有溫、存客氣和儒雅的成分，他到任不過數月，已獲得馬來亞僑胞一致的擁護。關於新加坡的經濟情形，他說以樹膠和錫的低落，遭遇了和西貢相等的悲慘命運，最後，他問我幾點鐘要開船，我答道下午兩點鐘，他以爲時間已是非常匆促，就請一位王先生陪着我們乘坐他自己的汽車。到新加坡各地去逛玩。

站立在新聞記者立場的他，就先去拜訪星洲日報的當局林靄民先生。以我看來，星洲日報印刷精良，內容豐富，比滬報並不稍遜。臨走林先生送我們幾本紀念冊，和許多近幾天的報紙，這一來至少有一星期可以解除航行的沉悶生活。出了星洲日報館，王先生便帶我們去參觀植物園。在那裏，奇奇怪怪的花，都鬥媚爭妍般的奔放着。在那裏，有許許多多生長在木質上和炭石中的花，在那裏，有許多葉成瓶狀，花蕊修長的花，一切的一切，幾乎都是我生平沒有看過的。我們在園中流連着，依依不捨的流連着，但終以時間的壓迫，使我們不得不放棄這一座伊田園，而奔返把我們解往歐洲的輪船阿多斯號。

韶光像大海中碧水般的逝去，不知不覺地又過了四天，而到印度的哥倫布了。那天是二月廿四日，是一個星期日的早上。阿多斯號停在不靠着碼頭的水中，一衆搭客，便轉乘小火輪上岸。

上了岸，大家都給一羣找尋生活的印度人，包圍得水洩不通，有的願爲露天通事，有的問汽車要否，馬車要否，什麼東西要否。把我們弄得天昏地黑，頭痛欲裂。經過店鋪的時候，我們本來要進去參觀，也許要買些東西，可是一般店夥站在門首時所取的拉客式的行動，終把我們嚇得退避三舍，不敢入內，這樣，一些不覺得什麼興趣地逛了幾條馬路，彼此都悄然上船，大家不約而同的對哥倫布表示不滿意。

自哥倫布到逖波的，足足行駛了六天多，逖波的屬法國，位在紅海口的非洲北岸，和亞丁遙遙相待，在軍事上頗爲重要，但一無商業上的價值。上岸每人須出渡輪費六法郎，天氣很熱，路上滿地都是黃沙。樹木稀少。道旁屋宇，也沒有以前走過幾個地方的神氣。土

人皮色黑得像炭，婦女在咖啡廠中工作，垢身汚面，異常可憐，路上不容易行走，因為這裏也有許多人包圍着上岸的旅客，刺刺不休地兜售風景片，雞毛扇，香烟，小刀以及其他種種，索價很貴。

三月八日我們到了蘇彝士。這裏是英國人認為重要的軍事區域。所以對於一般必須上岸的客人，定出許多萬分苛繁的手續，雖然蘇彝士的統治者埃及，在表面上已是獨立了。阿多斯號這天不過在蘇彝士的水中停了幾小時，幾百個乘客沒有一個人登岸。下午四時船便啓椗緩緩地進入蘇彝士運河，而在九日的早上到了卜賽。

卜賽商人，比較哥侖布和遜波的，尤為窮凶極惡，馬路四轉角的三座咖啡店各各雇用了音樂師在門首奏樂，侍者則在行人道上大拉其生意。各店都派三四人在門首拉客，纏擾不休，一般旅客們不得不大聲叫苦，而減低了他們購買東西的雅興。

自卜賽到馬賽，不過是四天的行程。我們一行六個中國旅客，都不約而同的担心着馬賽海關行將給與我們的麻煩。馬賽是法國的在地中海的一個海口，每年進進出出的旅客，非常衆多，老於旅行的人們，都知道當地海關的檢查行李，是旅客們的一個絕大的痛苦。他們對於新衣服新皮鞋等等，都要抽稅，其手續的繁重，足令主者為之蹙額，聞者為之膽戰。

十四晨，我們在馬賽登岸，經過了無數口舌和困難，我們才能跳上火車，向巴黎直駛。

以上是我們從祖國至歐洲行程的一個小小的段落，瑣屑地沒有一些系統地在風浪的侵襲中草草寫就，以獻給在祖國出版的旅行雜誌。

旅行雜誌第七卷彙刊

精裝兩厚册〔布面金字〕

實價八圓

一九|四八七

遲暮

Lion Feuchtwanger 著
周瘦鵑 譯

那道貌莊嚴白髮飄蕭的小老兒，沿著伏志巧散步場一路走去，人家見了他，以為他要不是一個優伶，那就是一位老牧師了。他在閒散地走——一手反負在他的背後——身上穿著一件很整潔的舊式外衣，可是太長了些，一個闊闊的領結和一頂闊邊的帽子，他的模樣兒似是一位頗有身分的人，而又富於思想的。他並不是一個吝嗇漢，不很看重他那十先令的紙幣，然而當地的土人們還在他的背後說著開頑笑和挖苦的話。這是一個清淡的節季，來這裏避暑的人寥寥可數，所以這孤單的老紳士卽使肯花錢，也是無濟於事的。

不像是德意志，這小小的奧國早已穩定了它的幣價，所以到這著名的伏志巧避暑區來小住，在德意志的人心目中以為是太糜費的，本來這小鎮中，要算德意志人來得最多，而這一回來避暑的客人卻分外的少。并且又為的雨水太多，所以這避暑的節季也就提早的結束了。那孟加德大旅館中已散去了大半的上客，而把正屋關閉起來，只留下附屬的屋子以供就餐之用。那咖啡店和大餐館也都閉歇了。浴池雖還開放，但是已沒了伺應的員役，那些少數的游客只索自已照管一切。那些維也納的大商店，在暑期中本在伏志巧開有支店，如今也一一收來了；那理髮師咧，音樂師咧，侍者咧，和其他在暑期中被僱服務的人們，都咕噥著回到首都維也納去，一百二十個不滿意。

老紳士沿著湖邊的路走去，路上早已散滿了落葉，他走過那些門窗緊閉的別墅。他每天總是走這一程同樣的路。所有浴客們更衣的小屋全都鋪上了板，遊湖的小划船也全都拖到了岸上；只有那船公司中置備的大汽船，仍還閒閒的浮在那晴明的湖面上。土人們閒坐著，口中喃喃有詞。他們在說這季夏的天氣卻會如此的暖和如此的可愛，似乎有意的使人難堪。如今誰還出錢償付這一筆自然美的代價呢？可是留住在這裏的客人，已不滿一百人了。

那老紳士肅靜而莊嚴的在舒適的暖氣中踱去。那一湖淪漣的活水，微微地起著縐紋，水色甚是柔和，一帶林木蔥翠的小山後面，見有積著白雪的山峯，很明顯的矗入蔚藍的天空。一個園丁，正在把樹皮的條子紮縛著許多折技花；一個穿襯衫的人，正把挺大的釘子釘住一所茅屋的窗門。他們都向老紳士打著招呼，不由得暫時的停住了工作，目送他老人家走過去。他們在匿笑著，以為這小老兒是很滑稽的，身材是那麼的瘦小，態度是那麼的莊嚴，而又生著一張青蛙似的闊口。他們所發見的，就是這一些子，所以很少談論的資料。他自稱名喚勞白魏格培，天天上孟加德大旅館去就餐，而夜間卻宿在甘仁胡白別墅中。他在那邊租住了兩間房，甘太太雖是索價極高，他老人家並不計較。他要是不願照給，土人們就得小覷他；而他多給了錢，他們偏又當他是獃得可笑了。

老紳士手執著他的軟帽，一頭雪白的頭髮，給風在吹動。他的嘴張開著，牙齒突出在外，好似一片屋頂上的石板。一會兒他已到達了散步場的盡頭處。這裏有一個小小的方場，放著幾張坐椅，立有著名歌曲家麥西亞藍佳吉氏的半身像，他是這鎮中的土著。藍佳吉生著一張大而多肉的臉，和一大抹的鬍髭：這銅質的半身像雕得很精工，卻也掩不住本人那種委瑣的形態。藍佳吉曾創製一種四人合唱的國歌；他自己也會歌唱，就這樣的唱出名了。這歌流行於大洋的兩岸，給他掙到了不少的錢和許多的榮譽。老紳士很嚴肅的察看那銅像，連一絲笑容都沒有；他想像到這位歌曲家，曾和其他三人都穿著禮服，同在一座人頭濟濟的音樂廳中，唱著他那動人的曲

調。他老人家仍是一笑不笑的誦讀那誇張的像贊，無非是鄉人們一番諛功誦德的話。

從這小方場中，有一條荒蕪而幽靜的曲徑，犖确不平的通到樹林中去。老人便彳亍地走上這條曲徑。他本是喜歡幽靜的，此刻更是一意的求靜。他的名兒喚做勞白魏格培，這裏鎮中的人們雖並不知道，其實他也是頗頗有名的。因爲勞白魏格培是國內有數的詩人，并且是處於第一流的地位。他悄悄地隱居在一個小鎮裏，包圍著一羣崇拜他的人。可是他一年年老是這樣生活下去，也未免乏味，他可以隨時發表他的權威的意見，總是循規蹈矩的做著他們的領袖，無論一言一動，必須經過了一番考慮，然後可說可行。一個人任是唾棄了世界的一切，而自已卻另有一個世界絆著他，任是絕對不看報紙，而他的信徒們自會把報紙的內容來報告於他。譬如一個人住在象牙塔中，但那世界恰恰就近在門外，一觸目便刺戟了他的靈魂。於是他不得不想休息一下，避過他的信徒們，暫時收斂那對於他們的一種神秘的權威，一方面也得避過那瑣屑而忙亂的世界，在他本來是若卽若離的了。因此他並不說明自已的去處，溜到伏志巧來，國內惟有這一二個地方是不會知道他的姓名的。

他到了曲徑的項巔，在一張木椅上坐了下來，眺望那美麗而恬靜的一片景色，望望山色，又望望湖光。他到這裏來，今天是第六天了。他—是一個尊嚴的大紳士—卻在一羣遲鈍粗鄙吝嗇狡猾的土著中往來，一到這裏便可解放出來了。他在那些木凳上隨意地坐來坐去，那裏可以望見風景，就坐到那裏；他躺在樹林中，或游泳，或划船。一切的事情都是隨遇而安，好似在自已的家裏一樣。他這次到伏志巧來，本來是希望這樣的，但據他這幾天的經歷看來，卻不很符合他的希望。他在家裏時，不許一張報紙接近他；而他在這裏，卻必須自已遏制著自已，不要去拏起那些當地的小報紙來，在旅館中偏是俯拾卽是的。在家裏時，可以拒絕一般生客，就是他左右的人也處處留心著，不敢打擾他。可是他在這裏，每天早上就得和那房東甘太太說幾句話，午後又得和那孟加德大旅館的經理敷衍一下。他是慣常喝茶的，而甘太太偏對他細說喝那奧國的好咖啡是怎樣的有益於他。那大旅館的經理又誇張奧國酒的佳妙，特別稱許它們的價廉；更和他談講這一次夏期的不景氣，是甚麼原由，得甚麼結果；又講到那歌曲家麥西亞藍佳吉的曲譜的原作，他也珍藏著一種。（那經理先生早已給他看過兩次，裝配著很精美的鏡架。）這是一支很簡單的歌曲，說一對戀人坐著一艘船，駛過那黃昏平靜的湖上，忠實地去同歸於盡。

＊　＊　＊　＊

老詩人勞白魏格培瞧了他的時計，站起身來，上旅館用午餐去。此刻還沒有到午餐的時候，但是已有幾位旅客聚在那裏，因爲在這靜悄悄的時候，沒事可做，惟有在就餐這回事上消磨時光罷了。魏格培向那些旅客們瞧時，全是上流社會的人物，有的是官吏，有的是高級的打字員。有一對是從維也納來的猶太夫婦，那男的是一位聰明而柔和的律師，和他那活潑而鮮艷的夫人，又有一家人口，是帶著撒克遜口音的，那丈夫是一位衣服整潔的人，那妻子是一位態度傲慢的太太，同著他們一位美麗而莽撞的女兒。那些旅客們也許已探問過這位面貌奇怪的老紳士是誰，并且已知道了他的姓名的，但他們只知他是勞白魏格白罷了，不知道甚麼詩人不詩人。平日間他本來瞧不起世界上一切的輿論，所以有人訪問他，或請他拍照，他是總驕傲地拒絕的；然而如今想到他的大名不爲人重，卻有些兒悶悶不樂。

餐後，他便到浴池去。池中簡直是空無一人。他脫去了衣服。他那身體是很知保養的，所以皮膚還很光滑。前幾天浴過之後，皮膚上已透出紅色，明天就得變做棕色了。勞白魏格培爬到最高的樓座上去，周身搽了油，便在木

地板上躺了下來。他閉上了眼睛，直挺挺地躺著，曬在日光之下。那湖水輕輕地濺潑作響。遠遠地有鐵鎚丁丁之聲，那就是有人在釘住茀屋的窗門。一架飛機在高高的飛；那機械的聲音隱約可以聽到。這是規定在維也納和威尼斯間往來服務的飛機。可要重往威尼斯去麼？不去不去，那邊是有人認識他的。在這裏山嶺的上空飛行，那倒是很美的。這也委實是他心中所想望的事。這裏鄰近的空氣和他很合適，他覺得好久沒有這樣的康强了。他的計畫，正可利用這地方實施起來。原來他的劇本「阿思莫台」已完成了兩幕，在這裏繼續的寫下去，倒是很值得的。他對於寫作還沒有厭倦；他還算不得是一個老年人。在前一世紀中，一個人到了五十多或六十多就算是老年人了，但是現在的情形卻已改變。據統計的報告，一個男子的平均的年齡在不斷的增高。他平日甚是康健，不過多喝些酒罷了。因此他並不想拋棄筆墨的生活，外間的謠傳是不足信的。

老詩人魏格培坐在伏志巧避暑區的浴池旁邊，想到他的著作，和往年所經歷的關於著作上的事情。他的煩惱已在熱熱的空氣中全都消融了。他又想到他的「蘇羅門和阿思莫台」劇本中關於沙漠的詩句——這些歌詠那一片黃黃的大漠的絕妙好辭，實在是神化極了。

他躺在那樓座的溫暖的木板上，他那不再年青而保養得好好的身體，佈滿了亮閃閃的油和汗，不由的覺得異常的怠倦起來，而這怠倦也是很可人意的。

有人來到這浴池邊來了，勞白魏格培從那溫暖的地板上半抬著身子，在闌干上面望將下去，卻見來的正是那餐堂中遇見的撒克遜女郎。伊穿著浴衣和薄外衣直趕過來。伊抬眼瞧了他一下，微微地笑，等著他和伊說話。但他不說甚麼，伊便留在下邊，在陽光中躺下去了。

那女孩子是出落得娟秀而苗條的。伊的兩眼又狹又長，顯出一種沈滯的深藍色，伊又分外的善笑，常在不住的笑的。但他和伊又有甚麼相干呢？他此刻正在享受那怠倦的樂趣，況且，他又有他自己的計畫。那些計畫是有關著作，而可以一鳴驚人的。

他在想那續寫「阿思莫台」劇本的計畫，關於那沙漠王和魔鬼的一幕，他是寫得挺好的。以後他有三四次開始重寫，一時興到，便寫成了那些歌詠沙漠的好詩句；這些詩句十足表現了他自己的作風，便是他的盛年時的作風。且讓那些青年人去胡亂批評吧。他挺直了身子躺在陽光中，抹去那些健康和愉快的汗，重又搽上了油，轉過身去，把他的頭枕在他那兩條交疊的臂膀上。這幾天的生活，對於他是很有利益的。那歌詠沙漠的詩句，竟在這裏實現了。他揀這地方眞揀得好；這伏志巧小鎭再和他合適也沒有了。那些住在這裏的土著，都是粗魯而遲鈍，又分外的吝嗇，但那四周的景色，卻是美妙得很，也許有一天人們得嘖嘖相告道：『勞白魏格培是在這裏寫成他的劇本「蘇羅門和阿思莫台」的。』

他也許可以把他的莊嚴寬放一下。他也許可以重又讀讀報紙了，就是和那撒克遜女郎調調情，也有何不可。他站起身來，走到闌干旁邊。那女孩子仍然躺在陽光中，身上被游泳衣裹著，越顯得苗條和美麗了。他走下踏步去。伊轉過頭來，從那半開半闔的眼睫間偷瞧著他。他走過了伊躺著的所在，伊的媚眼兒也懶洋洋地跟著他。他把湖水潑在身上，就很小心的走到湖中去游泳了幾分鐘。他回到踏步上，慢慢地搖去了身上的水，便走上梯子，仍到樓座上去，裹上了他的浴毯，倚靠在闌干上，低頭瞧那女孩子，卻見伊仍在原處，躺在那陽光之下。

伊懶洋洋地閃了閃眼，斗的向上面叫道：『您游泳時為甚麼不跳到水中去啊？』他一時怔住了，找一句回答的話，末後纔期期艾艾的答道：『我！我想像我這樣走下水去，是比較的穩妥一些。』

『像這樣一寸寸的爬到水中去，那是我所受不了的，』伊說。當下他們倆又彼此攀談了幾句話。伊說話時帶

著撒克遜口音，幷且口沒遮攔的隨意說著。但那老詩人卻以為伊是聰明得很，而瞧伊享受那陽光的曬射，也是很美的。

伊突然像進攻似的問道：『您到伏志巧來幹甚麼？一個長成的人住在這樣的地方，委實沈悶極了。』

『也許我願意沈悶呢，』他答。

伊嬌嗔似的說道：『您竟對我說這樣的話麼？似乎不大客氣吧。』

魏格培反向道：『您既覺得這裏太沈悶，那您為甚麼住在這裏呢？』那女孩子對他說，全為了伊父母的緣故，伊竟勸不動他們另外到一個活動些的地方去。伊的父親是德來斯頓一位製造商人，他要趁著暑期休假的日子，休息一下，觀賞大自然的美景。但伊預備在半個月內勸他們一同到威尼斯去。

驀然之間，伊很活潑的跳起身來——就是曬得太熱了，接著便撲的跳到水中去了。伊在水中並不久留，就回到魏格培那裏來，一壁吶喊，一壁把水花潑在他的身上。

魏格培知道大凡女人們喜歡他的，不外乎為他的聲名之大，文藝之成就，和他在社會上的勢力。現在這女孩子卻只知道他是個名喚魏格培的男子，並不仗著他的詩才博得伊的歡心。他想到這裏，快樂得甚麼似的。

伊坐在他的身旁，那件溼淋淋的游泳衣裹緊在伊的身上，更覺得盡態極姸。當下伊便開始把伊的事情對他訴說起來。伊的父母是很富的，但是老守在家裏，只要伊配一頭呆板的婚事，委實是納悶得很。目前伊正在學習歌唱，心想將來去表演歌劇，倘能加入歌舞團，那是更好了。伊要上柏林去，憑著伊的美貌，不久定能成名的預料伊既決定要這麼辦，伊的父母終於要答應的。伊絮絮說來，帶著那很好聽的撒克遜口音，魏格培悄悄地聽著。伊說話很有意識，伊以為自己並沒有甚麼才能，但是自信還夠得上一個普通歌女的資格。伊又問魏格培：『你瞧我的美貌，可夠得上加入一個柏林的歌舞團麼？』伊實在是很美的。伊的芳名叫做薏爾絲。

他們倆約定在晚餐以後，一同散步。伊的父母也許太乏了，不願出外，要是出外的話，他們也可跟在背後走。如此他們仍可密談的。

*　*　*　*

魏格培本來是帶著一腔子的煩惱趕到伏志巧來的。他自己在文藝上的成功，暫時使他不感到滿足：而瞧著後輩們的失敗，也並不快意。他既不想寫作，也不願讀書。那恬靜的湖水，明淨的山影，使伊不覺得愉快。如今他卻陡然的覺得高興起來。他放著輕快的步子穿過方場；他和那賣水果的婦人也攀談了幾句話，又在小商店中買了幾張維也納的報紙。他談了那談話欄很有興味，讀到了一段含有惡意的記他一位朋友的軼事，又很尊重的提起他的名字，不由得使他忍俊不禁。他在散步場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把他的瘦削的手指彈著他所記得的一支曲調，借此消磨他的時刻。過路的人們瞧了他這般模樣，都搖著頭，當他是瘋了。

他回到家裏，修面刮鬚，今天他是第二次了，接著他又換了衣服和領圈，和那房東甘老太太說了幾句愉快的話，因此使伊老人家也覺得他是個和藹可親的人了。在晚餐時他又和那旅館經理長談了一番，請求他再把那麥西亞藍佳吉氏的歌譜取出來觀賞一下。他喝著那美味的奧國酒，和那强健而活潑的女侍逗搭著——說的是那種舊式的恭維的話，伊便嫣然一笑的接受了。

餐罷之後，就是作那約定了的散步。那女孩子勸動了伊的父母一同出去，在前面走著，伊和那老詩人就黑暗中跟在他們的背後。但伊在午後已改變了態度，變做沒精打采而時時反駁他的話了。他頓時覺得悶悶不樂，記起了自己是個白髮飄蕭的老頭兒。伊問他在家裏時是做甚麼事的。他抱歉似的回答伊，說是略略寫些東西。伊忙道：『您要是給報紙中寫文章，那麼定可幫助我宣傳

了。』他並不作答，因爲瞧伊似乎當他是在誇口，而含有譏諷的口氣。

他見自己分明不能不講起他所著的書，而向伊說明自己的身份了。但他又以爲這是一件羞恥的事。難道他趕到這世界的一角來和一個女孩子調調情，也要把伊和其他千百個崇拜他的女人同化麼？魏格培無話可說，便靜默下來。那女孩子不高興似的說道：『您是疲倦而著惱了。』

第二天他仍是一位寂寞而煩悶的老紳士。他獨自出去散步，很無聊的對那歌曲家藍佳吉的半身像瞧了好久，便到湖上划船去了。他當然又在浴池那邊遇見了那女孩子，但伊已有了伴侶。一個年青的男子裹著浴毯躺在伊的身旁，在魏格培瞧去，此人是再漂亮沒有了。意爾絲很興奮，常在吃吃地笑；兩下裏分明是很合得上來的。魏格培躺在樓座上的陽光中，仍像昨天一樣。也許伊爲了取悅於那青年起見，把他開頑笑，也未可知。伊是儘可這麼辦的。然而他老人家也不管這些事。他閉上了眼睛，躺在陽光中是很舒服的。更愉快的是由他一個人儘曬著陽光。可是那一對年青男女的談笑未免打擾了他。

過了一會；他下去游泳了。那女孩子招呼了他，和他交談了幾句，那青年人也參加進來，帶著奧國人的謙遜的風格。他們談起游泳的興味，又講到對面的那座美麗的小島。在這節季中，島上沒有一家餐館，有好多人划過船去，也有在那邊鄰近游泳一程的。要是直接游泳到那邊，那不是太乏了麼？那青年說，在他是一些兒不覺得甚麼的。魏格培接著說，他的游泳也不很壞，不過是缺少習練罷了。那女孩子把伊那狹長而深藍色的妙目瞧了他一下，又瞧瞧那青年。

『說些兒推託的話，那是很容易的，』伊說。

魏格培問道：『您以爲我是不能游泳過去的麼？』伊又對他瞧了一眼，更瞧著那青年，聳了聳伊的雙肩。伊身上穿著游泳衣，委實是很美麗很苗條的。

勞白魏格培走下踏步，走到水中去。有一步的木板斷了，他便撲向水中，模樣兒很不中看。那女孩子失聲的笑了。老詩人嘗試似的游泳了一陣子，便轉過身來仰著天游去。下午的時光漸漸地消逝了。湖水不很溫暖，空氣中已帶著秋意。那女孩子和那青年在闌干上喚著他。他卻開始向小島方面游去了。

他很輕易而有規則的擊動著水，有時仰天休息一下。他實在是一位老練的游泳家，曾在南海參加過長距離游泳的。這阿爾泊山下的湖水，當然是缺少浮泛性，并且已覺得太冷了。他游得加快了些，借此取暖，在水中動作著，使他起了一種畜類般的快感。他早已忘懷那女孩子了。

如今他和那小島已很接近。他重又仰天躺著，閉上了眼輕輕地搖擺，他的臉彷彿是一張嚴肅而小孩子似的臉，那黃昏的淡白色的天空展開在他的上面。接著他就游完了那餘下的短程，很驕傲的走上島去，好像他已全部完成了他的劇本『阿思莫台』一樣。

驀地裏他覺得身上冷極了，禁不住瑟瑟地抖顫起來。這是何等的可惡，那餐館並沒有開！他上下奔跑，用力的舞動他的兩臂。那石塊和石子擦傷了他那赤裸的脚。他還是得不到一些暖氣。

他很苦悶的回到湖中去。天色漸漸地暗了，水中冷得厲害。他加快的用力的游泳，連下頷也浸著了水，當下他對自己說非得積聚一些氣力不可了。

向前游去！向前游去！太慢了！如今他數著連划了三百下，不得不慢一些下來。任是怎樣冷，也不能不休息一下，否則，他是難乎爲繼了。那小小的浪花不住的打著他的嘴和耳。打頭的水足足使他白費了一刻鐘的工夫。那陸地似乎漸推漸遠，而不見接近。也許那湖中的急流把他捲開去了。如今天色完全黑了。他游了多久，祇有上天知道！眞可恨啊！不用太急促了！他須得有意識些。不要白費

了氣力又白費了時光。頭部直向著有燈光的一方面，不可有一英寸離開了這條正路免去不需要的動作。他鎭靜的有規則的用力呼吸著他的心突突地跳動他的頭老向著前面在寒冷和黑暗中掙扎而前進。

他皮膚上泛著藍色終於抓住了那浴池邊的踏步而上岸了，他周身抖顫好容易扶上闌干去。他氣噓噓地站在那裏，急急的磨擦他的四肢臉上冷得僵硬。這時天已入夜，浴池旁一個人也沒有。那女孩子和青年也早已走了。那湖黑黝黝地呆躺在那裏，眞乏味極了。天上沒有月，在刮著風。

勞白魏格培疾忙穿好了衣服，草率得很。他回到家裏，向甘老太太要熱酒喝。伊咕農著很不高興，他喝了酒，便上牀睡了。這夜他不能安睡，只覺得又熱又乏，決定第二天早上高臥不起。到了向午時光，他的熱度升得很高，甘太太喫驚了，喚一個鄰人進去探看。他們便決計把這位老紳士送到鄰近加登福小鎭的醫院中去。

這醫院的許多青年醫生中有一人是喜歡讀讀書本的。他知道魏格培的名字。那時他瞧了這病人的青蛙似的口便證明他和那老詩人是一模一樣的。

第二天當地的報紙便大書特書的報告讀者說那著名的詩人和著作家勞白魏格培來伏志巧休養，不幸以肺炎而進了加登福鎭的醫院，病勢很爲嚴重。然而經了醫士們精明的診治也許可以使這著名的上客喜占弗藥的。到了晚上，維也納報紙中也登載了這消息，第三天就遍及於外國的報紙了。

＊　＊　＊　＊

伏志巧的人早已忘了他們曾譏笑過這青蛙口而石板牙齒的怪老人了。活動的紳士們，紛紛出現於加登福小鎭的旅館中——維也納的新聞記者們原是無孔不入的，已探明了這病人前幾天做些甚麼事和甚麼人有過交接，他又爲甚麼到伏志巧來休養。那些記者們聚在小旅館的內外，搜集片段的新聞，好似湖中的游魚，在岸邊銜取遊人們丟下的麵包屑一般，他們對於新鮮的消息，是誰也不肯落後的。侍病的醫士們對於這垂危的病人每半小時宣布一次病情的報告，連那小小的郵局中，也不得不要求維也納總局方面加派助手來了。有的記者們是抱著近乎幸災樂禍的態度。有的繙出了電報，見病人確已沒有了生存的希望，便都懷著憂慮。更有一般人，卻以爲這正是那老詩人撒手歸天的最好的時候了。

這是一個美麗的新秋。伏志巧鎭的名兒常在報紙上發現，便吸引了許多的遊客。那小咖啡店重又把桌子排列在湖濱了，輪船公司添加了一艘大汽船，湖面上遊艇往來，平添了一派生氣。誰會想到在那賞覽風景的格綠麗閣子上能瞧見今年有這般多的遊客呢？那個穿襯衫的人已拔去了他茆屋上釘住門窗的釘子，浴池旁的侍役重又出現了。加登福和伏志巧的聯合音樂集團，召集了團員在習練歌曲家藍佳吉氏的一支莊嚴的歌曲。那孟加德旅館的經理覺得自己是一位特別重要的人物。他急急忙忙的把他那第二條有條紋的袴兒熨平了。他過度的放出奧國人謙卑的態度，不住的對人家說那位大詩人怎樣的和他交談，他老人家怎樣的愛那湖，愛那小山，愛那清新的空氣，愛他旅館中頂好的奧國式烹調。接著他又用著那含糊的語調，惋惜著這位大詩人正在增進健康的當兒，不幸的又被病魔纏住了。末後他又很激動的說到那大詩人怎樣的向他要了那藍佳吉氏的歌曲原作，一再的觀賞又怎樣的站在那大歌曲家的半身像前，低徊憑弔而發思古之幽情。連那園丁也天天的對人訴說那老先生是怎樣的愛他的花枝；那時他早就覺得此人非同小可，定是一位名流了。這園丁又想起了藍佳吉氏一支歌曲中的語句，定要把一束紫菀花和晚薔薇送與病人去。

但那房東甘太太更大有可說了。伊將奧國的好咖啡獻在訪問者的面前，對他們說當那老詩人住到伊這整

潔而高尚的屋子裏來時，伊立刻就知道他是一位大人物了。伊盡力的使他起居安適，幷曾向他老人家獻議，咖啡是有益於消化的，而對於他所愛的菜，伊也加意的給他烹製。

這些瑣瑣屑屑的事情，再三的在報紙上登載出來。只爲那病人延宕著不就去世，他們也不得不把新聞拉長下去——他老人家累他們守候得這般久，眞是太難了。

那時勞白魏格培躺在加登福醫院一間最好的病房中。他自己明知末日將到，但以爲不必急急，更不願被人打擾。他的熱度仍然很高，昏迷中常有種種的幻覺。對於他的未完成的劇本「阿思莫台」，更起了許多美滿的幻想。

魏格培的離婚的夫人也到了。伊希望在他臨死的當兒，有所獲得；但伊卻是自己欺騙了自己。那老詩人待伊十分冷淡。第二次就不願和伊相見。新聞記者們也並不注意於伊。魏夫人在早年上已寫成了一部書，發表伊的心事，對於這位詩人盡情的攻擊。因此這一回事早成了陳話，不合時代而沒有興味的了。報紙上倒比較的注重甘太太和那旅館經理所說的故事。

魏格培躺在病牀上，覺得無聊而煩悶。他時時感覺到自己是被上帝和世界所欺騙了。高興時調調情，高傲而滿足地現身在一羣低能的民衆之前，坐在一泓可愛的湖畔喝著美酒——這些事情他在先前都可辦到而淡然處之的。如今他有了這些，倒可快意地消磨好幾天的時光了。不用說起「阿思莫台」要是完成了這劇本，那是多麼的好！然而一個人的年紀已到七十，倘因精力充足而達到了八十多，也無非是多憂多慮多工作罷了。

他驀地想起自己也差不多把那「阿思莫台」完成了。他知道那劇本中的沙漠女郞是影射甚麼人，曾使他的著作上得到一些溫柔的文彩的。他已有二十年不見了那女子，也許伊早已玉隕香消。但他確知道伊慣常回過頭來，那頭是玲瓏嬌小而異常美麗的。他第一次在省會的跳舞會中遇見伊時，見伊穿著一件舊式的藍色長袍。那時他還年青，含著輕蔑而不屑的情緒，被朋友們硬拉到這中流社會的行樂的集團中來。然而他一見了那藍袍的女子，竟變更了他那孤高壯嚴的常態，比現在瞧見那撒克遜女郞薏爾絲時，委實傾倒得多。他和那藍袍女子並不常相會見，但他如今躺在加登福醫院中，還能記得伊那滋潤的纖手，敝舊的糭色鞋兒，略帶高音的聲調，整個兒苗條的身材，在他瞧去，是分外的明麗和端莊的。叵耐伊在他的生命史中，出現得太早了。倘在十年以後，就得有人描寫伊的姿容，表揚伊的美麗，那時伊在一家公事房中占一個小小的職位，在那裏也許伊早已感到不快了。如今他老人家願意和薏爾絲一同散步，就爲的伊那苗條的身材和回過頭來的姿態，可使他連帶想起那往年的美人兒來的。當時他和那藍袍女子不曾發生密切的關係，實在是一件憾事。不，不但引爲遺憾，簡直是失望極了。但伊如今卻給了他一個深刻的印象，就把那「阿思莫台」劇本中的沙漠女郞影射了伊。

他很不願意給常人的俗眼，看到他劇本中的那位冰清玉潔的沙漠女郞，當下他喚看護婦把那「阿思莫台」的稿件全都檢點出來。他又央求伊寫信給萊因河小鎭中的他的知友法朗志侍者，請他接到了信之後，拍一個電報來，答允不把他老人家寄去的稿件告知別人。接著他卻又喚那看護婦將這信毀了，只把「阿思莫台」的稿件紮成一束，封了起來，另在一張紙上寫著道：「吾死之後，請將此裏寄交萊因河上B鎭中侍者法朗志葛魯金先生親收。」魏格培簽上了名，要求看護婦嚴守秘密。至於那侍者法朗志，他是可以絕對信任的。他瞧著那看護婦的一張恬靜而誠實的農家女模樣的臉，心中暗暗歡喜，除了他唯一的知友法朗志侍者，誰也得不到他的親筆的遺作的。除了他和那藍袍女子在一起的時光以外，這也許是他一輩子最快樂的時候，這快樂的延長，

足足有一刻鐘之久。於是那期待已久的死神降臨到他的頭上了。

蕙爾絲既聽得了那天為了他奮勇游泳的是怎樣一個人，一時倒也心悅神服起來。原來那老頭兒畢竟是一位大人物，正是那大詩人勞白魏格培——雖不如一個拳擊家和網球冠軍那麼名震一時，然而他畢竟是頗頗有名的人。他簡直是為了伊死的。這魏磬的一個下午，伊心緒麻亂，不喫不喝，連那靑年也不願見面。伊是悔恨著當時不知道勞白第格培是甚麼人。要是伊略施手腕，也許他就得娶伊為妻，至少也得結為密友。

第二天伊想定了他老人家確是為伊而死，也足以自豪的。於是伊對新聞記者們也暗示著他們二人之間有這一重因緣。不多久，伊便被稱為「勞白魏格培最後的戀人」了。魏格培當著伊面前，不由得變了色；有一種文學叢報中把這撒克遜女郎蕙爾絲，比做昔年大詩人哥德氏的末一位戀人鄔麗克方勒佛萘。伊的父母自知已不能抵抗他們女兒的藝術上的運命，好在伊仗著是勞白魏格培的末一位膩友，就可在紅氍毹上一舉成名了。

那老詩人的葬禮，也是一時盛事，可和當初歌曲家藍佳吉氏後先媲美。政府咧，戰院咧，較大的集團咧，都派了代表來參與葬禮；那加登福和伏志巧的聯合音樂集團連日演奏那藍佳吉氏幾支哀感的歌曲，以追悼這位新死的大詩人。所有的報紙，都登載著極詳細的報告，并且披露了關於大詩人的許多照片。

好多的人，全都注意著那伏志巧鎮和鎮上的湖。這落後的節季卻異常的熱鬧。市長決意在那散步場盡頭處大小方場中，給勞白魏格培建立一個半身像，正在那本鎮的大歌曲家藍佳吉氏的銅像的對面。

*　*　*　*

新廬山志

本志由吳靄林君主編閱時三載始獲殺青內容注重科學如地質地圖生物等均由專門學者撰繪義甯陳三立君餘杭章太炎君撰序許為志書中空前創作內政部曾通令各省市購置為修志參考所必需計正志副刊各二大函售價列下

本國連史紙　六開本　實價廿四元
　　　　　　八開本　實價二十元

有光紙　六開本　實價二十元
　　　　八開本　實價十六元

代售處　四川路　中國旅行總社
　　　　漢口 九江　中國旅行分社

湊巧的時候(上)

過程

(一)

出了上海大戲院，跳上黃包車，催車夫趕緊拉到老閘橋唐家衕。

灰色的柏油路，映着路傍街燈的光亮，在閃着銀幕般的光耀。商店多半已閉門，市面自然及不得七八點鐘那樣熱鬧；可是兩邊的人行道上，人們仍是在擁擠着，囂噪着。十字路口的交通燈，一紅一綠地，一排排的汽車便也停了又開走。笑罵聲攙雜着電車的鈴聲。天空漆樣地黑。先施公司的屋頂，廣告燈跑成奇形怪狀的顏色字，很惹人注目。

坐在車上，心裏不知想什麽才好。只有所謂蘇聯偉大的影片『金山』總算是今天開映了。

我想今夜我便離開了上海罷，反正上海就不值得留戀。而且除了繁華侈奢……又有什麽呢？北平，有我的愛人！雖然她棄了我，終是北平好。而且眼睛看到的，都是故人們！北平！我的北平！

也不知怎麽回事，忽又想到剛看過的電影，於是很興奮；北平恐怕永不會演到此片，那麽我將誇示於一般友輩了。好像很光榮，終竟是上海時髦。

多麽涼爽的初秋之風啊，頸下的絲質領帶飄到臉上，怪輕柔的，臉龐好像被什麽人的溫柔手愛撫着。然而一切的幻影都消失了。

車子在門前停下了，跑到樓上。生怕昌舅已經睡覺，更將會不滿意於我今夜急促的動身。當我看見他的時候，他大概給我的脚步聲吵醒了。我說：

『即刻我便要動身，乘火車回北平去。輪船我可再也等不下去了，又省不少幾塊錢。反正我現在還夠到北平。』

『那麽今夜有車麽？是不是直達的？』

昌舅慢悠悠地睜着睡意的眼睛問我。我說：

『有的，就在一點鐘由北站開。滬平直達快車。』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

我煩悶地坐着，時候只有十一點鐘。很平常地，我的愛人的臉，啊，北平的那個人喲，又呈顯到我的幻覺裏。是的，不久，兩天的光景，我又會看到她麽？她會用什麽態度待我？也許是完全忘記我了罷？不用說，不會再理我了！可是，我已經爲她犧牲了那麽多，我怎麽成呢？我怎麽能夠呢？

想起了自己來到上海一個多月光景，是應該買點禮物帶給她，便匆匆地又跑下樓去。

但總想不出買什麽才最能引起她高興。貴的是不用說了；賤的

呢，讓她鄙視我，雖然我心裏可以說『我送東西只是表示對你的尊敬呀。』

決定的時候，是買的吃的禮物。況且我曉得她是最愛吃東西的；並且她不肯要的時候，自己也一樣可以享用。不過，她當然是決不肯要的，她已不理我，是更確實的事情。

好像袋理的錢不高興用去似地，隨便買了點食品罐頭和水菓。但是我到底買了不少的東西，爲了她的原故。可不是麽在平常時候，任那時裝店陳飾着多麽華麗的衣料，任那食品店裝列着多麽惹人食慾的吃物，我從來不像今天這麽豪爽。譬如說罷，單是一塊錢四隻的美國橘，便買了二十多個，而且還有那些很貴的罐頭。還不是爲她的緣故麽？

（二）

回來的時候，才剛到十二點鐘，時候似乎還早着；但爲了免得在三等車上忽忙地尋不到坐位的麻煩起見，就開始走了。

車站上的人還不見得十分擁擠，固然也在嘈噪着，可是只在那不充足的電燈光線下旅客們臉上的表情看來，確是有些兒悽淸。但，我確應該高興呢。那一列列的車，是載人們到數千里外的異鄉地去，把我却載回故都愛人的懷裏！我是不應該快活嗎？

我以爲來得還很早，不致在車上沒有好坐位；但是錯了，旅行的人們比我更早，特別是這三等乘客們！每輛車的四行長椅，統被先至者舖上毛毯線毯衣服甚致棉被之類，那樣地睡着，一個人佔據了三四個座位。雖也間或空有一人好坐的地位，可是我想尋一個靠近窗位的地方，那是失望。就這樣子，一個人提一隻提箱來回在車上散步，誰又情願呢？

終於在一位女學生裝束的身畔坐下了。我自己是不能明白，爲什麽單挑這樣一個更狹小的地方來坐；除了一些她身上漫散出的香氣外，什麽好處也沒有的。

把提箱放到坐位下，乾坐着，心裏似乎不能安定。

一位直着喉嚨在車上販報的茶役走了來。我買了份申報，攤開來慢慢地讀，打算消磨到開車的時間。字是在眼前一行行地跑過去了，但也只見這麽跑過去，平均起來，好像看過一個字便忘却一個字，心緒不十分好地似的。便又折起報紙，打算在這時候認識我隣近的同行者。

左邊彷彿是個蘇州商人，沒有被我注意。我注意的是那位右邊的芳隣在與一位穿西裝的年輕男人談話。此外，對面坐的是幾位操天津土話的商人。

她坐的地方，有一條三友社出品的毛巾被攤着，佔了四個人的坐位，她燙髮，臉上塗着淡的胭脂，很苗條的身子，穿極淺的咖啡色

小方格布旗袍，絲襪，白黃花紋平底皮鞋，說生疏的北平話，帶上海口音。男的是穿灰法蘭絨衣服大概也是學生口音不熟練的北平話，雜着湖北味。

聽他們說話的語氣，像是初相識的，我還更覺得他們也竟是在火車上才相識。他們說話的中間，兩人時常很自然地流露着友情的微笑。但我不願意留心到他們談話的本身上去，好像那都在引起我的羨慕和嫉妒；但是無味得很，我也不曉得爲什麽要這樣說。惟獨她身上的香氣是太芬濃了，那種氣息使我拚命地呼吸都不能滿足。

心在跟我自己說，那是太糟糕的事，爲什麽不早一天或晏一天動身呢？不是這將要把我的注意力，一直吸引到北平去麽？即刻去換地方罷，心又來騙我：那事太麻煩了！

想起北平我的愛人的時候——一點小小的事情使我煩惱了。我的思想差不多活動到決定遷位時，我忽然又很不奇怪地，安慰地騙我自己：想法子來相識她罷，利用一切的機會。

我安心而坐了，期待火車的開行。

（三）

鈴在月台上被搖響時，車上又舒鬆了許多。對面的天津人現在只剩下一位；很胖的還發覺右面的那一對，此刻只剩下她一人，男的不見了。

心裏很興奮。鈴是搖過了，送行者們都下車去了，車即刻要開了！啊，人們，你們到異鄉地去的人們，流着你們離別的眼淚罷。可是我不，我是回到，回到愛人的懷裏！向我祝福罷！那麽，就是用你們的眼淚也好！

車輪動起來了，從慢到快；窗外的路燈，從亮到不很亮，到黑暗，漆黑。

現在是起程在路上了。

她弄整齊了身下的被毯，便把頭向着我，枕在一個小皮箱上，躺下看一本封面裝飾極漂亮的時髦新小說。

對面的胖天津人借走了我的報紙，沒有事好做，我便時常打量到四週，特別是她。一面，她在看書，心情像很安靜；一面又像用一種驚奇的好奇眼光，時常仰起臉望到車窗外，而窗外呢，死寂單調的輪響，不斷跑過去的怕人的黑影。

看她那很甯靜的態度，倒也想不出什麽法子找機會和她談話。

我在來回沉悶地苦苦思索，她是多部分時間不動地看書。

香烟在這時已被我連連地吸掉不少枝了，烟霧迷漫着我的週遭，空氣有時像怕冷而戰慄地流動，也不知道是誰在指使我，我自然地把一縷濃烟漫飄到她眼前。這對於她很不安似的，但是並不

見她有一些討厭我的樣子。當那初秋的夜氣襲逼到人們身上的時候，她把毛毯遮在身上了，只露了一個臉；遂使我也不自主地豎起衣服的翻領。但是我不料沒有多久，她竟已這樣地入睡。於是就這樣幾乎我要悔恨，因爲我相信她所以要睡，是由於香烟迷辣了她的眼睛的原故。倘當她醒來時就到了她的目的地，我就永遠失掉和她談話的機會了。

靜坐着，夜已很深。睏意繁擾着我的靈魂，香烟的力量，不能再把我疲累得像掛着多少斤重物的眼皮更睜開一點。我煩惱地伏到左隣那位蘇州人的一隻布包上，明知道腰是軟得棉花樣了，要是平常時候，依着牆我就能打起鼾聲來，可是現在我也不驚奇自己了：頭腦是說不出的昏沉，又同時是不可思議地清醒，當然是，那，她身上漫發出來的香氣，沉醉了我，又醒喚了我的精靈。

半睡着的狀態中，迷迷糊糊地到了蘇州。那蘇州人從我頭下提去了他的布包下車了。我有心無力地把椅下的手提箱拿出放到身右，臉埋到橫在箱上的胳臂裏，我的頭髮幾乎觸着了她的身體，我還聽見細微的她的呼吸。

沒有留心到對面的胖天津人，想來也是睡了；也沒有留心到車又在什麼時候繼續開行，和爲什麼我會在不能沉靜一秒鐘的濃芬中直睡到天亮。

（四）

天色剛剛大明，不知就被什麼東西把我叫了起來，伸個懶腰，站着，連連地打哈欠，渾身很酸，眼睛發漲，很吃力；無疑是不會睡夠。我想，眞沒有興致，這樣不舒服的坐火車，到底是爲了什麼呢？這也算得人生麼？

我看見那位胖天津在倚着車窗，看外面跑過去的電杆，又轉過臉向我微笑地點着頭說：

『也醒了麼？』

我才發覺他的眼睛，有一隻，左眼球是有毛病的。他善意地望着我，可是那種出乎我意料的眼睛，我感到害怕而且討厭。我只懶懶地回答一聲『唔』，就把眼光移到車外去了。

太陽從遠處山坡裏射出一些金針般的光芒，乍用初醒的睡眼看時，像是亮得很刺目，其實光線並不算强。那些綠色的，黃色的，乾枯了的，一片片的草原，沾綴着淚的露珠，迎着朝暾的晨曦灼閃晶光；山阜雜亂生長着的一棵棵的楊槐，受了火車的怒鳴顫顫地佇立；晶澈的溪畔，嫋婷的垂柳扭擺着不經風的綠腰，巨大的水牛像河馬般地浴泳於清澈的流水裏。時而經過一片荒塋舊塚，就看見荊棘的凹處，還零星地聳立着褪了顏色的秋天的花朵。還有，一切的一切……但是一切的一切，還仍然脫不了自然所擺佈的那樣，

而鄉間住久的人，或常在外面跑的人，仍總是枯燥着地那樣枯燥。

揩過臉後，燃上香烟沉默地坐着，精神已恢復了許多，這當然是由於我已感到窗外送來的清新到肺腑也涼懷的空氣了；不過與其要說一些更充足的理由還不如說因爲意識裏恢復了右邊她敬給我的芬香的感覺。

我把視線落到她那靜睡的薔薇般迷人的臉上，春的幸福在她夢的笑靨上流露着，很可愛的白齒極齊整極小巧地隱在微翕着的玫瑰色的口唇裏。她的眼皮是那般巧妙的閉着，更可愛的是那長長的睫毛。還有那許多，那歡愉，愛但是，我是不能描寫了，只要誰肯去相信最幸福最美的東西統被她賦有着，就會曉得春天是怎樣地降臨在她身上而用不着去管現在是秋天了。她仍在很安靜地睡在陶醉的夢境裏欣賞着留戀着；我心裏想說『醒了罷！天都這樣大亮了，爲了一個渴想與你談話的人，不要那樣捨不得地吝惜着終要失去的夢境罷！』但她臉上永是那樣浮着夢裏的淺笑，我却沒有一點權力可以去喚醒她。

對面的胖天津人又在與我談話，我極力忍耐着，忍耐着，我都忍耐着了。並且，我在忍耐中，知道他是到天津去的，知道快要到了南京。

誰能夠知道我現在的焦急呢？當南京如果卽刻到了，她在那時候醒了過來，便不與我說一句話，匆匆地下了車，而永遠是，絕望了！那麼，倘使我有那般勇氣的話，就也將追踪着她下去麼？

我想起了徐志摩譯的哈代的『在火車中一次心軟』一詩：

最後瞥見了在月台上的她。

她不曾見我，這光豔的妙影。

我自問：「你敢在此下車爲她？」

但我坐在車廂裏躊躇未定。

車輪已經離站開行。頑冥！

假如你曾經下車爲她！

不知眼睛怎麼有點好像要濕了。我自己說，『多大的風喲！』

我將手提箱在她頭傍打開，借整理箱裏面的東西爲名，故意弄得很響。『醒了！』我自己和自己說，『她被我驚醒了！』

她在椅上翻一下身，坐起，閉着眼睛，表示未離去的睏意，這使我心裏有點過意不去；但我希望她知道我是善意地喚醒她。我向對面的胖天津人搭訕着：

『大概眞的要到南京了！』

爲了要使她也聽到起見，說話聲被我弄得很響。我看着她的鬓髯緘默在什麼雲兒裏的璀璨的眼睛，是被這句話鼓動起興味了。她向我凝視了許久，忽把眼睛睜得很大，灼耀地望着我們很好奇

一九—五〇一

地問：

『請問什麼時候可以到天津？』

『明天下午的光景。』

我虔誠而高興地囘答。

我沒有費力去找尋和她談話的機會，但是却已然使我知道我將陪伴她走很遠的路程。

『明天下午五點鐘可以到。』胖天津人補充了我的話。

車上許多屑碎的事情開始成了我們三人的談話資料，而就這個樣子，漸漸地，漸漸地，加厚了我們的友情。

『我將再也不會覺到一點苦寂無聊了！多麼榮幸地我得到你們這兩位很好的同伴啊！』

我興奮地向她和那胖天津人說。為得使他們也得到像我一般的歡慰，尤其是她，我誠心想把這句話的文詞修飾得更溫文柔美地入耳一些，可是我才知道不可思議的心旌的懷跳，顫抖了我的口唇，那幾乎使我說話時要失掉字句的連絡了。

他沒有聽清楚我說些什麼；可是她却用播散着幸福的眼光和晚霞一樣的微笑答覆了我。

（五）

火車在無邊的大地上瘋狂地跋涉奔馳，經過山谷，河濱，墓地，田野，草原，森林，土房草屋，更經過南京的城外，而到達了輪渡的江邊。

車停下時，她並且他是我極熟識的朋友了。

下車很近地就到了小火輪靠岸處，人是形容不出的擠，有橫溢粗笑的旅館茶房奔擁其間，穿草鞋的苦力擔了笨重的行李，羼羼地移動難抬的脚步呻吟，氣勢雄壯的警察揮動着短棒咆哮，旅客們匍匐地時而徘徊時而羈停，一切都在沒有規則的勢力下搶到船上。在這樣丈寬的小江輪上要裝載一列車的旅客和行李，確是可怕的了。

我們三人像一般人那樣不由擱板走上船去。我一脚先跳跨到船上，我再扶她和他上來。她很輕的身子一躍就跳過來了，可是他却因了胖的緣故，由我扶着還胆小得那樣；在他把手按在我肩上的時候，我被那種巨石一樣的壓力幾乎要換不過氣來。

『你一下來，船差些沒有沉下水裏去呢！』

我返過臉，正看見她笑得要喘不過氣地說。我是被那樣滑稽的風情鼓動得要笑出淚了。

『船因了你，都在擺動起來！』

我添上了一句話，一面開付脚力，整頓行李。

太陽的烈火眩暈了人們的頭腦，人們便了不起地崩傾着，浪謔的嘲笑雜着卑陋的謾罵，一切都在忙碌。好容易我才在那像得着

了瘋狂的推擁中在靠近欄杆的甲板上，把我們的行李堆成個可以坐人的形式安排她坐下。她被倔强的人的狂流印濕了滿額的汗水——但那正像我身上的一樣。

我從袋裏取出手絹拭了臉上的汗，只覺得血脈促急地在週身飛騰，莫明其妙的渴慕煽動着我的心扉，還似乎有一種什麽潛在心坎兒裏的熱突突的東西想湧跳出來。我有點兒心慌，並且太熱；我脫下了身上法蘭絨的上衣，不知不覺地瞅了她一眼。她斜倚着欄杆，搖手掌做扇，在眺望遠處洶湧着波頭的滾滾紅水，孕滿了風的白帆民船像是佇停在江心，海鷗在江風捲起的波浪裏尋食，一片片船上棄扔下去的穢物逐波飄浮。她看得呆了，在思索什麽了。我輕輕推了她一下，她突然驚愕的回轉頭來，但是她卽刻笑了：

『什麽？』

什麽：我自己也想不出什麽來；只好像是想讓她看我一下，或者是我想看她一下。

『哦，沒有什麽。』

我有點兒不好意思地說着，她又笑了。我努力想找點事情，指着那天津人說：

『看，他在那兒也尋到了坐處，那個胖人。』

『你要坐麽？』忽然她想起了我還是站着。

『不！不。』

『一定很累了，我讓給你坐一會不好嗎？』

『沒有的事。怎麽會想到這上面來呢？』

『沒有什麽。』她說。

依然又靜了下去。並且人們的擁擠，也不容我們再繼續談話。但是我這時候心裏的不能安定，就好像有一種我期待了許久時候的東西忽然發現潛伏於我的左右了。我常常小心地偷看她一眼，就看見她也正向我看，於是就不自主地同時一笑。

船起錨的時候，江裏濺起許多白的水沫到她身上，她被我扶着站起，想暫時避免這驟來的小災難。烟囱管冒出濃的黑烟，砂粒大的烟灰撒在我們身上，汽笛突然猛烈的幾聲咆哮，一種外來的驚恐支配了她，不自覺地倚到我身來。但卽刻又像似一種羞怯的情緒佔領了她，雖然她沒有馬上站開我，臉龐是垂得很深的了。可是我，自己再說什麽呢？我拚命地來鎭靜我自己，然而心情猛烈的激動，簡直像要暴發出來。我想推開她，自然是不能夠。想把眼睛閉上，以壓制一時眼前誘惑我心靈的浮影；我却又永遠只看見她那輕鬆的柔髮在我肩上迎風翩舞，而我的感官除了能夠感覺會陶醉了我精靈一夜不能安睡的氛香，鼓舞我的心情像從未有過的這般劇烈地騷動外，我不能再主宰身體上的任何一嵒分了。

但是，卽刻我又遭了很厲害的恐懼。我彷彿覺得她變成了北平的那個女孩子。我眩惑着看不清一切，呼吸有點窒息，肚子裏似有什麼奇怪的東西在醱酵着……是的，眞是像這種樣子；但船就已靠了對岸。

（六）

浦口車站的月台很是寬闊，旅客沒有多少。新的鑑鋼皮車停在月台的道旁，看上去車裏像沒有什麼人。都以爲這次我們必會尋得很適意的座位，事實也正如此。不過要尋三個可以睡覺而又接近在一起的位置，並不是怎麼容易的事。結果看中了三條空着的比較接近的座位，兩條椅子相對着，另一條是隔着一位復旦學生的座位，這是後來才曉得的。

我憎厭那位胖天津人，他佔據了那相對着的兩個椅子中之一，把她和我分開了。他自己或許還不曉得怎麼回事，可是這將使她和我怎樣分配呢？倘她一人孤零地去坐在沒有熟人的地方，我是不願意的，所以我把自己的提箱安置在隔着那位復旦學生的椅上，她就坐在那胖天津人的對面了。因爲是沒有法子的事，我希望那時我竟是很不在乎的態度在做，這雖然我已經可以聽見她在替我不痛快了：

『啊，你一個人坐得那樣遠！』

還聽見她心裏幾乎在說：

『你一個人將太寂寞了！』

好像她在那兒惋惜我，同情我；但我搖了搖頭，什麼也沒有說，只一人失神地望着窗外披着碎布條的苦力，荷郵包的綠衣人，再就是叫喊着的零食小販。

偶然想起從昨夜到現在，一直就這樣地在車中盤旋，除了喝過一點水——可是非到自己現在肚子裏感覺着有些兒空虛，才想到大概她也餓了，還有他，那胖天津。我便跑到月台上賣零食的擔子那兒叫養了三碗麵，端到車上我們坐的地方去。

當我一走上車，我就看見那位可愛的少女，已經把她的舖蓋打開，分一半的被和毛毯，舖在我的座位處。我驚愕着那毛毯的軟柔，那條毛巾被的鮮豔顏色，特別是她那體人入微的心情，怎樣的一位細心孩子喲，她知道我不會帶一條毯或被。我由感激到欣慰，指着那個說了：

『怎麼好這樣呢？夜裏的涼氣，你會受不住啊！』

『不是你也一樣麼？』她和氣地解釋給我聽，『我有的已經很夠了。你看，每人兩條不好麼？』

『好，當然是很好的，可是……』

可是我也並不曉得該可是些什麼，只有我用眼睛感謝她的時

候，羹麵已經端來，結束了我們的會話。

我把手絹給她揩嘴時，她要我陪她下去一趟，我明白了她的意思。不錯，我曉得車上的廁所非到開車後才能打開。

在月台上我攙着她慢慢地踱步指東指西左顧右盼，喁喁地，低聲耳語。我們不是今天才開始了相識，很早很早的以前就緊固了我們的交契，而且，我們竟是一對愛人，我相信倘使有誰那時會在月台上看見了我們，一定就會用一般在月台上的旅客們的心情暗中喊起來『多麼一對可愛的情人喲！』並且更要羡忌着我們。

我去問一位路警，他指着橫跨過鐵道的一間小紅木屋的門說，『那便是女廁所。』我牽着她的手，從月台跳到鐵道上。一條條的鋼軌在我們脚下跨過，快要到那兒的時候，我說：

『就在這兒等你罷？』

她一人去了。但是很快地，她又轉了回來。

『那兒的門兒也是上了鎖！』

她不悅意的臉上，流露着淡淡的淺笑，很可愛的兩個酒渦，充溢着苦情，一個字一個字地從口中說出極清晰地，竟是在讀詩句。

『再找個地方好了？』我安慰她。

『多麼麻煩的事情呢？回去罷，想來車也快要開了。』

鋼軌重新又在我們的脚下越過。上車的時候，鈴聲在月台上響起來了。

『幸虧那兒的門鎖着！』她笑着。

『對了；不然我們會留在月台上的。』

（七）

單調的電杆，單調的景緻；又在窗外開始了競走。

她托胖天津人照管着她的東西，跑到我這兒來。我把靠窗的座位讓了給她，我拉了她手坐在她身畔。我問她現在有幾點鐘了。

『唔，幾點鐘？你也是和我一樣嗎？那麼我到天津買了錶告訴你罷。』

我們都笑了。我說：

『你的嘴怎麼這樣會說喲！像你的心那樣靈巧！』

『不要氣我了罷。』她停了一停，海色的瞳子灼灼地閃出了羞澀的光焰，然而那，又似乎給了我一種憧憬着什麼的勇氣的力量。

忽然她問『今年你幾歲了？』

『老了，十九了呢。』

『唔。』

『那麼你呢？』

『啊，我還小着呀。』

『還在懷裏抱着呢！』

『要麽在你懷裏抱着!』

她姣好的臉上眼眼笑得迷起來了。多麽長的眼毛喲!她講那句話,雖只是像我一樣說笑的,可是我能看出她的心也已然同樣震憾着,像我一樣充溢了融融的焰火。我預備說『就躲到我的懷抱裏來罷。』我却聽見我自己的聲音是完全更兇的開玩笑:

『那斷奶了!』

『而且像你一樣大。』

『也十九?』

『也老了!不過說起來,應當是比你更老。女人的壽命總比你們男人短!』

說話的情緒轉變了。我沒有將話再接下去。我想換一件事談,把這件事驅走。

我從提箱裏取出幾個美國橘,分給她和我吃着。好像當我的北平愛人在眼前幻顯一遭的時候,她似乎發覺了我暗中的一下戰慄。為什麽我偏要在這時候紊亂我自己的心情呢?好容易我才掙扎着使自己很定心地問她:

『到天津去做什麽呢?』

『我麽?玩呀。』

『在那邊上學?』

『一個星期就要轉回上海的。』她抱歉的聲音。

『上海什麽學校?』

『××。』

『幾年級?什麽系?』

『法律二年。』

『啊,未來的大律師喲!』

『那麽你呢?什麽學校?』

我說,『去年冬在天津的水產學校,後來我們訌校長,沒把他訌跑,我就退學了。』

她在屏息地聽我講的每一個字,一面把一片片的橘肉放進嘴裏。可是我說完了後她又像是根本不曾聽見我說了些什麽。

『我是問你現在啊!』

我有點侷促了。『打算現在插班北平美術學院的二年級。』

『那定是對於藝術,很有心得的了。』

『你的嘴!』

不好意思地,我把眼睛做成問號看她。她却極泰然地笑着灼視我。

『學什麽呢?』她又問我。

『音樂罷。』

『怎麼不上上海音樂學院？』

不曉得該囘答什麼。但這不就是很充足的理由麼？我立刻向她講。

『那兒非得鋼琴提琴彈拉得有兩年資格以上，才能考進去。我要是自己會拉提琴會彈鋼琴，還去上學做什麼？——況且，我覺得上海地方不大好，太齷齪……』

我是滔滔不斷地說下去了。但不曉得為什麼我會講了下面一句話。

『聽說上海女學生多半很滑頭，常要作弄男人？』

『啊？』她驚奇地。

『是這樣嗎？』

她不說話了。我看見她臉上似突被什麼愁雲罩住，像很苦悶地，疑惑般地望着我。我曉得我將這句話說錯了。

『我也只到上海一兩年。我不是上海人！』

聲音差不多要哭了。她埋怨似地望着我，天眞的臉上，流露着孩氣的悲哀，很可憐地，像在要求我了解她。我眞是做錯了一件事！我竟好把一樁苦惱煩攪了她孩子的心靈。我怕悲痛刺傷了她纖弱的心扉。我眞是不知怎樣後悔，我想盡了一切方法來安慰她，但都沒有什麼効力。

半天，我好容易才指着窗外兩個騎在牛背上的鄉下孩子說：

『多麼有趣的那一對孩子啊！』

她看了看，等到瞬速間車就離開了那一對牛背上的孩子後，她轉囘了身，於是愁悶便像火車驅馳地那樣迅速消逝了，而歡愉也好像發覺了什麼幸運的東西似地，卽時返囘到她姣好的臉上。

『啊，你是在說我們倆人！』

幸福的笑從我們的臉龐，掃盪到我們的心靈裏。

（八）

車停在徐州，很值得感謝的是那位復旦學生在這兒下去了，空了的座位，便換上了她的被毯。

沒有什麼再可以來打攪我們，一切都被我們忘掉，任何事物我們也不去想慮。我們忘記了那位胖天津人是被孤零零地丟在那兒。我們看不見兩傍的人們是在怎樣地猜忌我們，而我們只有她和我，或者說我和她。她坐在我對面，我呢，自然臉對着她。我們愉快着，愉快的這樣對坐相望。時常默默地對笑外，又好像有什麼使我們喘息得想大聲說些語，但時常我們又總是默默地一聲不響。沉靜的幽情融洽了我們的心靈，超友情的情焰燃燒了我們的血液；我看見她的臉龐，在被什麼熱的東西燙紅了。我不知道我自己是怎麼樣，但是可以聽到自己的心的呼吸。

偶然我發覺她頭髮分份子的正中心有一道是淺黃顏色的，和兩傍的黑髮差異着就好像繫了一條金絲的緞帶一樣很鮮豔地閃着奮目的光芒——我眞是頭一次看見頭一次看見這麼可愛銷魂的美髮。

『在我頭上尋什麼呢？』她把臉仰起來說。

『是你故意把頭髮的當中染成一道淺黃色嗎？』

她儘只搖頭宛似很着地在說：『爲什麼要把我這種缺陷指出來呢？』

我說，『那麼天然就這樣子的嗎？』

『我也不曉得怎麼會這樣。』

『是多麼有趣得可愛呀！』

『「藝術化」還不好嗎？』

我預備笑的時候，先在她的臉上浮出了可以壓倒一切驕矜的笑靨。

開始吃午飯的時候，把倆人的皮箱疊在椅子的當中，攤上報紙——那便是我們的飯桌同時也是我們平時的書桌寫字檯，而且是她的梳妝檯。

茶房端來了湯和麵包，我們就極有趣地吃起來。我們簡直親熱得像一雙兄妹，或者姐弟，或者更高與的時候，那也盡可以說我們像一對小夫妻罷。

吃過飯，她想起我許久時候沒有吸烟。她關心地問我：

『怎麼你不吃烟了？』

『你們女人不是都頂討厭男人吸烟嗎？』

『別裝腔作勢了罷，忍着怪不好受的！』她可憐我爲她忍了許多時候；『把烟拿出來，並且給我一支，我也會呢！』

從我袋裏取出香烟，她一下便拿去了兩支，很內行地統啣在嘴裏。我爲她擦火柴，不幸都被窗外的風吹熄，只得把我的拿手本領顯出：七八支火柴同時被我一下擦去，很旺的火焰，風是不容易吹熄了，可是風却把火焰吹到她手上使她痛着喊『啊呀』一聲，比我的手更速地把她手縮了回去。我驚慌着，她却把手藏起，不讓我看。

『啊，你燒破我的手了。』

但是她又笑了。

很不安地，我預備打開箱子尋藥布給她，她阻止住了我。

『哈，你看，其實什麼也沒有！』

我把握着她的手——那很精緻玲瓏的小手，極細嫩的白皮膚，沒有受一點傷，除了幾根很細的汗毛遭了火柴。

『燒掉了幾根毛！』我也笑了。

一九—五〇八

她張着嘴，笑得更厲害。

我說，『哭罷！』

『只有你才那麼愛哭呢！』

兩支香煙仍是由我燃上，每人一支。確實地，她是不會吸煙，雖然她也是一口一口地在噴着煙霧，可是從沒有嚥一口到肚子裏去。我的一支煙已經吸完時，她還剩着大半支。

『拿去這半支罷，我不吸了。』

『還是你不成罷。』

那半支煙我接到手裏，只被我不到兩口，就已經吸盡。但在這兒，我得有聲明一下的必要；它之所以能夠那麼快地就被我吸盡，還不是因爲更有了什麼潛藏在煙絲裏的香味的緣故麼？

介紹全國銀行年鑑

考我國銀行業自萌芽發展迄於今日爲時不過四十年其所成就雖不能與具有數百年歷史之歐美銀行業並駕齊驅然在我國各業之中固不失爲新式大企業之一尤以近年來農村經濟破產與銀行業之關係更爲論者研究之中心惟以其中關來之複雜範圍之龐大統計數字之缺乏實使研究本問題者有無從下手之嘆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經濟研究室有鑒及此先有「中國重要銀行最近十年營業概況研究」之刊行近又有「一九三四年全國銀行年鑑」之編製費時達一年之久始於六月三十日準期出版全書計一千八百頁分正附兩編共十五章都二百五十萬言舉凡最近三年銀行大事述略全國銀行總覽各地銀行調查銀行公會銀行法規銀行統計銀行人名錄銀行日誌外商銀行錢莊與銀號信託公司銀公司儲蓄會保險公司與典當等之記載均極詳備允爲銀行界之空前鉅製該書用米色道林紙漢文正楷排印硬面精裝一巨冊定價八元每章另貼布紋紙邊目錄編輯醒目檢閱便利尤爲該書之特色研究經濟及銀行學者自得此編無不視同拱璧云



在那瘦竹林子裏忽然發出這種蒼老的聲音把百川學敏都嚇了一跳

祕密谷

張恨水

第二十回　瘦竹清泉幽懷來好伴　乾柴烈火趣語謔同人

朱家的家庭，到了這詩一點踪跡都找不到，就是康百川也和他們有些傷感，現在見他們都是喜歡的樣子，也有些不解。雖然學勤對於這個原故，露了一些口風，然而在百川還是不解。因向侃然笑道：余先生或者能研究出一點理由來，不然，爲什麼搔着鬍子。我見余先生沒有辦法的時候，常是能在鬍子裏去找出路的。侃然連連的搔着連鬢鬍子道：了不得，了不得！你跟着我們這三個人在一處沒有多日，居然把俏皮話說得很好了。百川笑道：本來我就是三位先生的學生，學的日子就久了，怎麼說是沒有多日學的呢？彬如對他望望，又對侃然望望，微微的笑着，百川看他這種情形，知道這裏面有原因，問道：徐先生要說什麼？彬如笑道：你別忙，快到發表的時機了。百川聽說，越發是不解，正待要問，無如學敏姊妹，已經搬上了飯菜來，由朱力田起身，請大家入座。他們辦了兩席飯，屋子裏一桌，招待幾位先生，屋子

外一桌招待工人。大家也是饑渴得夠了，誰也不曾謙讓，坐下來，扶起筷子來跟着就吃。朱氏父女分着兩班，父親在外面招待，女兒却在裏面招待，都是很殷勤的。在這山裏的居民因為生活的轉變，男女之間，朝夕共同工作本是沒什麼界限的了。不過情感這樣東西，人類最為豐富，兩性之間，只要是彼此有點愛慕了，他們的動作，那就會有些失常，就是當事者自己極力的鎮定，在旁人也是會看得出來的。這個時候，學敏坐在百川對面的座位上吃飯，却不時的將眼光向他身上來射着。百川恰是沒有她那樣大方，他總是低了頭，不敢向學敏望了去。彬如笑道：大姑娘我看你今天很歡喜。學敏道：大家死裏逃生出來，這還不應當歡喜嗎？彬如道：大姑娘，你知道你能死裏逃生，是那個的功勞？學敏向在座的人，都看了一眼，笑道：自然是各位先生的功勞。彬如搖搖頭道：不對不對！不是有一個人要拚命去救你，我們是不會同着去救你的。你又知道這個人是誰？學敏兩手捧了筷子碗，既不能指嘴裏咀嚼着飯粒，也不能說。她却笑嘻嘻地眼珠轉着，將嘴對百川一努。彬如且不理會她，回轉頭向歐陽樸笑道：這一下子，裏面很有一種「煙士披理純。」百川聽到這位詩學大家，把女子一努嘴，也當了詩文來看，含有「煙士披理純，」這未免說話太不離本行了，心理一陣好笑，無論如何也忍不住。噗嗤一聲，回轉頭去，將口裏的飯，噴了滿地。彬如一點也不介意，望了他道：這有什麼奇怪，要你笑得這個樣子。侃然也覺有趣，想找一句俏皮話來打諢一下，然而忽促之間，又想不到一句恰當的話。他只要躊躇着，就不免到連鬢鬍子裏去找出路，自己是剛剛抬起手來，挨到那蓬蓬的虬髯了，忽然又想到剛才百川還笑來着呢，於是立刻將手縮了回去。但是百川已經看到了，方才要停止不笑的，覺着又笑了起來。究竟是歐陽樸能掩着他的癢處，便道：白川，你這是怎麼了，不怕別人有機會報復你嗎？百川這才有點恐慌，板住臉不笑了。這回他們當面取笑，雖還有一句譯音的「煙士披理純，」然而他們沒有說一個英文字，學敏看那形狀，已明白了大半，因是低了頭，也不再說什麼了。將這餐飯吃過，天色便已昏黑，門外一片白光，如塗了銀漆一般，月色非常之好，朱力田搬了幾條竹凳，放到門外空場子裏，讓大家都在月光裏坐着談天。百川看兩個筆架似的山峯，在月光裏隱隱插着，景緻很是好看，再看看月亮，晶光一團，在蔚藍色的天空裏，配着深青色的山影子，幽靜極了。心想，想不到會在這種地方來賞月的，更也想不到在這種地方，會遇到了這古裝現代姑娘，而且她是那樣健美，是那樣天真，我不得不愛她了。可是，我愛了她，能帶她出這個山圈子去嗎？不能帶她去，我忍心就這樣走了嗎？我不走，能離開現代社會，在這裏作個半開化的人嗎？人有了愛情苦惱，馬上跟着就來了，這眞叫人沒有法子來排解。他心理

有了苦悶，面前坐着許多人說閑話，他都沒有聽到，也是坐着苦悶不過，於是站起身來，隨着月亮下的白路，不知不覺的走了出去。也不知走了有多少步路，却有一條淺水山澗將路截斷了。在山澗邊，正有一塊光滑石頭，於是坐下了。石頭附近是一叢瘦竹子，月光斜照着，將影子橫倒在流水上面。這裏並沒有亂石頭，水只順了沙灣流去。水中間放了幾塊大石，是搭着行人走路的，水從從容容的觸在那石上，發出一些玲玲的響聲。月光，水聲，竹影，互相映輝着，耳目之間，眞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同時便聯想到徐彬如說的「煙士披理純」來。靜靜的只管在這裏享受這幽僻的情境，却有一陣瑟瑟的響聲，看那瘦竹的影子，正搖動的厲害。並沒有風，何以會這樣震動！不要是出了什麼毒蛇猛獸？回頭仔細看着，由那裏面鑽出了一個人，自己還不曾分別出來是誰，那人先說話了，她道：想嚇你一嚇，你倒看見了。這正是朱學敏姑娘，想不到她會來。百川道：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學敏道：我看到你走了來的。她說着話，已經走近了身邊，百川便站起身來，有讓她在石頭上坐下的意思。但是山裏姑娘，却不解這文明禮節，他直走到水邊，蹲了身子，用手去划着水响。百川雖是在情場上有過經驗的人，然而這裏的姑娘，在打破男女界限之下，又有點古禮存乎其間，既不新，又不舊，這倒叫他難乎措置。他正這樣的躊躇，一時却說不出話來。默然了一會，只有風弄竹葉聲，水觸大石聲，很寂寞的。學敏突然站立起來，向着他問道：吃飯的時候，你們是笑我嗎？百川笑道：你應該早明白了，我們就是喜歡這樣鬧着玩的。學敏道：分明是笑我，可是我不知道他們爲什麼笑我，你告訴我，好不好，我知道了，以後就不讓他們笑了。百川道：他們並不是壞意，他們是喜歡你的意思。學敏道：他們喜歡我？百川道：不，不。學敏道：那就是他們不喜歡我，才笑我的了。百川道：他們是喜歡你。學敏偏着頭想了許久，道：你們山外人說話，不大容易懂。又說是喜歡，又說是不喜歡，我聽不出來，你是什麼意思。百川將頭腦冷靜一下子，也覺得自己說話，有些顛山倒四，頓了一頓，才道：其實他們因爲我喜歡你，他們跟着也喜歡你，所以他們就笑了。學敏笑道：你喜歡我，我倒是有些看得出來。你性命都不要，到山裏頭去救我，那還不是喜歡我嗎？不過我也喜歡你，你知道不知道，說着，他就格格的笑了起來。百川在這月亮下面看不到她臉上帶了什麼容顏，不過在她這笑聲裏面，聽出那是由心窩裏直發出來的，並無半點做作，因道：我問你一句話，你老實告訴我。你們這山裏頭有作媒的人嗎？學敏道：作媒的人，什麼叫作媒的，我不懂。百川低聲道：喂！喂！你不要這樣大聲音說話，我同伴那幾個人聽到，他們又會笑的。學敏斜了身子在那石頭上坐下了，望着百川道：這有什麼可笑的，我看你們山外人，眞喜歡笑。百川道：這不管他了，你眞不懂作媒這一句話，

我可以解說給你聽。他說着，也就坐了下來，兩個人都是斜了身子的，恰好面面相對。百川道：譬如說罷，東家有個小伙子，沒有娶親。西家有個姑娘，也沒有配人。東家的小伙子，很想娶這個姑娘，就託人到西家去說……學敏笑起來一拍手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書上有這種話的。但是我們山上沒有。她說話一高興了，就要叫起來。百川不能句句都壓住她，不許她叫，也只好由她去了。便問道：我們這山上的老人家，把話相傳下來，也說到這件事，說是我們祖先在山外的時候，婚姻這件事，都是靠媒人一張嘴騙成的。但是我們山上，大家天天見面，誰也騙不了誰的。百川道：那末，這山上的婚姻，是怎樣聯成來的？學敏道：這有什麼不懂，兩個人說得來，就算配成了。百川覺得她這話，倒眞是婚姻的眞義。不過締婚的手續，不能這樣子簡單，便向道：這裏面，還要經過一些什麼手續呢？學敏道：我不懂你這句話。百川道：我說，兩個人說得來了，以後要用什麼手續，才得到相當的結果。學敏笑着搖了頭道：我還是不懂。百川道：你是眞不懂呢，還是假不懂呢。學敏道：我實在不懂。百川道：無論什麼事，總有一個階段，由這個階段，達到那個階段，這裏面總有過程。我問的就是這過程。學敏聽了這話，只是格格的笑。百川道：你這算是懂了。學敏道：你的話，我越聽越不懂了。百川道：唉，這怎麼辦？[illegible]：「嗐！你說上這麼些個新名詞，人家怎麼會懂？你把新名詞取消了，人家也就懂了。」在那瘦竹林子裏，忽然發出這種蒼老的聲音，把百川學敏都嚇了一跳，接着鑽出一個人來，便是余侃然。他笑道：我本來不應當在你們中間打岔的。但是我聽你說的話，越說越遠，急得要命，我情不自禁，就喊出來了，對不住！對不住！到了這個時候，一切都不容百川否認的，便笑道：這也無所謂。他只說了這五個字，以外就不能再說什麼了。在學敏一方面，就很少曉得什麼叫害臊，見百川已是坦然處之，她也是毫不介意，向侃然笑道：你們這些人裏面，要算這位老先生最爲有趣。侃然笑道：我怎麼最爲有趣呢？學敏道：你長了這樣一大把鬍子，還有些像小孩子一樣。侃然笑道：你不要弄錯了。我並不是來聽你兩個人說話的。因爲我聽到這裏有唧唧噥噥的聲音，我想偷着來看看，到底是什麼人。百川道：這樣說，你就算不是來聽我們說話的，也是要來偷聽別人說話的。侃然笑道：我們這兩個字，未免太响了。百川只好一笑，不便跟着向下再說什麼。侃然道：大姑娘，他要問你的什麼話，你到底沒有明白吧？學敏道：我實在沒有明白，余先生講給我聽聽看。百川道：怎好叫余先生講給你聽呢？學敏道；不能讓余先生對我說的嗎？侃然道：對了，又怎好不叫我講給她聽呢：大姑娘，你別忙，我再譬喻一說，你就明白了。好譬大姑娘自己，現在已經到了出嫁的年歲了。假如你和一個小伙子說得來了，這婚姻……學敏笑道：不不，我還沒有呢，我還沒有到歲數呢。侃

然道：這個我早知道，不過我是這樣譬方說到了，那個[illegible]大姑娘自己是情願了。是不是還要問問大姑娘的父母呢？要不要問問九老會的人呢？要不要那小伙子拿出一些東西來呢？這一些事情，就是百川問的手續，現在你應當明白了。學敏笑道：我沒有。說着，她橫攔那大袖子擋住了臉來笑。這是百川第一次看到山上姑娘不好意思，總算侃然問得盤根到底了。侃然道：這也是你們山上一種不同的風俗，我們很願打聽的。學敏道：你若是問別人的事，我可以告訴你。我們這裏規矩，男女兩下願意了，回去對父母一說，等到，說着，手向月亮一指道：等到月亮圓的日子，請了全山的人到空場上吃酒，男女就拜堂了。侃然笑道：難道不要一些什麽東西嗎？學敏道：老人家傳說過，以前祖先在山外婚配，男女兩家都要預備許多東西的。不過我們在山裏住，各家的東西差不多都是一樣，家家也都有，所以我們這裏婚配，什麽都沒有的，不像書上說的，有那些禮節，還要費那些事。拜了堂就是夫妻了。侃然道：如若兩下願意了，父母或者不答應，或者不中意，怎麽辦呢？學敏道：不會的。若是兩家父母有一家不願意的，在男女初來往的時候，父母先就要商量了。到了對父母說的時候，那就只要預備拜堂了。侃然手搔着虬髯，連連哦了幾聲。他不管這一對男女在這裏是怎樣一副情形，他拍着手向朱家門口走來，口裏連連叫道：這裏眞是好地方，我要帶着家眷搬到這裏來住家了。在月亮下閑話的這班同伴，現在並沒有散開，歐陽樸道：老余，你什麽事這樣快活，關於地質方面你發現恐龍了嗎？侃然道：這個社會，你與其說他是個不開化的社會，不如說他是個最進化的社會，實在是太合於我的脾胃了。歐陽樸道：你所謂最合脾胃的，倒是那一點。侃然笑道：與其說是合於我的脾胃，不如說是合於百川的脾胃吧？說到了這裏，他突然改用了英語，將剛才偷聽百川的話，以及學敏所說的話，從頭至尾都繙譯了一遍。又用英語道：一根毫毛也不用拔，就可以討個老婆，沒有結婚的男子，實在應該到這祕密谷來的了。彬如道：我本來覺得這件事有和他們促成之必要，但是據我看來，還不是今天所應談到的問題。不料他們在今天晚上立刻就談判起來，眞是特別快事了。歐陽樸笑道：我記得今古奇觀喬太守亂點鴛鴦譜的判文上，有這樣兩句話，以乾柴而就烈火，無怪其然。我們都是中年以上，而且飽經閱歷的人了，這不算什麽。密斯脫康呢，他現在正需要這一種安慰。朱力田坐在他們一邊，對於那大套英語，當然是莫明其妙。然而知道他們是有這種毛病的，動不動說出一套不是人話來，這也不足為奇。至於後面說到乾柴烈火那番話，自己却揣摸得出來，無非是一點就着之意，但不知什麽事情一點就着，因之忍耐不住了，急於要打破這個啞謎，這就向侃然道：你們說那個人脾氣這樣暴烈呢？蒲望祖這東西，是天

生的惡人各位就不該和他講情。把他除了，這山上就永遠太平無事了。彬如道：提到了他我倒有一件事要和老先生打聽。你們這山上男女不分一樣作事那個女子也不負累男子，當然是一夫一妻的制度了。那蒲望祖自封了國王，有了皇后又有了妃子，他還要搶山上的女人，這就顯然不是把女人同樣看待了。怎麼女人也就願嫁他呢？朱力田道：有那個願嫁他，都爲了他帶許多人逼一個人家不能不從他又騙人家什麼東宮西宮，爲了名字好聽，人家也就勉強答應了。我們因爲祖先上得山來，只有這些後代，那個也不願絕了後嗣，男子娶兩個，女子嫁兩家，倒也有，總是要傳後而已。好像我就只有兩個女兒孫子是不會有的。但是我就把兩個女兒當了兒子，可以招贅了女壻進門。將來添了孩子，先給一個我作孫子，以後才能讓女壻添孩子同他自己姓。彬如聽了這話，就輕輕道了一句英文，這樣看來，這乾柴烈火未必可以點着吧？朱力田道：怎麼樣，諸位覺得這個辦法不好嗎，侃然道：好是好，遇到了乾柴烈火這種人，那就很感到窮於應付了。這時，他也就看到百川在月亮地裏慢慢的走到身邊來了。這乾柴烈火四個字射進了百川的耳朵裏，不像山上人沒有看過喬太守亂點鴛鴦譜這篇小說，不知所云，他是很明白的，這不是一句好話。因之悄悄的在人圈子外面一塊大石頭上坐着。彬如想到朱力田招贅女壻的這種主張，倒是有讓百川預知之必要，就不妨先討討他的口氣。因笑道：百川你說句良心話，這山上的生活怎麼樣？百川聽到他忽然問起這種話，雖不明他用意所在，然而必是有些用意的，想了一想道：這個地方，是世外桃源，假如不想作現代社會上的一個人，當然是這裏好。彬如道：在都市上，不過得着一種物質上的享受罷了。可是這裏有兩個問題，其一是我的家庭，他們不會跟了來的，我又丟不下。其二是這山上人爲了人口增多，才分出守山出山兩派，引起了戰爭，豈可以讓我們山外的人再向裏面搬嗎？百川突然的哦了一聲，在月光下見他身子挺着，胸脯一張。顯然是有豁然省悟之意，接着道：我倒沒有想到這一點。那余侃然細細的哼着他江南人讀書的調子，「以乾柴而就烈火，無怪其然。」彬如和歐陽樸都被他引着笑了起來。侃然道：中國的線裝書，雖然是應該丟到毛廁裏去的東西，可是你要把那上面的字句取下來當消遣品，那總是有趣的。譬如這個然字罷，可以當了然燒的然字看，也可以當這樣如此的意思解釋着。彬如道：老余，剛才你對於然燒這一點，有什麼發現嗎？百川聽得他們所說，未免太難堪了，便用英語道：三位先生，若是再要這樣開着玩笑下去，讓對方知道了，有些不大方便，我要提抗議了。侃然不用英語答復，却用土腔哼着文調答復道：以乾柴而就烈火，無怪其然噓！這便是康百川自己也不能不隨着大家呵呵大笑起來了。

北夢录（三）

銖庵

西涯

出地安門而北，垂柳覆隄，新稻插水，蟬聲與桔槔聲相和，大似江村景物，所謂十刹海也。聯綿直抵德勝門內之積水潭，皆此一帶水。令人聯想兩事，一爲紅樓夢本事，明珠舊第所在。一爲明李相國東陽遺迹。紅樓夢本屬寓言，不必拘墟求之，若李氏遺迹，則數百年嘉話也。李本湖南茶陵人，以軍籍戍燕，居海子之西涯，年少以神童稱，仕武宗時至宰相，蓋雖爲南人而從未歸南者，其賜第在西城，至今稱李閣老胡同，此則其少時居處也。其集中有西涯雜詠十二首，一海子，二西山，三響閘，四慈恩寺，五飲馬池，六楊柳灣，七鐘鼓樓，八桔槔亭，九稻田，十蓮池，十一菜園，十二廣福觀。據納蘭容若淥水亭雜識考訂，雖所稱諸寺觀名已不存，而猶約略可認。至嘉慶中法式善復尋其故處，繪圖賦詩以張其事，無錫秦瀛詩最感慨，其詞曰：

一潭積水問西涯，正德年間舊相家，禍起中涓狂似猘，憂深元老淚如痲，谿邊有屋容休沐，門下無人不駐車，國是調停賴公在，子規何事怨長沙。

其在李閣老胡同之賜第，明代亦已拆爲民居，據帝京景物略云，嘉靖中痲城耿公贖還爲公祠，祀公像，有雙履，履二寸許，絆繫之一粗紵小衫，公舉奇童時著以見景帝者，篋藏於祠。

李公墓在西直門外極樂寺附近，昔名畏吾村，今已失其名，往時湖南同鄉每年祭墓，必飲福於極樂寺，改革以還，風流雲散。余嘗從村老訪之，僅而得其處，致敬而還，惟有豐碑大書明李文正公之墓，矗立於野田蔓草中而已。

余姨丈黃再同侍講嘗舉法梧門續西涯十二圖詠，並手錄諸家題詩於册，丁卯春假諸其家，題一詩以志感云。

承平清暇人如接，圖畫追摹首重回，南望好吟懷麓集，東風已失國花臺，迷離坊曲荒煙裏，蕭瑟園林野水隈，多恐昔賢名姓沒，幾人郊墓讀碑來。

元代法物

元代法物有三，今惟存其一矣。一曰劈正斧，元人紀載甚多，王惲秋澗集紀之尤詳。蓋斵蒼玉爲之，長徑九寸有奇，戚之刃滿六寸，頞上略龃齬之，中堅厚二寸强，龍首呀吻，刃嚙於口，作兩段呑筈，腦與刃以柯貫之，上以雙蟠螭冒其端，下以玉束琯承其竅，正衙朝會，命冕者執之中立。

一曰水晶宮漏，元吏云，大明殿燈漏之制，高丈有七尺，架以金爲之，其曲梁之上，中設雲珠，左日右月，雲珠之下，復懸一珠，梁之兩端飾以龍首，張吻轉目，可以審平水之緩急，中梁之上有戲珠龍二，隨珠俯仰，又可察準水之均調，燈球雜以金寶爲之，內分四層，上環布四神，旋當日月參辰之所在，左轉日一週，次爲龍虎鳥龜之象，各居其方，依刻跳躍，鐃鳴以應于內，又次週分百刻，上列十二辰，各執時牌，至其時，四門通報，又一人當門內，常以手指其刻數，下四隅鐘鼓鉦鐃各一人，一刻鳴鐘，二刻鼓，三鉦，四鐃，初正皆如是，其機發隱於櫃中，以水激之。洪武中明祖飭毀之，於是此唯一之精美機械，不復留於人世矣，據元文類此燈漏蓋郭守敬所作也。

其一曰玉甕。據輟耕錄云，廣寒殿前架黑玉酒甕，玉有白章，隨其形刻爲魚獸出沒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元亡以後，淪落西華門外眞武廟中，見金鰲退食筆記。乾隆十年移置承光殿，覆以石亭，刻詩其上，惟此一物至今完好無恙，蓋其龐大非人力所易取也。

豐臺

豐臺爲今北甯平漢平綏三路樞紐，輪車過此，必有喚賣時花蔬果者，爲故都點綴生色不少。考其得名之由，乃金代豐宜門故阯也。畿輔通志引京城古蹟序云，元人園

亭皆在此，今每逢春時，爲都人遊觀之地，自柳村俞家村樂吉橋一帶，有水田，橋東有園，其南有荷花池，牆外俱水田，種稻，至蔣家街爲故大學士王熙別業，向時亭臺極盛，今亦荒無矣，其季家廟張家路口樊家村之西北地畝半種花卉，半種瓜蔬，劉村西南爲禮部官地種植禾黍豆麥，京師花賈比比，於此培養花木，四時不絕，而春時芍藥尤甲天下，泉脈從水頭莊來向西北流，約八九里，轉東南入南苑北紅門歸張灣，水清土肥，故種植滋茂，春芳秋實，鮮秀如畫，按豐臺在右安門外八里，居民尚以藝花爲業。

方望溪游豐臺記云，豐臺去京師十里而近，居民以蒔花爲業，芍藥尤盛……其地最盛者稱王氏園，局閉不得入，周覽旁舍，於籬落間見蓓蕾數畦，從者曰止此矣，問之土人，初植時平原如掌，千畝相連，五色間廁，所以爲異觀也，其後居人漸多，各爲垣牆籬落以限隔之，樹木叢生，花雖繁，隱而不見，游者特艷其昔之所聞而紛然來集耳。

王闓運湘綺樓詩集記豐臺賞花之事云，無亭以資流連，藝花者利於剪賣，出十金乃爲留一日。故其詩曰，斷香邀價重，回首擲春多。今公園大種芍藥，遊人趨近而惡遠，遂無此擲金買春之笨伯矣。毛西河側室卽豐臺賣花翁女，今又誰向葦籬茅舍中討豔者。

會館

京城之有會舖，由來甚久，卽漢代郡國邸之遺意，率由同鄉之顯達富有者、捐貲爲經費，每年推值年經理其事，蓄長班以供伺應奔走，爲長班者，於同鄉之姓字居址無不了然於胸，有達官入京，則鳩衆醵飲，外簡者亦如之，歲首張筵鼓吹，名曰團拜，平居無事，則以之寓來京之謀事者，皆長班之所事也。康熙中曾有會館之禁，

惠棟松崖筆記云田雨來側艷錄，每省於京師各有會館，卽郡縣間亦有之，凡團拜以及同鄉公事皆於此行禮，所以聯桑梓之情，釋羈旅之懷也。團拜於新正三日行之，分曹互拜，列坐，三品以上序爵，以下序齒，每科新進士自他處行賀于此，拜禮如之，列坐則推之居上，乃前輩援引後輩之意。康熙中有滿科以羣會結黨，奏請拆毀，奉旨但行禁革，由是遂廢，山東止一處在潘家河沿，名齊魯會館。其禁蓋不久復弛。至今各省名郡幾無不有會館矣。廣東江西二省方志中多載各府縣在京會館之來歷，此亦向來治日下掌故者所未及。

國子監

入國子監（卽孔廟）大成門，古槐修柏，交柯濃蔭，一種肅穆之氣，讋人神宇，心知其非宮殿，非祠觀，非伽藍，非生民師表之孔子無以當之也。其中槐樹一株，相傳爲元許衡任祭酒時手植。按元史順帝紀亦有甘露降於大成殿前柏木語，知元代已然。又按元史王檝傳及湛然居士集，元初平燕京，檝實創建之也。清沿明制，惟乾隆二年易大成殿綠瓦爲黃瓦（萬歷庚子始易綠琉璃瓦見日下舊聞）及四十八年增建辟雍耳。

辟雍之制，門外設柵欄屏牆，左右坊座，內爲集賢門，又北爲太學門，門內左鼓亭，右鐘亭，北當甬道，建黃色琉璃坊，又北爲御碑亭，又北爲圜河，中壘石爲方基，其上建辟雍殿七楹，周阿重簷，戶牖洞達，翼以崇廊，四出陛六級，河四面皆建橋座，白石闌，其廡列於殿兩旁者，左則率性誠心崇志三堂，右則修道正義廣業三堂，圜河之北卽彝倫堂，乾隆末年以蔣衡所書十三經嵌於兩廡。

國子監門外進士題名立碑之例，自永樂二年始，元代三碑則清代始出土得之。今所存者自永樂十六年始至光緒三十年止，中缺萬歷八年崇禎十年二科。凡考進士姓名里貫者，皆賴此爲據。不可謂非典則之可矜式者也。

大成門下列石鼓十，亦自王檝始移置此，見檝本傳。雖以玻璃覆之，日益漫漶，僅存鼓形矣。

光祿寺

民國十七年後，北平孔德學校請於官，撥清室私產光祿寺舊署址爲校址。自是新其門閈，猶略存官署規模。聞

校內修理房舍，掘地得舊碑。按春明夢餘錄謂光祿寺署在皇城東華門內，日下舊聞考謂署在東安門內橋之右，夢餘錄謂在東華門內者，蓋東安門俗亦稱外東華門也。據日下舊聞引明光祿寺志，署中倉庫之屬有茶葉庫銀庫錢鈔庫黃帳房倉無錫米倉鹽庫餉膳庫內器皿庫鵝倉，房之屬有鮓房坐家房熬凍房雞房煮筍房蒸作房香蘭房，署之屬有良醞署掌醢署珍羞署，而糟房一種凡七層，其南為御酒房長春房，採四時花釀酒處也，苦酒造貞一酒處也，白酒房嵌長春房內，蓋占地甚不小，似清代之寺署無此宏闊，蓋清宮飲饍不盡取給於此耳。

蚊

舒鐵雲京師寄內詩云，萋菲但有青蠅集，噆喝曾無白鳥羞，長日垂簾宵卷帳，憐蚿見蠍又防秋。自注云，都下多蠅而絕無蚊子，惟蠍與蜈蚣入秋甚夥。證以錢泳履園叢話所記，余於乾隆壬子始入京師，夏間蚊蟲絕少，至嘉慶十三四年六七月內每到垂晚則蚊聲如雷矣。可見嘉慶以前無蚊之說，確然有據。至今土著人夏間皆不用蚊帳，豈非卽以其故邪。

近年不但多蚊，而且五六月間有微蟲號白蛉者，頗噆人至腫潰，或反甚於蚊，蓋卽元微之所謂漠子邪。

天壇規制

天壇為永樂十八年建，周迴九里十三步，初合祀天地，稱天地壇，嘉靖九年，別建地壇於城北，更改建天壇而加崇閎。據日下舊聞所載，世宗親定圜丘之制，第一層徑五丈九尺，第二層徑十丈五尺，第三層徑二十二丈，各高九尺及八尺一寸有差。乾隆初年重加改定，其高稍殺而廣大過之，上成石面九重，自一九環甃遞加至九九，二成自九十遞加至百六十有三，三成自百七十有一遞加至二百四十有三，合一三五七九陽數，上成石闌七十有二，二成百有八，三成百八十，合三百六十周天之度。

壇之北在明代為大祀殿，仿古明堂之制，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清改為皇穹宇，八柱圓檐，上安金頂，基高九尺，徑五丈九尺九寸，石闌四十有九。

每歲冬至前一日，皇帝出宮詣圜丘視籩豆，還宮致齋，次日未明行禮，備鹵簿韶樂犧牲玉帛，為最隆鉅之典，次則每歲四月行常雩，如不雨則行大雩。

祈年殿之制建於壇上，壇三成，上成徑二十一丈，二成徑二十三丈二尺六寸，三成徑二十五丈，面甃金甎，圍以石闌四百二十，殿為圓形，內外柱各十二，中龍井柱四，檐三重，上安金頂，歲以正月上辛為民祈穀於此也。

導從

史玄舊京遺事云，京朝官傳呼之體，五品以下單導，四品以上雙導，外郡縣府道駐劄衙門有隊馬單導，京師兵部大堂及左右堂馬隊亦雙，然今所見總不如諸大璫簇擁之盛，司禮太監曹代淳督京營前後馬隊幾及千人。

又云，現外臣張蓋，京朝官張扇，自一品至四品大小卿皆用貼金黑扇，次翰林六科都黑扇，又次六科左右散十三道御史六部屬及中行評博等黃油扇，扇之等三焉。外臣乘轎，京朝三品大臣乘轎，自四品卿寺翰林六科以至御史部屬乘馬，然四品京堂乘馬而祭酒班小九卿之列，自順成街乾石橋以南，造朝堂乘馬，以北進國學乘轎。

又云，長安中九衢相通出入傳呼，自有體數，如四品以上名卿上街騶卒傳呼諸人下馬，而他卒傳呼人下驢，至如外臣以覲賀入京自藩臬以至郡縣有司概無呼引，直素衣服罩引馬避而已。

清制京官儀從亦有扇棍，不知何時並此廢而不用，雖宰相之尊祇有頂馬前導，從馬數騎而已。惟閣部長官始乘綠輿，而二三品卿貳僅得以紅幃車別於庶僚，路上相遇，官卑者停車供俟，亦無傳呼之煩，清末重臣，始偶有攜衛兵自隨者。

民國軍人以衛兵挾立汽車招搖過市，張作霖時代其風最甚。

夕照寺

明以前之壁畫，已絕不可復見，今惟夕照寺中尚有乾隆間陳松畫一堵。

越縵堂日記云，詣夕照寺由三里河而東復數里，行曠野中，一二里方到寺，已將及左安門矣。（今呼沙鍋門）庭芷逸山獻之皆先至，寺僧僅一二人，皆杭僧也，寺創於明時，爲西山浙僧分院，規制頗陝，而廊宇雅潔，窗檻明靚，有江南風。後殿右壁有北人陳松壽山畫松，左壁有王安崑平圃所書沈約高松賦，後有跋，書京師左安門外弘善寺靜觀堂有陳香泉禹之鼎兩君畫壁，觀者雲至，夕照寺恆吉師欣慕之，乾隆乙未夏六月因乞陳壽山畫松，而平圃書此賦。今日寺僧言陳君畫年已將八十，當暑盤薄，頃刻而成，其畫雄深蒼古，腕力絕人，王君謂其筆墨陰森，一堂風雨，洵不虛也，王書作行草，亦婉勁有米襄陽董文敏之風。沈賦見其本集，有云葉拒禽蹤，枝通獶路，又云飛蓬下捲，明月孤懸，爲一篇之警策矣。東院有挹翠軒，爲燕坐處，庭中有竹樹小池，對軒有平臺，上設欄檻，牆外環以楊柳，野景蕭廖，女牆掩庭，南望荒亭一一，錯峙榆槐，即馮益都萬柳堂也，屢伯六舟後來，清卿金甫期而不至，蔡梅龕不期而來，是日行廚借庭芷庖人，肴饌精潔，哺後酒畢，夕陽澹然，初月已上，坐平臺上，秋烟遠生，疏柳微黃，歸雅萬點，爲之徙倚不能去也。

余亦曾屢游其地，壁畫在殿中，扃鐍不恆啓，故免剝蝕之患。然陳君之畫雖工而未超逸，徒以壁畫僅傳，不能不令人流連。至於寺東小園之勝，誠如越縵所述。爾日士大夫尙有載酒尋幽心情，一臺一榭，亦無冷落之恨。今則左安門內爲貧民窟，爲枯骨叢，偶一過之，惟見壽木閒花清泉文石，流年已換，賞音遂殊，憑覽之餘，凄然掩袂矣。

今年春間，溥心畬在極樂寺爲寺僧畫松一堵，縛帚累几，倉卒而成，溥心畬畫法北宗，絕去恆蹊，他日流傳，當不讓陳君專美於前也。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是

國內最老之儲蓄銀行

總行上海江西路三六一號　分行北平・天津

中南銀行　儲蓄部

詳章函索即寄

各種儲蓄存款

甲種活期　零存整付　存本付息
乙種活期　整存零付　禮券
定期儲蓄　整存整付

總行 上海漢口路　分行 南京 天津 漢口 廈門 杭州 北平 蘇州　支行 虹口 八仙橋

一九一五二〇

青島遊程

第一日 市內風景區：棧橋，迴瀾閣，接收紀念碑，市政府，海濱公園，水族館，海水浴場中山公園，體育場，匯泉廢壘，太平角公園，迎賓館。

第二日 市外風景區：四方，滄口，仙家寨，法海寺，丹山佛耳崖，黃垣，烏衣庵，大嶗觀，登窰，流清河，沙子口，石老人，堪山，堪山角。

第三日 登嶗山由青市內出發，經台柳路，李村，九水參觀洪述祖別墅。至板房改乘山轎登山約於中午抵靛缸灣。瀑流巖下，豬水成潭作蔚藍色，故土人以靛缸稱之。其旁有觀瀑亭稍憩，可於亭內進野餐，餐後往葦竹庵，北九水，柳樹台等遊覽，遊畢返青。

旅費估計

甲

每人旅費估計單	獨	兩人合計	三人合計	四人合計
膳宿（留青三天）	二十四元	二十元	十五元	十五元
汽車及山轎	四十六元	二十六元	十九元半	十六元
滬青頭等艙來回票*	七十二元	七十二元	七十二元	七十二元
合計	一百四十二元	一百十八元	一百另六元	一百另三元

*按招商局普安輪票價計算

乙

每人旅費估計單	獨	兩人合計	三人合計	四人合計
膳宿（留青三日）	二十四元	二十元	十五元	十五元
人力車汽車及山轎*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八元半	十六元
滬青貳等艙來回票	四十八元	四十八元	四十八元	四十八元
合計	一百十二元	九十二元	八十一元半	七十九元

*遊覽市內風景區可用人力車代步

浙贛鐵路杭玉段行車時刻表

二十三年七月一日起實行

下行車　　上行車

11 二三等 江玉慢車	5 二三等 江諸快車	3 二三等餐臥車 江玉快車	1 頭二三等餐車 江衢快車	站名	2 頭二三等餐車 衢江快車	4 二三等餐臥車 玉江快車	6 二三等 諸江快車	12 二三等 玉江慢車
19.00	8.00	18.25	9.30	江邊	16.00	6.00	13.00	5.40
19.27	8.17	18.42	9.47	蕭山	15.45	5.45	12.45	5.24
19.48	8.35	—	10.05	白鹿塘	15.26	—	12.26	4.55
20.35	8.50	19.15	10.19	臨浦	15.13	5.14	12.13	4.40
20.54	9.08	19.33	10.37	尖山	14.54	4.53	11.54	3.58
21.12	9.26	—	10.54	湄池	14.37	—	11.37	3.40
21.36	9.47	20.10	11.15	直埠	14.16	4.16	11.16	3.16
21.56	10.05	—	11.32	白門	13.59	—	10.56	2.56
22.22	10.20	20.47	11.55	諸暨	13.43	3.43	10.40	2.38
23.01		21.21	12.29	牌頭	13.03	3.04		1.54
23.31		21.38	12.48	安華	12.46	2.47		1.33
23.52		21.54	13.04	鄭家塢	12.28	2.31		1.06
0.56		22.38	13.48	蘇溪鎮	11.54	1.57		0.27
1.50		23.01	14.12	義烏	11.21	1.24		23.05
2.37		23.28	14.39	義亭	10.53	0.57		21.50
3.12		23.53	15.04	孝順	10.28	0.32		21.08
3.32		0.13	15.23	塘雅	10.08	0.12		20.38
5.00		1.10	16.20	金華	9.40	23.42		20.10
5.29		1.37	16.46	古方	8.45	22.47		18.48
6.09		2.15	17.24	湯溪	8.08	22.10		18.08
6.30		2.35	17.44	湖鎮	7.48	21.50		17.47
7.13		3.14	18.23	龍游	7.19	21.21		17.12
7.42		3.41	18.49	安仁	6.46	20.48		16.36
8.10		4.07	19.15	樟樹潭	6.21	20.23		16.08
9.00		4.38	19.35	衢縣	6.00	20.02		15.45
9.22		4.58		廿里街		19.32		14.52
9.46		5.20		後溪街		19.11		14.28
10.52		6.10		江山		18.35		13.50
11.47		6.42		賀村		17.50		12.50
12.20		7.02		新塘邊		17.30		12.10
12.40		7.20		下鎮		17.12		11.37
13.25		8.05		玉山		16.25		10.50

金蘭支綫

下行車　　上行車

五十七次 區間車	五十五次 區間車	五十三次 區間車	五十一次 區間車	站名	五十二次 區間車	五十四次 區間車	五十六次 區間車	五十八次 區間車
16.10	13.00	9.30	1.15	金華	9.00	11.50	15.20	23.00
16.29	13.19	9.49	1.34	竹馬	8.42	11.32	15.02	22.42
17.00	13.50	10.20	2.05	蘭谿	8.10	11.00	14.30	22.10

一次到金華後,轉掛五十七次,直達蘭谿;五十二次到金華後,轉掛二次,直達江邊。

隴海鐵路行車時刻表

民國貳拾叁年柒月壹日起實行

73	71	5	3	1	77	站名	78	2	4	6	72	74
徐潼混合車	大銅混合車	墟銅特快車	汴洛特快車	徐潼特快車	孫墟混合車		墟孫混合車	潼徐特快車	洛汴特快車	銅墟特快車	銅大混合車	潼徐混合車
					9.15	孫家山	19.05					
		10.05			9.30	墟溝	18.45			18.10		
	7.15					大浦					21.00	
	7.53	11.38				新浦				16.47	20.37	
	8.26	12.11				海州				16.24	20.08	
10.10	17.15	19.39		12.40		徐州府		8.10		8.45	10.50	20.10
13.40				15.12	75 汴鄭混合車	碭山	76 鄭汴混合車	5.48				17.12
16.14				17.15		商邱縣		3.51				14.38
17.20				18.12		柳河		2.32				12.58
20.15				19.53		蘭封		0.45				10.47
23.06			15.20	21.25	7.30	開封	18.15	23.25	14.35			9.09
1.33			17.36	0.05	9.50	鄭州南站	15.50	21.00	12.30			6.20
4.11			19.12	1.32		汜水		19.09	10.55			3.52
5.42			20.30	2.49		孝義		17.49	9.27			1.38
8.05			22.13	4.33		洛陽東站		16.25	7.52			23.40
8.16			22.20	4.42		洛陽西站		15.58	7.35			22.52
13.06				8.19	79 潼渭混合車	觀音堂	80 渭潼混合車	13.00				18.39
14.55				9.47		會興鎮		10.56				16.20
15.56				10.40		陝州		10.21				15.37
16.56				11·28		靈寶		9.15				14.01
20.15				13.55	7.30	潼關	19.37	6.40				10.40
					12.07	渭南	15.00					

各路新訂時刻表可向本社車務科索取